思無邪匯寶。

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姑妄言] (8)

/清・三韓曹去晶 編

思無邪滙寶 肆拾叁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姑妄言]（八）

／清・三韓曹去晶　編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

明清豔情小說叢書

《思無邪滙寶》總序

很多中國古籍，因戰亂、政治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然的淘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其中尤以被視爲俗文學的小說、戲劇、唱本等，流失最多。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公私藏書亦鮮蒐集，且在元明清三代，屢遭禁止，毀版焚書，時有所聞。在各類書中，豔情小說，受害最烈。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社會輿論、各階層的社會組織，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地下流行。不過，在強力壓制下，很多書籍都消失了；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印刷極不講究，錯漏甚多。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卻又質量太差，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眞面目，也難於作爲研究的對象。

好在自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思想東漸，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値，蒐集資料，編寫書目，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豔情小說作爲小說資料，漸漸被發現、介紹。另一方面，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因早年流傳到海外，獲得保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文學書籍，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但無論是在海內外，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因此，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

叢書總序

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閱讀條件亦差，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去域外讀這些書。前輩學人如鄭振鐸、孫楷第、王重民、劉修業、王古魯等，當代學人如李田意、柳存仁、吳曉鈴、馬幼垣、胡萬川諸位，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深知其間艱苦，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匯爲一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而身在國外，需覓國內合作者。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石昌渝兩位合作，編纂《古本小說叢刊》，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然限於出版環境，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因此，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是必要的。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且以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殘頁；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即原書亦不易辨識，影印自難卒讀；若干書版本繁多，亦勢難全部印行。故當務之急，乃出校刊排印本；或據別本校勘，務求通讀；有不同版本者，又需一一校勘，作出定本，方能爲研究者使用。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

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採用版本超過百種，另又收若干附錄。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其中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龍陽逸史》等，皆爲首次面世者。《海陵佚史》爲《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金海陵縱慾亡身〉的前身，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這對我們了解《三言》的來歷大有幫助。《姑妄言》爲雍正庚戌序抄本，長達百萬言，是繼《金瓶梅》後的一部豔情巨著。此書未見記錄，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刊本《僧尼孽海》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肉蒲團》爲常見之書，然流行者多爲日本刊本或此刊本

之排印本；偶有用清刊本者，亦未經詳細校勘。本叢書所收之《肉蒲團》，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各書之出版說明，既述故事梗概，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亦加簡述。此叢書所收諸書中，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不超過三分之一。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但只採用一般坊本，整理粗糙，又隨意刪削，可稱劣本。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

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長篇，亦有中篇、短篇。這批資料爲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已漸衰落。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可視爲文言小說的中興。以後一直要待到《聊齋誌異》問世，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但有一個過去少爲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嬌紅記》、《鍾情麗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這批作品大多爲言情之作，亦有豔情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時代早的作品，文體較純；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此類文言中篇，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在我們這套書中，也是有跡象可尋的。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

來處理這個問題，認爲簡本在前繁本在後。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擴充爲四十回本的《新平妖傳》。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爲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沒有例外。這或可成爲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其原因並不複雜，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爲了爭奪市場，或以降低售價，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刪節者爲求省時省力，不會另外寫一本書，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要不是和繁本比較，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也有些甚不用心，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豔情小說更甚，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觀其流變，對了解各書之形成，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也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性心理等，爲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

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較西洋豔情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早，類型多，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日本的豔情小說，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本叢書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亦爲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豔情小說或被稱爲風流小說、猥褻小說、穢褻小說、淫蕩小說等，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敍寫性愛或以敍寫性愛爲重點之一的小說。《天緣奇遇》、《三妙傳》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話小說，皆以敍寫男歡女愛爲主，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故不選入本叢書中。有些書如《三續金瓶梅》、《梧桐影》等，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然前者爲《金瓶梅》續書，屬《金瓶梅》系列之一；後者爲《肉蒲團》仿作，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緣》、《歡喜緣》兩書，雖爲民國時期所編，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爲附錄，此類資料不多，但亦有參考價值。

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高羅佩就已寫出《中國古代房內考》及《秘戲圖考》兩書。隨著社會開放，性禁忌被打破，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有些豔情小說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等，皆有多種外文譯本。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本叢書的編輯顧問，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都是出色當行。雷威安的法譯全

叢書總序

本《金瓶梅》，韓南的英譯《肉蒲團》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但因爲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缺乏好的校勘本，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缺乏全面的資料，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鉅細靡遺，盡數收集，經過校勘整理，匯爲一編，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

陳慶浩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

《思無邪滙寶》編輯凡例

一、版本　廣收現存各種版本，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比較其價值，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

二、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底本有誤時據别本校改者皆出校記。底本不誤而别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

三、俗體字、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

四、本叢書一律以「。」號斷句，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句讀基本依原書；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不一一說明。原書無句讀者補入。

五、校勘符號：

(1)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於該字或該詞後用（）標示。

(2)原書文字衍出應删去者，用〈〉標出。

(3)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標出。

(4)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號標出。

(5)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號標出；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

六、書影　所用各版本之扉頁、所有插圖、首回首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

收；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或全收，或只收首末頁。

七、各書皆有出版說明，述故事梗概，介紹作者資料，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

八、附錄　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

目錄

思無邪滙寶 肆拾叁 册

目錄

思無邪滙寶 肆拾叄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姑妄言」

(八)

清・三韓曹去晶 編

姑妄言第十八卷

鈍翁曰。吳老兒好尋好做兒子。不曾尋得做得。被他們的元品妙琰(炎)把命一催。反尋到別人家去做兒又(子)去了。世間此等不自量老兒。正復不少。寫崔命兒之淫。非這貪鄙老兒的尖夫人。淫不至此。此尖夫人若不做尼姑。或亦淫不至此也。一爲貪人勸戒。一爲尼姑說法。再者。他們的元牝妙眼送掉了吳友猶其次。又斷送了無限少年。生我之門死我戶。世上看得被(破)者有幾。

佞佛之人往往受淫尼姦僧之害。而不知醒悟。即或知之。孽由己作。只得隱忍。蘭(藺)馥豈非榜樣歟。此一段並非謗佛。正是勸人好眞佛。虔心信佛。信心行善。不可被說假佛者哄誘。天堂不知何處。地獄先在眼前。所謂自貽伊戚。夫復誰怨。

司進朝一妻有妾。祁辛亦一妻有妾。司進朝請富新坐館。祁辛亦請何

幸坐館。兩段事極相似。却舉動行事以至結果又毫不相似。故爲妙也。

寧可爲何幸之書呆。不可效富新之狡獪。

童自大之死命兒。一寫他得壽之由。二則將命兒諸人收拾。更把慈悲奄(庵)之陷坑塡滿。又接狐精一段。何意。童自大施恩賑濟一場。活了萬餘人。內中豈無一蒙恩受德者而報之耶。故寫蒙德報信。使童自大採得丹頭爲延壽之基。又留在二十四回中出首艾鮑艾復。庶不是生扭出此人也。

寫定計出於閔爲(慧)姑甘老姐者。總是作書者不肯漏去一個。即甘壽夫妻極此(無)要緊的人。尙要與他一個結局。若單提一老姐。便覺顯然。故陪出一個閔慧姑。以瞞看者之目。便不覺得。粗心浮氣之人看至。(之)烏足知此。

寫富新纔遇崔命兒。受了多少情愛。及得了雨棠雪梅。便負了命兒。受

了司進朝❶多少厚德。便偷〈娶〉聽（空）氏。以負進朝。纔偷空氏。就托故去偷龐氏。以負空氏。到後來偷娶龐氏三人時。鞏氏三個竟不一問。又負此三人。處處負心。纔寫他名字滿足。

富新負了司進朝。便接龐氏三婦負富新。富新因負心於司進朝而死。三婦亦因負心於富新而死。借這幾個男女。罵盡負心人。有（尚）不足爲妙。又借富新之負心。罵盡明末降賊諸文武之負心者。妙極。倘有負心之人見此。當亟爲改悔。不身罹橫禍而貽後人之笑罵也。

寫黑姑子授術與崔命兒。雖是因事敍事。却完結了第一回開首之人。

姑妄言卷之十八

第十八回　崔命兒害人反害己　童自大得壽又得兒

附　司公子漁色失便宜　傳典史負心遭橫禍

話說那吳老兒見妒妻死了。娶了一個美妾。他父親姓崔。曾做過一任北京刑部司獄司司獄。同禁卒通同作弊。四六分贓。（是官長之贓。官多而吏少。惟獨刑獄禁子得六而官得四。）苦難獄中的犯人。刻毒難言。（有此惡父。方生此淫女。掌刑獄者當着眼。）雖掙了些家私。後被上司知道。革職回來。他這女兒生得十分標致。崔司獄夫婦愛之如命。故起他個小名叫做命兒。捨不得把他嫁與尋常人家。要選一個做官有錢的佳婿。誰知姻緣不湊。總無其人。到了二十多歲。吳老兒素聞其美。煩人去說。崔司獄雖知道他是要做小。因上邊汲(沒)有夫人。一心情願。（婿雖官而有錢。未必甚佳。）纔嫁了這個富貴全備的老漢。做了一位尖夫人。（尖字新奇。）你道何爲

尖夫人。他要說是小。上邊又無正室。公然與大無異。要說是大。却又是娶來做小。在又小又大之間。所以有此美稱。第十回內。童自大說賈文物云。你是半大不小的個老爺。此處又有這又小又大之夫人。俱是奇稱。辱翁曰。然則楊貴妃亦尖夫人也。吳老兒那夜❷同他交合之時。見他。

櫻唇微綻。星眼生波。腰肢纖弱傍人傾。做盡千般婀娜。玉手揉荑挽繡襦。裝成萬種妖嬈。聽他鶯聲巧囀。不覺魂教呼去。經他陰中微鎖。早已精洩難收。口內聲聲喝采。好個嬌娃。心中暗暗躊躕。這回斷送。

還有一個江西月說他兩人道。

白髮蒼髯老叟。紅顏綠鬢嬌娃。枯藤纏繞嫩柔花。也算鳳鸞同跨。　吳友心中自喜。命兒口內頻嗟。元紅可惜付之他。斷送老奴方罷。

吳友又叫媒人覓了兩個美婢。他道名花不可無美葉以襯之。既有佳

人。豈可無艷婢爲侍兒。得了兩婢。一個纔十六歲。小名做姐。一個只十四歲。叫做尋姐。這是他一個厚朋友見他納婢。替他取此二名。吳老問其大義。那朋友道。兄要他們。名曰相伴新嫂嫂。❸無非也要圖他生子之故。尋姐者。要在他身上尋出兒子來。做姐者。要向他腹中做出兒子來。吳老見此兩字新鮮。從古來侍兒小名錄上並無此二字。就依他命了此名。那朋友向別人道。此老這樣年紀。納此少艾。做孽尋死耳。（這老兒有了一個崔命兒。也就危乎危乎了。又添上兩個粉骷髏。不死何待。）這吳老兒望子心切。二來守着那奇妒的老嫗過了一生。今日得了這三個少年嬌艷。正合了兩句。

杖藜扶入銷金帳。　一樹梨花壓海棠。

這老兒不知死活。（不止此老。世上不知死活少年亦不少。）終日在他們身上做工夫。你想一個古稀將至的老翁。還濟得甚事。初時還勉強支撑。到後來。弄得腰也彎了。背也駝了。眼也花了。耳也聾了。❹黏痰鼻涕。咳咳嗽嗽的。有些動不得

了。他的油也將盡了。命也將完了。思量要遞個病呈寬限。那崔命兒二十多歲的嫩婦。纔嘗此道。正是慾火發動之始。不額外加徵就是他的恩惠了。可還容得躲避。不住嘓噥道。你要我們。原圖生兒育女。難道娶我來看樣兒的麼。還掙着命來來是呢。吳老兒道。我也巴不得呢。他不替我爭氣。叫我也沒奈何。我身子雖動不得。我有南鄉的田。北莊的地。家私盡夠你受用一輩子。崔命兒冷笑道。這纔是笑話。女人嫁❺丈夫。只圖穿吃兩件罷。你說有多少莊田。你這樣大年紀。就不曾聽見人說的兩句話。古語道是。家有良田萬頃。不如夯進些須呢。命兒這兩句成語套得通甚。每夜替他百般搓弄。間或也還有略硬的時候。拿他將就應差。不想又過了些時。那陽物竟犯八法中的一條。道是罷軟兩個大字。起先用兩個指頭做篾片幫扶着。還填得進去。入鉗金帳既用藜杖。此道時(自)然離不得指頭篾片。後來竟像一條大蚰蜒蟲。鼻涕般縮做❻一團。此時不但崔命兒着急。連吳老兒也急了。原是要他們生子。取樂

還在次之。如今把一個生子之具都沒有了。不能下種。如何望得收成。只得去弄些春藥來助力。雖不能堅舉。又微有些硬意。崔命兒見頗有應驗。日裡不勸他強飯加餐。到晚來便勸他春藥多用些下肚。或多搽些在陽物上。那老兒也只得惟命是從。他一個血枯精敗的時候。可禁得這大熱助火的東西常常不離。不上年餘。兒子還不見一些影響。早把個老❼子弄做別人家的兒子去了。吳老兒素常守着這些財物。只知道自己受用。並不知骨肉親友是個甚麼東西。待族間極其刻薄寡情。曾有個朋友說個笑話給他聽。道。

一個財主死後。尚未入殮。忽然❽醒轉。伸了一隻手向兒子道。我偺大家（私。）死了不帶一文。我捨不得。你把元寶給我一個拿了去。那兒子將他屌子一刀割下。放在他手中。道。你死了。銀子還拿得去麼。只好攥着個卵子走罷。

吳老兒聽了。並不悔悟。他在日親友都不上門。今日一死了。他沒兒女。是個絕戶。衆族人都要來分他的家產。這一種無子而更吝的人。天下極多。豈皆無心肝者耶。冥冥中自然有個定數。昔一富翁家資巨萬而無子。又鄙吝至極。連衣食皆不捨。一日。忽悟。我既無子。積了與誰。何不自己受用。夜夢一神怒謂曰。爾何敢想擅用官銀。一驚醒來。吝心復萌。又復不捨。死後無一親族。家資入官充餉。可見有定數存焉。此輩人之產。焉知非族間人之福。他代爲聚積耳。對崔命兒道。你不曾生育兒女。若要嫁人家。東西絲毫拿不去。只好帶你隨身衣飾之類。你若是願守。少不得分一股與你爲養贍之資。房子是我們要的。你只好到慈悲庵去守。却要剃了頭出了家纔行得。不然。一個少女嫩婦住在那裡不便。這兩條路憑你的主意。那崔命兒如何拗得過衆人。明知道衆人要攆他罄身⑨出嫁。拿出家⑩二字唬嚇他。量他小小年紀。決不肯做那削髮披緇的苦事。他暗想道。我青春年少的。本要去嫁人家。他們定然一絲東西不肯與我。我這兩年受用慣了。知道嫁個甚麼人家。不如且出家守着。後來再做計較。便道。我雖是與老爺做小。老爺也不曾把我薄待。也是夫妻一場。他骨肉未

寒。我怎忍就去改嫁他姓。我如今情願出家。到庵中去守。但這兩個丫頭原是老爺買給我的。我要帶了去。衆人見他願出家。倒沒法了。只得依允。撥了些[11]佃房與他討租用度。又撥些田地與他。以供口糧。也有一二千金之產。分與他兩房老人家在外替他照管。餘者盡瓜分而去。崔命兒自己私房也將及有千金之蓄。衆人把吳老兒開喪殯葬之後。崔命兒同兩個美婢。並他的箱櫃器皿之類。也就搬到慈悲庵。衆人託請一個老尼替他披剃了。按宗門法派起了個法名。叫做信悟。那個大丫頭做姐也剃了。做了他的徒弟。法名元品。（好做兒子不曾做出。做了尼姑。）小丫頭尋姐做了徒孫。法名妙炎。此時庵中先那些僕婦。三四個老的死了。那幾個年小些的。也都老邁了。仍留他們在內服侍。崔命兒在庵中。雖夜間在被窩中沒得事幹。覺冷清難過。日裡却穿吃不愁。庵中景致甚是爽心。倒也自在。一日。天色將晚。見一個老僕婦進來。道。外面有一個道姑要進

來借宿。我們不敢做主。請問師太許不許。崔命兒道。既是女流。又都是出家人。這有何妨。可請了來。不一時。進來了。向命兒打了個稽首。命兒也回了個問訊。讓了坐下。仔細把他一看。好個道姑。生得端端正正。白白胖胖。頭戴妙常巾。身穿水田服。明眸皓齒。淨襪涼鞋。潔淨可愛。命兒問他道。師傅法號。仙鄉何處。那道姑道。貧道賤名本陽。別號守雌。[12]揚州人氏。雲遊到此。無處棲止。敢借寶庵。暫[13]宿一宵。命兒道。但恐敝庵無甚管待。簡褻師傅。那道姑道。豈敢。若蒙師太見容。就是大慈悲了。說着。妙炎拿上茶來吃了。須臾天黑。點上了燈。送上夜飯。吃罷。元品也來陪着說了一會話。那道姑談論風生。着實投機。崔命兒道。師傅不棄。我們同榻一宵。說說清話罷。那道姑喜動顏色道。但恐賤軀有污尊榻。既承見愛。敢不奉陪。譙樓鼓動。夜漏將沈。二人上床。各被而寢。那道姑逗他一句道。師太[14]法臘幾何。年少青春。爲何就入了空門。崔命兒嘆了

一口氣。道。我今年纔二十五歲。因夫主仙遊。故在此出家守節。因道。師傅。你今年貴庚多少。爲甚做了道姑。又出來雲遊。那道姑道。貧道與師太同庚的。也爲先夫沒了。無子。族中將產業占去。貧道發恨出家。無處歸着。所以四處遨遊。復長嘆了一聲。道。別人多少夫妻團圓相守過日子。我貧道年又不老。半路孀居。身子都無處着落。言⓯之令人傷心。崔命兒笑道。旣然如此。你旣無所戀。何不嫁了人去。夫妻熱鬧不好麼。他也笑道。實不瞞師太說。貧道生來命苦。別人嫁的丈夫。恩恩愛愛的幾年。就不幸中途拋閃。守寡也自甘心。我當日父母被人誤了。把我嫁了一個老漢。師太不要笑話。我雖不叫做標致。也不爲很醜。嫁了幾年丈夫。被窩中連一次遂心暢意的風流事也⓰沒有受過。我這樣小年紀苦守的是些甚麼。料道貞節牌坊也輪不到我的身上。我何嘗不想嫁。又恐爲人所誤。不如不嫁。還得自由。崔命兒聽了他這話。眞是同病相

憐。也嘆了一口氣。笑着道。我住在這庵中內。總不見一個男人的面。倒也罷了。你終日在外邊雲遊。男女混雜。也動心麼。他道。師太。你看螞蟻蝨子這樣微物。也知個陰陽交媾之道。何況人爲萬物之靈。那有不動心的。間或見了風流少年。心中愛得要死。春心一動。徹夜無眠。日間連飯食都嚥不下。這是我以心腹相告。師太不要見笑。命兒道。你我都是同病。況且這都是人之常情。有何笑處。據你這⑰樣說。必定有外遇了。可實告。不須隱諱。他道。不瞞師太說。我當日嫁了那個老兒。一個錫如鼻涕軟如綿的物件。弄得不疼不癢的。鼻涕綿三字。貶之太過。果如此。如何還弄得。雖有指頭篾片。恐亦無用矣。我出家這幾年。雖不曾遇着男子。常同婦人們在一處閒話。俗語說。三個男人沒好話。三個女人講屌話。他們這個說男人的物件有多粗多大。那個說有多長多久。我想若遇了這樣東西。也不枉失節一場。若還是同老兒差不多。又不如不做這事了。或一時興動起來。可是陳妙常那一首

西江月道得好。

一念靜中思動。遍身欲火難禁。強將津唾嚥凡心。怎奈凡心轉盛。

那心只一動。那裡還按納得住。到了萬分忍不得的時候。尋女伴中兩陰相合。搧打一會。人叫做磨鏡子。將就解解罷了。命兒道。男女幹事。全要那物件放在內中纔有樂趣。女人對女人。光撻撻對着撻撻光。有甚妙趣。道姑道。師太。你沒有做過不知道。怎麼沒有趣。我覺得做起來。比那沒用的老頭弄的還受用些。你這麼一想。便知道了。婦人對婦人。雖少了那件東西。都精壯有力。亂揉亂揉。還有些樂趣。命兒當云。例(到)底不如肏進些須。同那老兒弄時。那物件軟叮噹。已是不堪。再動不得幾下。不是腰疼。便是腿疼。更覺難過。你不信。我同你試試看。你嘗着了這樂趣。纔知道妙處呢。

那崔命兒一個少年寡婦。他是沒奈何出了家。那一日一夜不想此道。

今聽了道姑這些話。火已動到十分。却不好應他。只笑着道。我到底不信這事有趣。那道姑見他雖不應承。却是也想試試的口氣。先自己脫光。鑽了到他的被窩。就替他褪褲。那命兒也不推辭。笑着任他脫下。他一翻身上來。兩件光撻撻的東西對着搧打一會。那道姑亂拱亂聳的。引得那命兒陰中淫水長流。叫道。不好了。裡頭難過得很。你下來罷。他道。不妨。等一等就有好處。他不搧打了。對着陰門一陣揉。揉得那命兒春心蕩漾。意亂神迷。正在難過的時候。忽覺得牝戶中有個極粗極大。又硬又熱的東西塞得脹滿。且頂在一個樂處。妙不容言。心中動疑。忙用手一摸。却是那道姑胯中一條肉根。纔要問他時。被他出出進進。橫舂豎搗。命兒從來沒有經過這樣美事。連哼還哼不過來。那裡還顧得說話。被這道姑足足弄了有半個更次。命兒也丟了有四五回。方歇住了。命兒喘息了一會。問他道。你既是個男人。怎麼裝做道姑來騙我。該

問你個甚麼罪。他笑道。任你怎麼用肉夾棍[18]夾。皮腦箍箍就是了。命兒笑道。說正經話。你端的從何處來。如何知道來尋我。他親了一個嘴。笑道。我敢騙你。我自幼得異人傳授。學會了個縮陽的法子。若縮了進去。同[19]女人的陰戶一樣。用着時。就伸了出來。因爲有這本事。不忍埋沒他。故此裝做道姑。大發慈悲。專救這些少年寡婦的苦難。我聞得你月貌花容。青年孤守。心中甚是憐愛。又是那不忍。特來與你應急。你可感激。況你是應以尼姑身得度者。我即現道姑身而爲說法。那崔命兒聽了。笑吟吟伸手將他陽物一摸。沈甸甸。甚是粗大。便道。你縮縮我看。他定了一定。不多時。果然縮得一些也沒有。只剩緊緊一條縫兒。把個命兒歡喜得了不得。說道。像倒像個婦人的。只是少了個心子。摸了一會。又道。你再伸出來看。一霎時。又伸出來。硬幫幫比先分外的雄壯。他又跨上身來。命兒見他伸縮了這一番。正有[20]些興動。欣然笑納。又被

他弄了有許多工夫。又丟了兩度。命兒道。你且歇歇着。我有話問你。他也就歇住。却不拽出來。命兒道。當日我夫主在日。他高興的時候。至多工夫不過四五十抽就完了。動不得。後來只放進去就了帳。他急了。弄了些春藥來助興。還略堅久些。歇歇動動。也還熬得一盞茶時。你弄了這半夜。怎還不見你洩。他道。你一個休說。就是十個婦人。我輪流一夜弄到天亮。也是不得洩的。命兒道。我就不信怎有這樣堅久的東西。當日我夫主的求其硬而不能硬。今日你的又不得軟。天公生物太不均勻。何不兩分着些。（命兒此話愚矣。世間人富者太富。貧者太貧。尚不能均勻。何況此物。欲其如一耶。）也罷。我被你弄了這兩次。也來不得了。我一個料道也敵不過你。你既然在這裡。我那兩個徒子徒孫也瞞不得他。大家弄弄。一者免得口聲。二來試試你[21]的本事。那本陽先見那兩個妙尼。雖不能及命兒。但命兒如一朵牡丹。他兩個也還是兩枝芍藥。不到十分不及。此時正在想慕他們。思量尋了來做這

事。（這才正是尋姐做姐。）但不便出口。恐獲得隴望蜀之誚。聽了命兒這話。滿心歡喜。忙答道。你的尊見極是。㉒命兒叫道。元品妙炎㉓都過來。原來命兒同道姑先在高興的時節。因夜靜了。命兒被他上邊抽出的哼聲。下邊搗出的淫聲。遠聆數室。那妙炎起來溺尿。忽然聽得。覺此異聲出自他師太床上。近前一聽。掀天㉔揭地的大幹。他忙去推醒了元品。同來竊聽。聽了許久。那元牝妙眼之中那種難過。是不消說。連兩隻腿都酥麻的動不得了。站都站不住了。只得蹲在地下。那陰中之水順着直流。聽得命兒叫他們。口中都答不出。只鼻孔中哼着應。却不見走來。原來他兩個竟酥癱了。動不得。（前嬌花偷聽宦蕚侯氏交合時。也是酥麻了。動不得。忽聽見叫他替兩(他)兩隻腿反硬起來。忙忙走到床前。那是未曾經歷之處子故耳。元品妙炎是知味者。熬了許久。忽聞此聲。故酥癱動不得了。妙。）本陽聽得是在床後面答應的聲氣。將陽物拔出。忙跳下床。走去一看。見他二人披着件小衫子。光着屁股。蹲在地下哼。他一手抱着一個。上得床來。先將元品放倒。摸他的嫩牝時。淫水泛溢。連兩股

都濕了。就弄將起來。弄了一會。看那妙炎時。急得爬起睡倒。有個要死要活的樣子。忙同他又弄了一陣。命兒看得騷興大發。伸手去他牝中。將陽物生拉出來。妙炎此可謂拔出眼中釘了。填入自己戶內。這個填字。又要用指頭做篾片了。大弄了一場。三人輪流。果然弄到天亮。㉕他還不曾洩出。大家歇了起身。命兒問僕婦們借了梳子。細極。他是光頭。無此物者。與道姑梳丫頭。大家淨面洗漱已畢。坐下吃茶點。命兒道。我師徒三個身子都付了與你。你却要情長。不要日久厭了。沒良心。撇了我們。又去別戀新人。他忙答道。我承你這番厚情。豈敢變心。遂設誓道。我若後來負了你師徒三位。另厚別人。粉身碎骨。死於官刑之下。後來道姑之死恰與此誓相合者。謂其罪適當如此死耳。非俗所謂犯了誓神也。命兒把這本陽留住。也就如他的性命活寶一般。如何肯放了他去。每日叫僕婦們上街買上品佳饌美酒供養他。每夜三人挨次同他大弄。兩三夜並不見他走洩。命兒問他道。你的話倒也不假。本事委實高強。你從來可曾遇着狠婦人把你弄丟

了的麼。他道。我要洩就洩。要不洩再不得洩的。所遇的都是些少年寡婦。或是未嫁的處子。如何弄得我丟。只有接引庵㉖有一個姑子。不聞〈甚〉其名久矣。不知風騷尚如昔日否。黑黑胖胖。有四十來歲。是個辣手。我聽得人說他會採戰。我去同他試了一試。我却敵他不過。一夜定有兩三次走漏。命兒道。他怎麼個採法。本陽道。我這東西弄了進去。被他一口咬住。內中緊緊的裹住了龜頭。一陣狠咂。咂得骨軟筋酥。由不得就洩了。命兒道。他㉗這個法兒也肯傳人麼。那本陽道。這是他的養身祕法。如何肯輕易傳授與人。人若學會了這個妙法。同少年精壯男子弄聳。採了陽精。補益髓血。可以返老還童。髮白轉黑。延年益壽。你想想。這樣仙訣可肯傳與人麼。命兒道。這甚麼相干。他獨自會也不過如此。就傳與人也還是如此。難道別人會了就占了他甚麼去了不成。他的若肯傳我。我重重的謝他。你既同他相厚。你去和他㉘說說看。本陽道。倒還有個機緣。我明日

看看去。我數日前在㉙他那裡。他對我說他有自幼相與的一個厚㉚朋友。（玉簪記那船家說陳妙常云。我老兒活了六十九。不曾見師姑與秀才做朋友。此老可謂愚甚。天下姑子能有幾個不同男子做朋友者。）叫做到聽。㉛數年前煩他替人轉借了三十兩銀子做本錢。不想這姓到的㉜前年就死了。數年來本利絲毫未曾還人。這債主前日到庵中打鬧。問保人要這銀子。年分多了。本利滾算。該一百幾十兩。債家死了。保人代還一半。還該八九十兩。那債主勢力又大。他一個出家人。如何拗得過他。他正急得沒法。等我對他說。他若肯傳你。你替他還這宗帳目。看他可肯。你可有這項銀子麼。命兒道。他若果然肯盡心傳我。我竭力湊了與他。本陽道。先說過。你若學會了方法。先拿我採起來。就行不得了。命兒笑道。你是引進的恩人。怎肯採你。大家說得高興。又輪流大戰了一場。然後睡下。次日。本陽到接引庵對黑姑子說了。那黑姑子正在着急的時候。滿口應允。遂同本陽到慈悲庵來見了命兒。命兒㉝見他形容醜黑。心中動疑。

讓他坐下。茶罷。姑子先開口道。方纔這位道兄說師太要學貧尼的秘術。可是眞的麼。命兒道。正是呢。此三字。疑而未決之辭。我聽得這位道兄說師傅的妙法可以返老還童。有許多妙處。故此想要拜求你。我看師傅的尊貌怎麼這樣老蒼。那姑子見他遲疑。笑着道。哦。師太疑心是假的麼。這有個道理的。採戰雖有補益。也要有那補益的東西。方纔見效。即如人參。名爲補藥。必定要吃下肚去。纔得見功。沒有只拿着看看就能補人的道㉞理。貧尼一來生得貌甚不揚。不能招攬少年清俊。二來敝庵淺促。又人眼衆多。做不得這事。縱有奇方。做不來也沒用。要像師太這深房秘室。自己既做得主意。況且這樣青年美貌。指着元品妙炎道。又有二位師兄這樣好幫手做了招牌。何愁甚麼主顧不來下顧。只要㉟你學熟了。善於運用。一日雖十次也㊱不爲多。越多越妙。然後纔見功效。命兒道。也要傳多少日子。那黑姑子道。像師太這樣聰明的人。不過三五

日。盡得其妙。即不然。到七日。再無不透徹的了。命兒滿心歡喜。叫備齋。命㊲元品陪着。他到房中將私蓄取出百金。然後出來。同他們吃飯畢。攜了那姑子到內。將銀子遞與他道。師傅。這是一百兩足紋。你拿去使用。我晚間候你來。你傳了我。若實在有好處。我還謝你。那姑子見了這兩大包銀子。歡喜異常。答道。蒙師太救了我的急。我若不盡心相傳。眞是畜類了。我回去還了人。今夜必來。拜謝而去。到了將晚。那姑子果然來了。吃了夜飯。命兒叫本陽過那邊屋內。同元品妙炎去睡。他同姑子共寢。教導心法。古語道。

世上無難事。只要有心人。

那姑子也盡心相傳。命兒更盡心領敎。三四夜就全得其奧妙。命兒問他道。師傅。你這個妙法。當日是甚麼人傳授你的。姑子道。這是我十八九歲時。遇着個陝西雲遊道士。蒙他傳我的。此一回將第一卷開首三人重復一提總結。去後不復見矣。師太

學會了這個法子。只有一件要緊。却要留心。當日這道士再三囑咐我道。倘遇着有會採戰的男子。看他手段要利害。就忙迴避。若被他採丟了。不但將前功盡棄。還要傷了性命。這叫做崩㊳鼎。若保固得住。吸得過會採戰陽精。來得這一次。却也抵得每常千次的功效。補益却也不小。（魚因貪。死於餌。人因貪。死於財。命兒實死在此一句上。）那男子渾身精脈喪盡。也不能保全性命。他又曾說道。但是男子再採不過婦人。他是動。我是靜。以逸待勞。他是剛。我是柔。他外有形。而我內無形。不但柔能克剛。以無形而制有形。自然得勝的多。（這幾句是崔命兒的催命符。）然不可不防。命兒也聽了在心。那姑子辭了要回。命兒又送了他些禮物別去。命兒心中想道。今夜且拿這假道姑試試法看。

到了晚間。對本陽道。這幾夜一箭雙鵰。（倒是一刺雙蚌。）也算你樂夠了。今夜過來同我睡。本陽道。你學會了麼。命兒道。他雖傳授了。不知法靈不靈。我同你試試看。他道。只許這一次。下回使不得的。命兒笑道。還不知驗與不

驗。你就這樣害怕。說着。兩人上床脫盡。命兒叫他上身。[39]弄將入去。幾下送了個盡根。命兒運用起來。一下咬住。本陽覺得與那姑子無異。分外還裹得緊些。不多時。被他採去了。那命兒覺得丹田內一股熱氣。行遍週身。眞如醍醐貫頂。甘露融心。其樂無比。暗思道。這個妙訣果是精奇。且不要饒他。再採他一次。也不爲[40]過。兩手將他摟得緊緊不放。下面仍然咬住。本陽道。我洩了。你放了我罷。命兒也不答應。閉目運氣。更加力鎖採。約夠一盞茶時。只聽得本陽道。哎呀。不好。說了一聲。下邊又冒了。本陽着急道。你好沒良心。我舉薦了人教了你。你倒不顧我死活。這是恩將仇報了。命兒摟住他。親了個嘴。笑道。我怎肯傷你。這算替我前日那幾夜報仇。笑嘻嘻[41]的放了一口氣。本陽見內中陽物鬆活了。連忙拔了出來。道。下次決不可如此。男人被鎖丢一次。比每常自己洩的三次還利害呢。命兒笑着同他相摟而睡。這本陽戀他三個騷而淫

的美婦。到晚滾做一床。週而復始。輪次搏弄。命兒一夜定要採他一次。過了數夜。有些膽怯。既同元品妙炎弄。又不得不同他弄。弄了又怕。心中一餒。但將陽物送到命兒牝中。就不能十分強壯。也不用狠採。只略鎖幾下。他就大洩如注。不到半月。漸漸支撐不住。心中還捨不得。又過了幾日。雖戀着那元品妙炎的嫩物。却甚怕崖命兒利害。性命要緊。顧不得了。那日。推往外邊走走。竟逃之夭夭。高飛遠走去了。[42]本陽此走。罪有可原。昔有一笑談。有一國王。一日向寵臣道。宮中女子盡皆黃瘦憔悴。有何法以治之。那寵臣道。大王但任臣醫治。不過百日。自然痊癒。王喜允。此臣選壯健男子數百。納入宮中。未及三月。死者過半。而女子個個面上紅光飛舞。此臣請王遊宮。王見諸女大異向日。心中大喜。正贊奬時。忽見一處堆積許多死屍。驚問此臣。他對道。藥皆醫治了衆女。這都是藥渣兒。本陽他若不走。豈定待做藥渣而後已耶。命兒當晚不見他來。還只說他別處有事。等了數日。不見踪影。方知他是烏飛兔脫[43]了。命兒既學會了這種妙技。可肯安靜持守。一心想弄些少年來做補藥。遂與元品妙炎商量了一個妙策。叫他二人做牽頭。他二人知道這件事是有樂無苦。自然喜諸效勞。命兒叫了幾個老僕婦來。吩咐道。我們如

今在此。人口衆多。靠誰養贍。庵門成日關⑭着。也不是事。今後開了。聽人隨喜。倘或有緣。遇着個貴宦長者。做了護法。也有個指靠。這些老婦都是手下人。又聽他說得辭嚴義正。可敢不遵。竟把庵門大開。⑮慈悲庵中的華麗。左近居人皆知。誰⑯不要到庵中賞玩遊覽。因先是門常關着。又知是姑子庵。誰好敲門打戶進來走走。今見開了。就有閒人走到內邊看看。元品妙炎輪替在廂房中坐守。在窗洞中往外張。有那老年誠實的。便憑他去了。見有生得清秀少年。穿得略乾淨些。就出來招攬。⑰慇懃扳荅。但那些輕薄少年見了這樣姑子。又⑱在青年。可有不想他臍下的那件妙物。或說句⑲風流話兒勾引。他便開門笑納。再不推辭。上樣的進與命兒。其次者他二人留爲自用。漸漸也就人來隨喜的多了。命兒大發慈悲。一概布施。人經了他這妙牝。有老成些的知道利害。就得趣抽身。有那不知死活的少年。上面愛他的嬌容。下邊喜他

的幹法。死死戀住。十人之中。四個成癆。倒有六個喪命。被他把藥汁吸盡。都成了藥渣兒了。這一種藥渣。世上甚多。行了數載。被他這一點美穴中。葬了多少少年。那元品妙炎雖不曾害了大人。他二人腹中的小娃娃。數年來後園中竟做了一個子孫窖子。暗暗埋在內中無數。吳老兒陰間可有了兒子了。起先那些老婦見他三人如此行事。較淫娼尤勝。雖不敢當面談論。背地也不知恥笑了多少。到後來看熟了。甚覺眼熱。不知是上眼熱下眼熱。不但不說他們的不是。反恨自己年老了。不得像他們這樣風流快樂。眞所謂近硃者赤。近墨者黑。命兒這一日㊿正在閒坐。要等個人來取樂。忽然一個僕婦進來。道。外邊有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僧要來掛搭。我回他是女僧庵。他說是淨過身的老公。沒有陽道。不妨得。叫我進來回師太。命兒想道。就是有陽道的也不怕他。何況沒有。我只聽見人說老公是割了陽物的。却從未見過。何不留他。看看是怎個樣子。遂道。你引了他進來。那老僕

婦出去。同他來到房中。那和尚連忙施禮。命兒回了。讓坐。看他好條精壯健漢。暗道。這個人要是有陽物。倒是精壯。採他些。大有益處。可惜是個老公。遂問道。師傅是幾歲淨身的。他答道。貧僧十二歲淨身。今年二十四歲。淨過十二年了。命兒道。這割過也還長麽。他道。年年要修的。不修。一年也還長出一寸來。命兒道。師傅。你有幾年不修了。他道。貧僧有七八年來不曾得修。那老僕婦伸着舌頭。道。七八年沒修。就長出七八寸。阿彌陀佛。夠了夠了。衆人望着他大笑。那老婦自覺失言。紅了臉。忙忙走出。命兒笑着問道。師傅。你這重長出來的。可與先的一樣麽。那和尚道。自然是一樣。命兒道。可借出來看一看。那和尚見了這三個齊整姑子。腰中那小和尚久矣直豎。聽了這話。知有俯就之意。忙取將出來。命兒一看。果然約有八寸來長。原來這和尚是個賭錢吃酒養婆娘三者備矣的一位高僧。素聞命兒之美。又知他延攬英雄。故謅出這話頭。

以爲進身之階。命兒見了。知他是個假話。心中喜道。從不曾遇這長大之物。且試試新看。遂走到床上坐下。那元品妙炎知局。即抽身出去。隨手將門帶上。那和尚忙到床前。替命兒脫了衣服。他也脫了。上床就幹起來。那和尚原[51]想來賣弄他的大傢伙好本事。並不知命兒的利害。興興頭頭。鼓勇盡入。欲施展他的威風。不想弄了進去。那命兒覺頂到至深處。甚有妙趣。又將陰中揎得隙縫[52]皆無。領教過無限的陽物。從未經此。被他一下咬住不放。一陣吞鎖。那和尚把持不住。就洩了。命兒喜他精脈壯盛。那裡肯放他。連夜飯都不吃。一夜之間。採了他七次。那和尚頭腦轟轟。一陣陣發迷。他腰眼酸痛異常。苦告求饒。命兒纔放鬆了他。那和尚見了天色明。忙穿了衣服。臉也顧不得洗。垂首喪氣。抱頭鼠竄而去。權且按下。再說那假道姑自慈悲庵躲了出去。在那些尼庵道姑處借宿。偶聽得說有一個姓藺的人家酷喜僧道兩門。他便想去

投托棲身。你道這是個什麼人家。這人姓藺名馥。妻于氏。家中甚是殷實的。他夫妻二人都有六旬年紀。他兒子名叫藺通。是縣衙中一個能吏。也還是胸中明白的人。媳婦強氏。女兒名喚佛姑。他夫妻二人一生好的齋僧敬道。禮斗誦經。斷酒除葷。持齋念佛。他兒子再三苦勸。决不依從。後來勸得次數多了。那藺馥[53]反責備兒子毀僧謗道。不敬三寶。不能體貼父母的虔心。大是不孝。你在衙門中。豈不知法律。忤視父母尚然有罪。何況逆父母向善之心。其罪更當何如。那于氏更爲可笑。但見兒子勸他。便咬牙切齒道。孽障。你的欺道滅僧。後來定有惡報。天打雷霹(劈)你看我老兩口子定有好處。就是你妹子跟着我們這樣持齋念佛。將來定然有福。夫榮妻貴。比你強百倍[54]呢。那藺通是個衙門中人。怎敢當父母責以不孝二字。知父母是勸不醒[55]的了。只得由他尊意。他那女兒佛姑已二十九歲了。被父母生拿活捉。叫他吃齋念佛。

每日跟着燒香拜禮。他違拗不得。沒奈何。只得依從。心中老大不願。巴不得早嫁了人家。脫離了這苦難。因藺馥于氏要選個吃齋信佛的女婿。纔肯與他。此等佳婿。雖於僧道中覓之。恐亦難得。你想這愚而佞佛的人家。一時如何遇得着。所以只管躭誤了他的青春姻緣。他那愁恨之心。雖不敢向着父母使出。那女子願爲之有家的[56]心。雖然如此。每日在風清月朗之夜。或錦衾繡榻之中。搥床搗枕。短嘆長嗟。兩淚偷垂。咬牙切齒的暗恨。那本陽聽說藺家好道信佛。連女兒也叫佛姑。三十歲了。生得甚是齊整。在家吃蔬看經念佛。一心要選一個持齋的好女婿。本陽聽在心。暗想要替他女兒開一開葷。就到他家去化齋。于氏聽見是個道姑。忙叫請入內室。藺馥見他相貌端莊。語言穩重。就盤問些道經釋典。應答如流。夫妻二人滿心歡喜。[57]以爲是他心地虔誠。感動了活仙姑降世。盛齋款待。苦死要留在家中。長遠供養。晚上就叫他與女兒佛姑同臥。求伊夜間

傳授女兒些釋道妙諦。以做將來成佛做祖的津梁。那道姑滿心歡喜。正合他來意。連聲應諾。藺馥于氏歡喜非常。以爲女兒若得了這個仙姑心印妙義。倘得正果。將來他夫婦這一對公母佛。一定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不消說。且說這道姑同佛姑二人得在一處。以乾柴就烈火。58豈有不生燃之理。本陽見佛姑果然生得俊美。晚間上床。見他身上雪白皮膚。兩隻三寸的金蓮。換了一雙大紅睡鞋。好生動火。心中雖然愛。却59不敢造次動手。只好慢慢的引動了他的春心。纔可行事。住了兩日。熟了。無人處間或說兩句笑話兒勾引他。他三十歲的聰明女子。甚事不知。何事不想。但只是女孩兒家臉嫩。不好答應。只微微含笑。心中也巴不得問問過來人此道內中的妙處。一夜。本陽同他睡着。說道。60姑娘。你今年將三十歲了。別人家的女兒十四五歲嫁了丈夫。到了你這樣年紀。養過了七八胎。連孫子都差不多見了。男人的那件好東西。

也不知受用過幾千回了。可憐你還不曾嘗着那味兒。你心裡不急麼。那佛姑笑着。不好答應。本陽又道。女人生在世上。只十五歲到三十五歲二十年的風光。夫妻快樂。過此便是半老佳人了。你白白的虛度到三十歲了。再捱幾年。豈不空過了一世青春。虧你這樣空房獨守的不急。引得那佛姑抓耳撓腮。只是嘆氣。本陽雖知他情急。却不敢下手。漸漸假裝睡着。只聽得佛姑翻來覆去。不住聲長吁短嘆。本陽假做夢中顫着聲兒哼。身子不住往上攛簸。佛姑見他這個樣子。只道他是夢魘着了。忙推着叫他。他做那夢中驚醒的光景連嘆了幾聲道。可惜可惜。(61)一場好事被你這不知趣的人打脫了。佛姑道。你睡着了。有甚麼好事我打脫了你的。他道。你是女孩兒家。告訴你不得。就對你說。你也不知道那裡頭的妙處。佛姑先聽他說了那些話。心中已是很難過。正要老着臉細細問他。見他睡着。只得忍住。此時又聽得他說這個話。笑嘻嘻

的儘着追問。本陽道。你這樣苦苦的問我。我對你說了。那時動了火。沒處發洩。却不要怨我。佛姑笑道。我不信就這樣的。甚麼好吃的果子。你就說得金綠綠的。你只管說。看我可動心。本陽道。你沒有嘗過。怪不得你。若嘗着了這滋㊲味。只怕要想死了你呢。我纔睡着了。夢見一個標致小夥子把我抱住。扯掉了褲子。挺着他那又粗又長的東西。鐵硬的塞在我這裡頭。本陽嘴裡說着。就一把將佛姑摟住。下身一陣亂聳。道。他就是這樣把我一陣亂抽搗。弄得裡面酸酸癢癢。那說不出來的快活。我渾身都酥麻了。正在受用。被你叫醒了。豈不可惜。佛姑聽了這話。心中火已引動。強笑着說道。我不信這東西就這樣有趣。你一個出家人。幹得這個事的。本陽道。你將三十歲。怎還說呆話。人生在世上。還有快活過這事的麼。你家老爹奶奶也是在出家持齋把蔬的呢。㊳要不幹這事。你打那裡來的。我聽得人說的一個古語兒。說給你聽聽。你就

知道這件事的妙處了。

幾個婦人偶然在一處說閒話。內中一個說道。我們大家想想。人生在世上。第一件快活的是甚麼事。大家想了一會一個道。我想來極快活的事莫過於肏屄。衆人齊道。果然不錯。眞快活。又一個道。這一件是極美的了。可還有快活的麼。這一個又想了一想。搖頭道。沒有。沒有。要快活。除非再肏。

你想想。這是天下第一件快活的事。你沒有嘗着。所以不知道。不瞞你說。我十三四歲時在家做女兒。就同人偷着弄了。後來嫁了一個丈夫。那東西一點點子。甚不濟事。不上半年。他就死了。恐怕再嫁了人。又遇着這樣短小不濟的。豈不躭誤了一生。借名出家了。在外邊看有又粗又大好物件的精壯男子。相與幾個。也不枉爲人一世。我今年與你同年。不敢誇嘴。大大小小的。也見過有百十個。佛姑道。我聽見說弄還要

疼。你怎倒要大的。不怕疼麼。本陽道。女兒破身。不過頭一次有些疼。後來就好了。越大越有趣。那小東西弄得不疼不癢。要他做甚麼。佛姑道。到那快活的時候。是怎樣的樂法。本陽道。男人的那東西弄了進去。抽上一會。弄得裡面似酸非酸。似癢非癢。心窩內都不能自主。就像是要死要活一般。四肢百骸。渾身經絡。都酥麻起來。這個趣眞形容不盡。有一個笑話。

兩口子兩三日没吃飯。他夫妻商議道。飯雖没得米煮。我兩人的東西是有。何不高興一番當了飯呢。兩人就弄將起〔來〕。弄了一會。兩下俱洩了。頭迷眼花。昏昏暈暈的。二人道。原來這件美事不但可以當飯。而且可以當酒。

本陽對他說話時是臉對着臉。就借這個意。摟着親了個大響嘴。道。這樣美味。你後來試着了。纔知我的是眞話。又將他雙手抱住。嘴對嘴道。

若同一個少年美男子共臥。不要說弄。就是臉挨臉。嘴對嘴。四隻胳[64]膊摟着。兩雙腿壓着。胸貼[65]着胸。股疊着[66]股。親親嘴。咂咂舌。也就酥痲得要死了。佛姑兒聽這些話。急得一臉火。牝戶中也就流出些清水。心中撩亂。着實難過。把[67]他擰了一下。嘴中強着說道。我到底不信。本陽放開手。又說道。這件事定要親身歷過。纔知道有這些妙處。空對你說。你自然不信。胯襠中的一條縫兒。如何就樂到這樣地位。我雖然親身經過。過後想起來。還解不出這宗道理。何況於你。本陽同他說着話。伸着手將他遍身撫摩。[68]緊緊的兩個乳餅貼在胸前。身上又光又滑。摸見他褲子雖然穿着。却不曾繫帶子。趁勢一伸[69]手下去。摸着他那件鼓蓬蓬[70]光滑滑的寶貝。一條細縫。微吐着一點雞舌。水潤得潮潮的。笑道。你既說不信。怎也動了心淌[71]出水來了。佛姑也不迴避。任他摸。笑道。你說我。你還不知淌得怎[72]樣的呢。本陽道。不敢欺。我是見過

世面的。不像你這樣饞。不信你摸摸看。佛姑正想摸摸經過男人的陰戶是怎麼(73)樣兒。聽說。就伸手一摸。短短的一大些毛。一條大縫。果然乾乾的。沒一點水。却有核桃大的一個大疙瘩。頂上微微有些黏涎浸出。驚問道。你這是甚麼。本陽因摸了他一會身子。又摸着那件妙物。說話時候嫩臉廝挨。脂香沁腦。就是鐵石人也沒有不動心的。忍不住突出一個龜頭。却死命的縮住。笑着說道。這是我從小生來的一塊努肉。先還小來。如今漸漸的大了。要狠努一努。竟努出三寸多來。佛姑道。你努了看看。用手摸着他的。果然努出有三寸多長一個光頭。佛姑道。男人的可是這個樣子。本陽道。雖不同些。我的這個也可以同女人弄得的。我同你做做看。就脫他的褲子。佛姑此時也心渾意亂。任他脫下。本陽也脫了。爬起來。叫他仰面的睡平了。把兩條腿揸開。他伏上身。先把他牝戶中抹了些唾沫。用指頭挖挖。眞是未經陽道的原物。緊揪揪。妙

不可言。自己龜頭上也抹了。然後慢慢輕輕塞了進去。（佛姑造化。今日開葷了。）佛姑雖然疼痛。但他情急得很了。也顧不得。咬牙忍受。那本陽放將進去。就不是那個三寸多了。全身盡入。佛姑忍受不得。皺着眉道。脹疼得很。本陽道。你忍着些。到後來自有樂處。淺抽慢扯。弄了一會。佛姑雖覺得漸有意思。却因他的那努肉太大。撐得甚疼。說道。你下來歇歇再頑罷。我裡頭痛。不好過。本陽依他。拔出來。他枕傍有一條白紬汗巾。拿過來把牝戶揩一揩。拿上來一看。因他年紀大了。雖無猩紅點點。也還有些淡紅顏色。說道。被你弄出血來了。伸手去摸他的那塊努肉。竟成了鐵一般七寸來長一段巨物。大驚道。我說怎麼這樣疼。原來長得這般大了。你像是個男人來哄我的罷。（肉食者鄙。他全虧吃齋吃聰明了。此時竟爾懂得。）本陽捧着他的嫩臉。親了個嘴。道。親親的心肝。我果然是個男人。聽見你生得十分美貌。又年紀大了。耽誤着你的青春。故此來同你做伴。又摟過脖子。親[74]了一個

大響嘴。那佛姑也是求之不得的事。況弄已[75]被他弄了。還有何說。歡歡喜喜相摟相抱。睡了一會。重又弄起。這一次不比起先。佛姑雖然還痛。似可忍受多時。也稍得了些樂境。過了數日。他這塊又粗又長不軟不洩的努肉。弄得這佛姑竟成了一尊快樂自在佛。面上紅光飛舞。喜笑顏開。那藺馥同于氏見女兒大不同往日那苦面愁容。以爲是他得了個仙姑的妙諦眞詮。明心見性。纔有這番樂態。本陽因愛佛姑過甚。到那十分高興之時。把那菩薩甘露不由得滴幾點在他那兩片肉蓮瓣之中。這却弄出禍來了。過了幾個月。這佛姑年(眉)低語慢。腹大胸高。這些丫頭僕婦見他二人言語嘻笑之間。也見了些破綻。因〈是〉這位仙姑是老主夫婦供養活神仙。何敢輕言。這藺馥于氏只顧念他的佛。那裡知道女兒佛姑的腹中竟有了道姑的仙種。一日清晨。一個丫頭在房中掃地。見被拖下地來。忙將被拾起。掀開帳子。送上床去。不

想他二人脫得精光。道姑仰臥。佛姑騎在他身上。摟抱着鼾呼大睡。這丫頭動疑的悄悄將他下身一看。佛姑的陰門兩瓣。道姑的努肉長脫。(拖)忙走去告訴自幼帶佛姑的一個老僕婦。這老僕婦近來見他二人的舉動。也有些疑。聽了這話。更留心伺察。夜間聽得床上笑語喁喁。那淫媾之聲。夜靜了。明明聽得。次日。冷眼看他。見佛姑穿着一件對衿小衫梳洗。乳大腰粗。雖然勒着抹胸。帶子放得大長。高腆着一枚鼓肚。約似乎有半載胎胚的樣子。那老婦見事體不妙。料瞞不住。不敢向老主夫婦說。悄悄告訴藺通。這個藺通雖然心中恨甚。也還在疑信之間。那日道姑出來去了。叫人請了妹子到他屋裡來。着他妻子強氏按住一摸。果然一個大肚。還恐他是有病。扯下底衣。將他牝戶一看。兩片皮大張。已成了紫黑顏色。（一女子嫁夫之後。一日。偶然低頭看見陰戶。大詫道。我一個通紅的花心。怎弄成了紫黑色。不意這樣一個小小光頭。竟會做染博士。）強氏覺得比自己嫁久了丈夫的陰門色道雖同。其形狀似乎覺濶幾分。就

盡情告訴了丈夫。藺通氣恨塡胸。叫妻強氏留着小姑娘在房中。不要放他去。瞞着父母。到外邊等道姑回來。叫家人拿住他進來。審問妹子情由。那佛姑贓誕(證)俱明。遮飾不得。實告是道姑的點綴。藺通出來。將本陽帶着。同到縣中來稟見知縣。素常着實愛他。他見了。求避迴了衆人。他跪下哭訴父母佞佛好道。以致惡棍假冒道姑姦淫了他妹子。求恩盡法處治。但求毋究妹子之事。恐張揚醜名。無顏在衙門中站立。叩懇天恩。做官的人聽見了這樣的事。可有個不髮指痛恨者。即刻升堂。帶進道姑。審問他是何處人。敢男假女裝。私入良家內室。他供是揚州府江都縣人。執定是女身。並無假扮情由。知縣大怒。命拶起來。敲了數十。他咬牙不招。知縣吩咐傳了兩三個穩婆來。互相驗看。都稟道。雖無陽物。却與婦人各別。再命剝去他衣服。將奶頭驗看。却與男子無異。這知縣是個明理的人。說道。這是縮陽法子。命取了些豬油用鹽蘸着。

叫衙役擦在他胯下那縫中。叫牽了狗來舔咶。狗聞了那油味。一陣舔。
閱此。偶想起火氏來。不知尙用此法否。狗舌最熱。不多時。那道姑忍縮不住。紫漲光鮮一條大肉
棍突出。衙役稟知知縣。叫帶上來。怒罵道。你這個惡奴。也不知被你展
(玷)汚了多少婦女。你罪萬劫莫贖。本縣要申文上臺。徒汚我紙筆。吩
咐衆役。可拉下堂去。你們各持板棍。替我亂打。以死爲度。衆人也動了
公怒。上前亂斫混打。頃刻之間。化成了一堆肉醬。知縣怒猶未息。叫拉
出去餵豬狗。藺通看着事完了。官府退堂。叩謝來家。立逼着妹子自盡。
做了個繩圈兒。繫在梁上。請君入套。不由那佛姑做主。他夫妻二人擡
他上去掛上。看着吊死了。纔出了這口惡氣。然後去稟知父母始末詳
細。請母親到房中去親驗妹子的尊腹同下體。那藺馥于氏是他兩口
子自做錯了的事。抱怨不得兒子。這是敬僧重道持齋念佛的好報應。
又說不出來。女兒又死了。要選個好佛的女婿。不增(曾)遇着。倒替一

個假裝的道姑殉了死。自悔佞佛之愚。已無及了。生生自己坑了一個女兒。他夫妻痛哭了幾場。替女兒念了有幾千遍往生咒。藺通只說妹子病故。裝殮擡出。一火焚之。藺馥于氏念佛之暇。即互相抱怨說。誤留了這個假道姑。倒送掉個眞佛女。隱恨在心。不久雙雙下世。這話兒吹入崔命兒耳中。聞知道姑如此死法。心中大暢。道。這個負心奴撇了我。別戀情人。應了前誓了。一日。正在房中閒坐。見妙炎引進個美少年來。命兒將他一看。雖然穿着一身布服。却生得俊美非常。十分可愛。見他。

面如紅玉。類漢室之韓嫣。膚若凝脂。擬晉時之衛玠。齒齊編貝。開口常噴荀令之幽香。唇賽塗硃。吐語一似秦青之嬌囀。論丰姿。宗(宋)朝未必能強。說容貌。彌子或堪與匹。[76]體穿舊舊布衣。恰稱身材窄窄。髻挽[77]絲絲。黑髮。偏宜美貌翩翩。貪淫女自應魂迷。光頭尼霎時魄蕩。

命兒一見了。喜孜孜笑臉相迎。忙讓了坐下。心中暗想道。我每常自負。以爲自己是極美的了。疑婦女中尙無我之儔匹。不想他一個男子。竟這等標致。與我相形起來。我眞要拜下風了。兩隻眼睛釘在他的臉上。連眨也不眨一眨。倒把那少年看得頸紅面赤起來。元品隨即捧上茶來。吃了。就送上絕精的果點來。斟上佳釀相待。那少年也愛命兒的嬌容。吃着酒。不轉睛的看他。命兒笑吟吟相讓。飲過數杯。古語道。

三杯竹葉穿心。　兩朶桃花上臉。

又道。酒是色媒人。那命兒一見他時。恨不得把他就抱上肚子。此時吃了幾杯。淫情大動。鎖不住意馬心猿。他那徒子徒孫都是做慣了。早已走開。只他二人對坐。命兒見他年幼。恐他雖然有相愛之心。而無動手之膽。反拿話先勾引他。笑說道。你這樣個標致少年。在街上行動。不怕把婦女們愛死了麼。那少年可有不知局的。也笑答道。像師太這樣的

傻龐兒。難道不怕愛殺了男子麼。彼此相視而笑。命兒按納不住了。拿了一杯酒。拉過椅子。走過來。同他並肩坐着。一遞一口的吃。那少年也就捏腕(78)搵腮。便相攜上床。上邊先做了個呂字。下面就做起串字來。這少年不但貌美。且腰中之物更美。這樣個俏小身材。竟有六寸來長一件的妙具。命兒愛他至極。不忍採他。任他高興。事畢之後。命兒緊緊的摟着他在肚子上。問他的姓名年紀。他說姓富名新。今年纔交十六歲。命兒捨不得放他起來。做出許多騷模騷樣。富新也十分愛他。又風流了一度。方纔穿衣而起。命兒同他攜手並肩共坐。又問他的家世。他將家中只有老母。貧窮度日。盡情相告。命兒又愛又憐。取出二十金相贈。又在奩中揀出他向日關頭的一根金如意簪。替他關在頂上。道。這是我當年關髮的。今日贈你。切不可拋我腦後。叮嚀他常來走走。富新見他美情。也就領謝別去。此後一月之中。他也來五六次。這富新(79)就

是賈文物的內姪。富氏的族[80]姪了。他父親亡後。虧得富氏與了他那三十兩銀子。過後又送了幾挑米幾挑柴與他助喪。賈文物去弔。又折了四兩奠儀。他母親[81]將他的父親殯葬了。將所餘者留爲盤費。自己仍前紡績。[82]以供薪水。他母親也因兒子生得太美。恐他年幼。被人引誘了去做龍陽。走了下流的道路。不容他出門寸步。（孰知他桃花星照命。到底不能免。奈何。）教他朝夕溫習經書舉業。服滿之後。正值歲考。叫他去觀場。府縣都取了。到了道考。這宗師是個少年科甲。極喜少年玉筍門生。見他生得如[83]美女一般。問起只十六歲。（這宗師要是福建人。便有些不妥當了。）已自心喜。看他的文章也還明白。看少美兩個字。竟高取了。這學中朋友見他這樣個青年。誰不想來親近。但他自幼被父母管教着。不曾多會人。迂迂板板。從不喜同人談笑。衆人見他如此。疑他是少年老成。倒不敢同他兒戲。就有很羨慕他的。也只好看他兩眼罷了。他自進學之後。他母親就放鬆了些。也就時常

出來走走。聽得人說慈悲庵有個絕色的姑子。又如何風流善戰。有美少年到那裡。皆欣然笑納。他一個少年情性。未免也就心動。問了慈悲庵的去處。走了來看看。不意蒙崔命兒相待爲腹上之賓。以臍下之美味相款。且格外垂情。又有朱提金簪之贈。他不但慕色。且又感情。時常走來相看。那日。正同命兒坐着說話。又進來了一個翩翩少年。這人姓司。雙名進朝。年方二十有二。他父親名司導。現任廣東糧道署按察司事。母親金氏。他家有萬餘之富。這司進朝是個獨子。父母珍愛。留在家中照管。他是一個恩監。他生性倒也還豪爽。腹中也還有些墨水。只有一樁毛病不好。別的都不甚愛。只在一個色字上專做工夫。世上富貴人家子弟。不在此字上做工夫者。能有幾人。他的妻子空氏。也是大家子閨秀。生得那身材容貌。也算得一個十全的女子。比他小一歲。那空氏。

雖不能賽古時有名的美女。

也可以算今日無對的佳人。

他還四處訪求。娶了兩個美妾。一個姓龐。是揚州人。年方二八。一個是姓鞏。蘇州人。纔十七歲。又覓了四個美鬟。一名雨棠。一名風柳。一名雪梅。一名月桂。都是他朝夕鑽研的。這四個丫鬟都學會了彈唱。內中雨棠雪梅更覺風騷。司進朝也分外鍾愛。他身邊有了這些家藏美味。心猶不足。尚各處尋覓野食。他又酷好男風。人將他的名字借音而改。都叫他做色精騷。他偶然一日同朋友們談及男色一道。內中一個道。我不知此輩是何肺腸。此事於正妻則不可。既有妾有婢。那小官有的。他身上也有。不過同一糞窟耳。豈男子者又有別味耶。何必捨此而取彼。眞是捨近而求遠了。司進朝笑道。如此說。兄竟是門外漢。倘如尊言。自古就不該留下這一件名色了。雖男女之味相同。而其趣大相遠絕。難道古時候帝王宮中豈無美女之後庭。而取趙高。董賢。彌子瑕。龍陽君

諸人耶。他雖相與了些後庭朋友。每以未遇一殊麗者爲恨。他聞命兒之名。相與久了。命兒因他是個大護法。常有餽遺。不敢過拂他。要留下做個耐久朋友。[84]他也甚愛命兒。不時來同他做些樂事。他前在文廟中看迎學的那一日。見了富新。暗詫道。何物老嫗。生此尤物。不覺心魂飛越。無故不好去相親。不想今日在這裡遇着了這五百年風流孽寃。滿臉堆下笑來。彼此揖遜坐下。司進朝說了許多假親熱渴慕的話。又詢及家中尙[85]有何人。在何處居住。富新也一一相答。司進朝聽他只有寡母。心中越發[86]暗喜。命兒忙叫收拾茶果蔬飯吃了。因兩個都是心愛的厚朋。不好偏留。兩人都辭了出來。各自歸家。司進朝想了一夜。想出一個主意。次早就到富新家一拜。且要登堂拜母。回到家。忙吩咐預備下酒飯。不多時。富新來回拜。留在書房小飲。富新要辭了回去。司進朝道。弟極喜相與朋友。久慕長兄之名。不敢造次奉謁。昨得幸遇。故

今早潔誠奉拜。又蒙[87]賜顧。豈有空坐之理。弟還有一事相商。屈駕片刻。富新見他美意諄諄。也就坐下。飲酒中間。司進朝道。弟近來爲家務縈心。學業都荒廢了。欲請一位朋友到舍下。彼此切磋[88]砥礪。做一番候[89]場工夫。弟想來。這除非得一知心契友。方纔有益。正無其人。若兄長[90]不棄。肯來賜教。弟決不敢以異姓相目。竟如手足一般。老伯母一年薪水之費。並衣服等項。都是弟這裡供給。免分兄讀書之心。兄竟長在舍下下榻。或憶老伯母。間回府一看。兄長尊意如何。可肯賜教否。富新家中貧[91]寒。聽見這話。心中也暗喜。答道。承老兄長雅愛。但弟年輕學淺。不足以談舉業。況弟也不敢自主。還得稟命於家慈。看家慈之意如何。弟再來復命。司進朝道。稟明尊堂。這是自然。要說別的話。就是兄過謙了。吃罷酒飯。富新別了回家。將此事向母親說了。他母親見兒子進學之後。常往外邊行走。正恐他遊蕩壞了。又知司家是富豪鄉宦。不

但兒子去。可安心讀書。況又許送盤纏衣服。有何不肯。連連應允。富新次日復了司進朝的話。司進朝大喜。即刻封了二十兩銀子。又送了許多柴米小菜醃魚臘肉之類。擇了個日子。寫了個紅全柬。92請他進館。差人送至富新家來。他母親見了。喜出望外。他家升米束柴買了多年。今忽然得了這些東西。93眞是陡然富貴。忙忙的收這樣。收那樣。收完了。道了幾百個謝字。又忙叫富新拿塊銀子。押了五百文大錢來。送衆人做勞資。富新到了日期。到司進朝家中來。又是絕豐盛的酒席相待。飲到半酣。司進朝說道。承兄不棄。肯來賜敎。弟想來。你我二人皆無兄弟。何不結盟。做一個異姓骨肉。更覺親厚。富新道。弟一介寒儒。兄長簪纓世胄。何敢仰攀。司進朝道。兄一個讀書君子。如何也作此市井之見。古云。斯文骨肉。同在斯文一道。即如骨肉了。何況你我如此相契。富新道。兄既不鄙寒賤。弟敢不從命。司進朝叫家人預備香紙。二人次早焚

香設誓。異日寒盟。定遭惡報。拜畢。富新又拜了盟兄。兩人攜手同到內書房。這是外人到不得的地方。與上房咫尺相連。只一門之隔。司進朝道。我們如今既做[94]了弟兄。便是一家了。賢弟今晚就在此下榻罷。（富新到此。雖是身入泥塗。司進朝也是引賊入室。）因叫小子道。快看酒來吃。隨即掇上酒肴。各飲了幾杯。飯罷之後將午。又叫拿了果碟來吃酒。吩咐小子道。傳到上邊去叫雨棠雪梅帶了樂器來伺候。你們都出去。不多時。兩個丫鬟來了。（這是兩個迷魂陣的先鋒。）富新舉目一看。好一雙標致的艷婢。都是桃紅紗衫。石青露地。紗比甲。月華裙。家常吊着桃兒。戴着茉莉花。金簪珠墜。下邊微露尖尖小脚。穿着白紗褶褲。大紅平底花鞋。不覺那魂靈兒竟鑽到他兩人身上去了。司進朝向他二人道。這是我的盟弟富相公。叫你們出來。每人唱個曲兒。敬一杯酒。那兩鬟見了富新這樣個美少年。也十分心愛。（先是命兒見了愛。司進朝見了愛。此時兩鬟見了愛。後日空氏諸婦見了愛。至於流賊見了也愛。沿(治)客(容)誨淫。不獨女子爲然。即如紅顏薄命。亦不獨婦人。自古來美男子雖多。或有知者。有不知者。如潘安衛玠。則無不知其美名者。衛玠以怯病死。潘安以殺死。）

男子紅顏亦皆薄命。雨棠忙斟了一大鍾酒。笑吟吟雙手遞上。富新忙立起來接。雨棠用尖尖指甲將他手背輕輕一掐。兩人相視微笑。雨棠彈弦子。雪梅拍板。雨棠露皓齒。吐嬌音。唱一隻小曲道。

雨初霽。海棠嬌。賽過胭脂鮮俊。俏佳人摘一枝。試問郎君。你看這花容勝。還是奴容勝。郎君故意道。花容好。佳人聽說怒生嗔。將花揉碎灑郎身。夫君呵。今夜你就同花去寢。我再不與你相交頸。

富新聽得骨軟筋酥。見他唱完了。忙把酒飲乾。雪梅又斟上一鍾。他彈琵琶。雨棠掌板。雪梅開檀口。放嬌聲。唱道。

雪裡梅花早放。南枝春光先透。忙向園中折一枝來。最愛香幽。試問丫鬟。我比梅花誰清誰瘦。丫鬟說道。梅花雖瘦無煩惱。姑娘你。憔悴了花容爲郎愁。學只學白梅花。冰清玉潔的

無憂。他開放時。獨占名園。百花魁首。任着那浪蝶狂蜂去尋花問柳。（二鬟所唱即以己名爲曲。妙甚。）

富新聽他音韻悠揚。雖非繞梁裂石之音。那歌喉婉囀。幾不能自持。腹中又有了幾杯。忘其顧忌。見他兩人如左瑤草而右琪花。東顧西盼。兩隻眼睛直射在他二人身上。司進朝看了他那個樣子。忍不住暗笑。又見他臉上如桃花瓣相似。越增心愛。那兩個丫頭也望着他微微含笑。又敬了數杯。司進朝笑着道。富相公不是外人。你們把風流的曲兒再唱一個。不妨村俗。他二人笑着。同唱了一個三調彎兒。

俏寃家。偶來到園中觀眺。猛見那花茵上一對貍貓。那貍貓不住貓[95]貓亂叫。公貓咬住母貓的頸。母貓回頭望公貓。一根竹子節節高。送與寃家做管簫。口兒噙着。口兒噙着。十指尖尖摟抱着腰。小嬌嬌喘喘氣兒再一遭。左眼兒覷。右眼兒

瞧。觀定狸貓鸞鳳交。狸貓調情人心動。不好了。再看再看一

會狸貓。俏冤家。你的銀紅褲兒濕透了。

那富新聽得只是嘻嘻笑。司進朝一來愛他的那個騷態。二來要引動他的春心。說道。你[96]們前日學的那疊落金錢有趣。可唱與富相公聽。[97]再敬一鍾。二人斟上酒。又唱道。

花園裡去採花。花園裡去採花。唧唧哎哎喲。進得門樓撞見

他。我的冤家唧唧。雙手兒摟抱到那花唧花[98]枝下。奶頭兒

在手裡拿。奶頭兒在手裡拿。唧唧哎哎喲。舌尖兒在口中咂。

我的冤家唧唧。既然不肯。你給我摸唧摸摸摸罷。

唱畢。又每人奉了一鍾。富新也有了幾分醉意。掌上了燈。纔散了。富新這一夜翻來覆去。達旦無眠。將閉上眼。不是聽得絃索響。就隱隱像他二人唱。又驚醒來。此數語寫得入情入妙。非身歷者不知也。余幼時入學。圍棋無日不下。到臥時。滿眼皆是棋子。又驚醒來。不過此同一理。那司進朝帶着

兩個丫頭進去。到了密室。遂將心愛富新。故騙他來家。要想採他後庭的那一朵木樨花。恐他不肯。要他二人去做個香[99]餌。引誘他動了心。起心原自不良。後日之妻妾被淫。亦難獨罪富新。言悖而出者。尚亦悖而入。又何況於此耶。慢慢遊說他。若肯了。許他二人交換。若事不成。倘先有私弊。決不輕恕。這兩個丫頭先見了富新。也眼中冒火。正想怎得這妙人兒相伴一宵。也不枉人生一世。今聽了主人這話。奉此美差。歡喜非常。[100]滿口兒應承道。相公放心。我兩個包管成了你的美事。司進朝心想富新。也動了火。就拿他二人要大弄。一來權當做他。到底當不(得)他。若當得他。又可不必尋他矣。二來做開手賞賜。司進朝次日又叫裁縫替富新渾身徹底做了兩套紗紬衣服。這也是蜘(蛛)絲的。連鞋襪都換了。更覺好看。司進朝同富新名說讀書。但司進朝要支撐門戶。親友家冠婚喪祭的事。並人情來往。都要他親身去應酬。回來家。就想陪吃酒。叫了丫頭來彈唱侑觴。富新一個少年。到了這個局中。也不過把書翻翻。那裡還看得下去。一

心只想着那兩個歡喜的寃家。也巴不得司進朝來共飲。好同他二人親近。數日。都熟厚了。司進朝飲酒中間。或推有事出去。讓他們個空兒。好施前計。那兩個丫頭奉了主人之命。要成就主人之事。又是爲●着要成就自己的好事。豈不上心。見主人去了。便走到富新跟前。挨挨擦擦。這個讓酒。那個唱曲的奉承他。或互相調笑。富新先雖愛極。尚還不敢放膽。見他二人先來賜顧。可還肯做那假道學。也就涎着臉。先還用口說笑。漸而便用手捏腕摸胸。久之。連接唇咂舌。把那妙處都撫摩起來。二人俱笑而不拒。只是要做實事。他二人便推辭說道。你愛我們。我們難道不愛你的。但恐主人知道。不敢奉命。把個富新急得要死。常常求告。他二人只以主人爲辭。一日。司進朝坐了一會出去。富新拉他二人到跟前。笑嘻嘻把肉具取出。脹得挺硬。向他二人道。你二位縱不憐我。只當可憐他。你看看。差不多要脹裂了。他二人一見。粗而且大。比主

人的放樣了許多。心中喜得劈劈亂跳。眼中火星亂飛。說道。只有一個苦肉計可以做得來。你可肯不肯。富新道。你有甚麼妙計商量了看。雨棠道。我家相公酷好⑩男風。你要捨得後邊的那一件。就可以換我們前面的這兩件了。富新紅着臉道。一個堂堂丈夫。這事如何行得。豈不叫人知道笑罵麼。雪梅笑着道。而今世上半是此類。恐笑罵不得這許多。雨棠見說他不肯。心中一急。眉頭一蹙。又想了一想。道。你若肯依從了。還有一百二十分的好處呢。不但我二人屬了你。我家奶奶同兩位姨娘都有絕世之容。你若做了我們的主人外眷。我二人替你做個紅娘。引誘主母姨娘。他們若見了你。焉知不做了你的外室。你捨了後面的一個圓眼。就得了我們前面的五個扁窟。你便宜多了。你想想。好不好。（此計出自雨棠。今日成就他二人。故是功之首。異日淫穢他一家。難免罪之魁也。）那富新聽了這些話語。也有些顧不得。便道。話雖如是說。就算着依了你們行。一個朋友家。怎麼就好做這樣勾

當。他兩個道。什麼相干。你果然肯。多吃幾杯酒蓋着臉。就不妨了。你對相公說要我們同在一處。大家混弄起來。越發不覺。只做過頭一次。後來還怕什麼。富新想了一想。實在心裡忍不得了。說道。罷。這一個罷字。古今來。千萬萬的人坑在內中。講不得爲你兩個。我捨了身子罷。他兩個見他依允。心花俱開。跑去向主人報功。司進朝歡喜欲狂。忙走進。向富新深深一揖。道。蒙賢弟厚愛。生死難忘。富新紅着臉笑道。弟不惜賤⑬軀以奉兄。兄亦當以此二美贈我。司進朝忙道。賢弟若愛。我何敢惜。忙叫取了酒來。斟了一鍾。雙手遞與富新。道。敬此一卮。願永諧盟好。富新也笑着接過飲了。司進朝就命兩婢挨着富新左右坐下。猜枚豁拳。飲夠多時。都有酒興了。富新被這兩個冤家挨在身傍。那裡還忍得。說道。酒止罷。司進朝已十分興動。不好催他。見他說止。忙道。既如此。賢弟就請安寢。向兩個丫頭道。你兩個陪富相公同睡。富新也有了七八分醉意。一手摟着一個。同到床

上。三人脫得精光。富新就把雨棠弄將起來。因定計是他。賞其功也。司進朝也脫了上床。抱住富新。笑道。得罪了。將他糞門並自己龜頭都抹濕了。款款項入。司進朝的陽物只有一虎粗細。四寸餘長。富新雖係初時開荒。也不大覺受創。弄了不到半個時辰。司進朝早已告辭。雨棠乍遇他這件偉陽。又有司進朝在他背後抽拽。兩人之力下杵。已被他弄丢了兩次。富新見司進朝完了下來。他探起身。看那雪梅。兩頰鮮紅似火。兩眼汪汪滴水。急得那樣子。又好笑。又可憐。忙將他放倒。大肆抽弄。有幾句說他四人。道。

五體投薦。腹背相攻。馬走吳宮。夭桃門紅。俱笑曰兎奔月窟。

摽梅含翠共搖風。搖風嬌影隨流動。鵲繞枝棲。笑曰。香浮隔岸。豐鴻來渚。道。瑤鳥鸞翔。衝破玉壺開妙竅。芳叢蝶亂。潛游

金谷覓花心。此中適酣。彼亦大樂。兩男暢美於榻中。二婢消

魂於枕畔。

兩人幹了一會。也就事竣。此後這兩個丫頭朝夕陪伴着他。總不上去。司進朝雖好色而力不及。既外邊同富新盤桓。又要顧內裡去應付。三五日纔同富新弄得一次。却便宜富新同這兩個騷精每夜行樂。間或日間他們偶然高興。或遇着司進朝來。便做那柳[104]穿魚的解數。富新但同雪梅雨棠交媾。弄得他二人爽心的時候。便以空氏同二妾的事相懇。要他踐前日之言。他[105]二人要富新盡力。也極力應承。許他緩緩圖謀。造次不得。且說那司進朝這人。也是無美不愛。眞算得個色精。他家中雖算上了富新。過幾日定去看看崔命兒。賞鑒他的妙牝。命兒見富新許久不到他庵內。心中時刻想念。偶然同司進朝說話之間。問他一向可曾看見富新。司進朝不好說在他家做了男妾。但道。我約他在我家同讀書呢。命兒甚喜。托他下次來時約他同來走走。或叫他自來

亦可。再三諄囑。司進朝應諾回●家。向富新說命兒十分記念。約他去走走。他也不答。後來司進朝要去看命兒。約他同往。他因戀着雨棠雪梅。日裡要做一番生活。決不肯往。頭一個。負心於命兒。司進朝怎好拉了他去。屢次如此。只得將約他不肯來的話復了命兒。命兒暗恨道。這樣一個少年。原來如此負心短倖。我初會你。就不惜厚贈。今日約你一會。都不肯來。這等無情無義的人。會他也無益。遂把他撇於腦後。再說雪梅一日有事上去。空氏叫他到跟前。問道。你●們兩個。相公爲甚麼叫了出去。況且相公又不常在外邊過夜。是甚麼緣故。雪梅只是笑。空氏再三追問。他纔把富新的話細細告知。空氏道。這人怎樣個美法。你相公就肯把你兩個換他。雪梅屢受富新之托。借這意兒慫慂道。若說模樣。果然是少有的。不要說男人。若女人中趕得上他的還少呢。此時相公不在家。奶奶何不去張張。空氏聽說得高興起來。就同着雪梅往外走。剛到院

子裡。迎頭遇見龐氏。問道。奶奶往那裡去。空氏又不好回來。又不好告訴他。笑說道。你也同去看看。到了外邊。一個人也沒有。悄悄走到窗下。往裡面一張。見那富新之美。心中私愛是不消說。又渾身赤露。如一塊無瑕白玉。竟像放光的一般。他把個雨棠按在一張椅子上伏着。挺着六寸長多的一個大物。隔山取火。狠力着亂搗。搗得那雨棠受用得像臨死掙命的樣子。喉中格格有聲。四肢亂抽亂扭。[108]空氏龐氏看到這種光景。頭髮根一麻。遍體酥軟。幾乎癱在地下。見他兩人事完。富新拔出陽具。仍然堅舉。粗而且長。空氏龐氏益發酥了。心中雖戀戀不捨。又怕他出來看見。只得扶着了雪梅。一步步掙了上去。空氏到了房中。悄悄向雪梅說。叫他做媒。匣中取出個鴛鴦玉墜。床裡拿出一隻鳳頭繡鞋。用一條大紅縐紬汗巾包了。汗巾頭上還有一副金三事。一個同心盒。送與他做表記。又叮嚀了幾句話。若遇相公夜間出門不在家。千萬

約他進來一會。雪梅接了藏好。纔走到院子裡。龐氏點手叫他到房中。手上擄下一對比目魚的金戒指。身上脫下一件喜相逢小紗衫。再三央及他轉贈。約他遇巧進來。雪梅也袖着。到了書房。向富新道。我纔上去。兩個妙人兒托我帶了幾件東西來送你。看你怎麼謝我。遂將幾種寶貝取出。富新一見。喜到百分。笑道。好姐姐。這是誰送我的。雪梅道。好自在性兒。輕容易就告訴你。富新道。你不過是刁難我索謝。等我來奉敬。遂將他抱到床上。脫了衣褲。奮力謝了一謝。伏在肚子上。又問道。這端的是誰給我的。雪梅道。我纔不在這裡。你同棠姐幾乎把椅子都搖散了。這只[illegible]算得補我的數。謝禮我還不曾領情呢。富新笑道。罷了。說不得了。我再奉申謝敬。又竭力弄了一陣。雪梅纔告訴他如何空氏問話。如何誘來張。恰遇龐氏一齊同來。怎樣張見他兩人幹事。回去叫送了這東西來。改日有空相約。把個富新喜得心窩亂癢。抱住他親了十

來個嘴。纔要下來。雪梅一把摟住。道。你不謝謝媒就想跑。富新道。該謝。該謝。正要抽動。雨棠將富新抱住。道。要謝先謝我。他若不見我們在這裡演武。還未必就動心呢。我的功有七分。你只有三分。如何僭得我的先。雪梅道。積陰騭的姐姐。你讓我這一會兒。我只略領領他的謝意。酒醉後來客。後邊有多少都讓你就是了。雨棠笑着放了手。富新又抽了一會。雨棠見雪梅像是丟了。就把富新生拉了下來。二人高興了多時。各整衣服起來。雪梅又說。主母同龐姨再三囑咐。東西要收好。若被主人看見。大家都有不妙。富新道。此處如何藏得。我送到家中收了再來。忙忙的回去收好。他母親要問他話。只匆匆答了兩句就跑來了。過了幾日。司進朝人家請去吃戲酒。有一夜不回。空氏得了這個空兒。叫雪梅約進富新來。以完心願。掌燈時。富新雪梅進來。到了房中。見空氏獨對銀釭。手托香腮坐着。忙近前一揖。空氏雖約了他來。但他一個少年

嫩婦。忽一個驀生的男子走到身邊。而且還要做那件事。由不得滿面嬌羞。側身還了一福。⑪低頭不語。富新上前攙着他的嫩手。到燈前細看。第二。負心於司進朝。燈下看佳人。越覺美貌。情興勃勃。一把摟過脖子。就要接唇。空氏微微含笑。把臉略扭。富新越覺魂消。只見他。

一段嬌羞。百般騷浪。一段嬌羞。兩頰微紅。雖是含羞而却帶喜色。話刻毒。百般騷浪。雙眼斜窺。雖作嬌態而實是勾魂。說透淫婦人心髓。面上似笑而非笑寫生。口中欲言而不言。粉頸微扭幾回。硃唇略抿數次。知是他春心發動。難禁我淫興攻來。

他二人也無可扳談。相攙上床。富新替他寬衣解帶。他惟閉目佯羞。脫光了。富新在燈光之下將他渾身細細一看。宛如一團瑞雪。由不得遍體酥麻。怎見得他的妙處。有個七字令贊他道。

妙。好。女喬。馬蚤。柳眉彎。櫻桃⑪小。眼波淫淫。

腰肢嬝嬝。尖尖玉指柔。窄窄金蓮小。[112] 酥胸嫩乳團團。玉骨冰肌皎皎。動人情處不能誇。紅溝微綻眞奇寶。

這贊他不盡。還有幾句道。

眼兒餳。[113] 唇兒笑。髮兒烏。容兒俏。乳兒僅僅一捏。腰兒剛剛一抱。腿兒白白光光。脚兒尖尖蹺蹺。腹兒軟軟如綿。臍兒小小一竅。看到胯下那一件。肥又肥。緊又緊。紅又紅。紫又紫。滑又滑。香又香的美物。眞個是盡皆佳妙。

富新看得興致倍濃。一下搗了進去。不歇氣盤桓了有半個更次。空氏乍經大敵。嬌聲嚦嚦。嫩體搖搖。富新如在仙界中快活。越加憐愛。歇了片時。又見那空氏口中微有聲息。腰肢咯咯款扭。富新愈覺興豪。越加

用力。不多時。只見他渾身打了個寒[114]噤。用[115]手摟過富新脖子。度過舌尖來。富新知他樂極了。含咂了一會。空氏就將他緊緊的摟了兩摟。臂兒向上湊了幾湊。富新知他興尚未足。又大肆馳驅。盡力衝突。猛聽得空氏叫了一聲。哎呀。罷了我了。癱於枕蓆之上。富新見他這樣子。也不覺渾身一麻。一洩如注。伏了片刻。互相把舌尖咂了咂。下來相摟相抱。同臥了一會。他處贊美婦人只數句而已。此一段贊空氏。娓娓不休者何故。見得有此等美婦。司進朝猶不知足。而尚漁男色。致妻妾爲人所淫。亦自取之耳。這日。龐氏也知司進朝不回家。再三托雪梅邀富新赴約。富新同空氏弄了這場。心中記掛着龐氏。假說的司進朝回來要出去。空氏也心滿意足。體乏要睡。就放他起去。再三囑定後期。富新穿衣出來。又同雪梅悄悄到龐氏房中。第三。負心於空氏。他早已睡下。富新上床。掀開被摸他。尚穿着衫褲。替他卸下。自己也脫了。就弄將起來。龐氏的姿容雖不及空氏。而被底風流過之。也謅了幾句。說他二人這番光景。

龐氏腹上馱着個美男子。一杵中撐。兩膝跪榻。忙忙的橫春豎搗。富新身上壓着個俊嬌娃。兩片分開。雙足高蹺。急急的上送下迎。兩張嘴正正相親。四隻臂緊緊互摟。富新道。俏心肝。我愛他(你)百種風流。你的俏心兒。切莫要又向着別人去使。龐氏道。小寶貝。我同你千般恩愛。你的寶貝物。(千)萬不宜另做負心的奴。上一個笑吟吟。思春破了他內中嫩皮。方纔意足。下一個喜孜孜。欲挃斷了他腰中硬棍。始覺興闌。

兩人直到⑩四鼓。方纔別去。富新見龐氏與他同歲。枕蓆上別有一種風情。更覺嘉喜。此後但是有空便來同他兩個應酬一番。久之。犟氏同風柳月桂也知道了。如何放得過。那一夜。司進朝有一個父執雪給事七十整壽。他送了禮去赴戲筵。富新同空氏弄了一度出來。就到龐氏處。兩人正在如此云云。犟氏打聽得知。走將進來。一手掀開帳子見了。

說道。好好。相公不在家。你們做的好事。我要不叫破了。後來連我也拉在渾水裡頭沒。(麼)富新驚得連忙拔出爬起。龐氏笑道。好姐姐。你不要假撇清了。也來大家樂樂罷。鞏氏道。儂是弗稀罕事個。渠弗要拖人下水。龐氏知他口硬心軟。向富新使了個眼色。道。你就不求求姐姐。他肯依麼。富新忙下床。赤條條跪在地下。鞏氏見他渾身雪白。如月宮玉兔一般。腰間橫着一根玉杵。此玉大約紫玉的。一跳一跳。由不得都渾身軟了。笑道。要不看你的面。儂這一吆喝起來。大家子弗成。富新見他口鬆。起來一把抱住。放在床上。就去扯褲。鞏氏道。儂弗聲張罷了。你(107)倒敢做格樣事。嘴裡說着。任憑他脫下了。就弄起來。上身衣服也被龐氏替他脫光。富新便將他弄了一陣。猛擡頭。見風柳月桂站在床前。鞏氏是同他兩人約了來的。說道。儂罷哉。你同渠兩個耍子一歇。做個大家歡樂。富新見他兩個模樣也還不俗。就下床拉他二人按在(108)春凳上。每人都

見了見。此後空氏同他六個人都做了一路。只有司進朝尚在鼓裡。一絲毫不知。還時常送柴米送盤纏與他老母。也混了年餘。忽一日。廣東有家人到來報喪。說老主在任病故。夫人差來接小主去搬靈。闔家大哭了幾場。一門掛孝。司進朝要去搬父柩。接母親。遂將家務事內托空氏。外托富新。又吩咐家人。小心聽服富新使令。如同我一般。不然回時重責。又囑雨棠雪梅好生陪伴他。纔起身去了。這時家中去了個大貓。該這些老鼠出來成精了。富新同這幾個婦人公然明弄到夜。夜睡到明的大樂。竟像親夫妻一般。毫無忌憚起來。那空氏也恐家人有口聲。將家資任富新揮霍。富新拿出那田完買齊的手段來。把不心疼的錢。家中男婦大小都沾厚惠。又拿出柳盜蹠的本事來。暗盜了這許多銀子回去。他這幾個男婦都弄昏了。也不想一想。這項銀子將來司進朝回來。作何開銷。富新也竟把司進朝的家私。當是自己的。任意施爲。毫

不顧惜。這衆家人又得了重賄。心中不勝感激。背地念他一個權印的主人。比正經主人如此的厚恩。有幾個老人家賄雖受了。却心中不忿。道。我主人好容易掙來的家私。却被他如此撒漫。因一個是主人。一個是主人的盟弟。且又是極相契厚。況主人臨行之時。又切切吩咐要着實小心。故此不敢多言。他們也樂了有幾個月。司進朝回來了。將父親棺木寄在聚寶門外普德寺中。同母親到家。親友來弔唁者絡繹不絕。也無暇同富新相敍。富新同衆婦人熱鬧了幾個月。今日[119]一旦分開。那雪梅雨棠因老主母來家。自然要上去。只他獨自一個孤孤悽悽在書房中。還想司進朝來同做他那背後的生活。別的婦人不敢望了。得這兩名美婢來幹幹前面的事務。以消岑寂。不想過了幾日。司進朝事體稍暇。那兩個老人家將家中之事細細稟明主人。司進朝悔之[120]無及。去查點家資。少了三千餘金。問空氏。他無言可應答。只說家中盤費

了。問作何項。使用許多。但睜目張嘴。頭低面赤。不能復答一語。司進朝同他大鬧了一場。他母親來問何故。司進朝又不好詳說。只說媳婦在家。把銀子不知花往何處去了。那金氏夫人把媳婦也就數說。責備許多不是。司進朝又叫那老人家出來辭那富新。道。家中老主沒了。小主要守制。也無暇讀書。富相公請回罷。我家相公要親自說。因無顏來相見。（反說得妙。）有那感激家人前來戲（獻）勤討好。將主人上邊鬧吵早即告訴他了。他還癡心以爲司進朝或再不能忘情於他後庭。還想爲入幕之賓。今見家人來辭。知站立不住了。也有些心慚面愧。只得歸家。這却是古語道。

分開了連理枝。　拆散了鴛鴦伴。

司進朝將他父親安葬後。見這幾個婦人如眼中釘一般。由不得生氣。空氏係正室。不便驅逐。把兩妾四婢都叫媒人賣了。他待這空氏總無

一毫善色。無一句好言。指東瓜罵葫蘆。指和尚罵禿驢。無一日不詬●帶他幾句。空氏忍氣吞聲。可還敢說一字。料道情人●今生不能見面。常要領教丈夫的幾句臭罵。終日鬱悶。不久氣結而亡。那富新盜了司進朝之物。約有三千餘金。聞得他家賣妾賣婢。他愛龐氏風騷。雨棠雪梅是他久契。自己不敢出名。托人轉買來家。做了一妻二妾。第四。負心於鞏氏風柳月桂。却得了自在受用。叫做個。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爲。

久而久之。他們這些事轟揚得人人知道。雖怪司進朝好色所致。但這富新受他多少恩惠。他雖辱身。係他情願。並非司進朝強拿硬做。且酬之以二婢。也就罷了。決不該淫他的妻妾。盜他的家產。可謂負心之至。知者無不痛恨。司進朝父親有一個老友。做過一任給事。告老在家。他姓雪名芳。是個極義憤的人。專好替人雪忿報仇。他也知道這事。新文

宗是他的會場同年。他相會時。將富新的事一一說知。文宗訪了他一個劣行。將衣巾褫革。重責十板逐出。惜哉此股。此文宗大殺風景。富新無顏在家。拿了數百金到北京。做了個黑豆跳。又名飛過海。又叫活切頭。冒名頂替。叫做傅誼。得了陝西西安府富平縣典史。回家買了一房(123)家人。同了母親妻妾。雇了馱轎騾子去上任。剛過了潼關。不想遇着十來個流賊。縱馬蜂擁而來。他母親家人騾夫不必說。喪於刀下。擄了三個婦人。又要殺富新。內中一個賊酷好喜男風。混名叫做毛坑蛆。忙止住道。兄弟不要動手。那三個老婆給你們。這個小子留給我罷。那賊便收住了刀。有三個賊便將三個婦人抱上馬。同騎着揚鞭如飛而去。這些賊的規矩。十個人一架帳房。有一個小旗管領。那六個賊把馱轎棄了。拿騾子馱上了東西。翻(124)上馬。趕着頭口。放開了轡頭。飛馬撵去。只剩毛坑蛆押着那富新公同回營。多時方到。進了帳房。富新舉目看時。三個婦人已脫

得精光。九個賊也渾身赤露。輪流了大弄。龐氏雨棠雪梅受用得嘻嘻哈哈。哼哼唧唧。全無一點悲苦之色。有幾句說這夥賊同這三個婦人。道。

這賊人身逢少女。猶如餓虎呑羊。那淫婦心愛壯賊。好似渴龍得水。貪淫婦性情騷浪。本自愛耍貪歡。好色賊手段高強。眞是能征慣戰。羅的羅。耀的耀。沒一個肯將服輸。(輸)往的往。來的來。都一般辛勤出力。雖然小典史曾爲魚水之歡。怎似大強盜善作衝鋒之戰。

這毛坑蛆見他們高興。笑道。你們好快活。老子也該受用了。拉過富新。按在鋪上。扯下褲子。露出光臀。雪白如玉。嘖嘖贊道。老子做了這幾年的賊。也沒有肏過這樣好屁股。今日好造化。一面誇着。也不着一點唾沫。挺着鐵硬的大屌子。往糞門裡就頂。狠命的二三下。搗個盡根。富新

雖被司進朝破過。一則他陽物不大。二則有許多愛惜之心。不但用上若許津唾。而且輕輕款款的弄。怎當這賊拿出強盜的力量。且又蠻舂混搗。如何受得。疼得屁股亂扭。毛坑蛆道。我的兒。不要動。你好好兒的。我給你牛肉燒刀子吃罷。明日還給你馬騎。要不依我。我就是一刀。一面說着。大肆衝突。富新雖覺難禁。心裡尚思逃命。恐他行凶。只得咬牙死忍。搗了好一會。方纔事畢。那賊不住道。快活。快活。老子樂殺了。纔拔出來。富新再看那三個婦人。還同衆賊頑笑着弄呢。心中恨着道。婦人水性楊花。一至於此。我爲了他們。做了這些負心的事。今日落在這羅網中。他們各圖歡樂。連一毫顧惜我的心腸都沒有。這却難怪。三婦如何顧惜法。我何苦(做)這壞人。心下也深自懊悔。但已無及。諺云。不到黃河心不死。人不到盡頭。尚不知悔。有個劈破玉道。

問君家。你緣何不到富平任。原來是天做對。不作(佑)你這

負心人。把合家全結果在這賊一陣。妻妾爲賊嬲。尊臀被這

賊途。這是你負心的下場頭。也勸世人。還是要好心纔把穩。

又有多時。衆人方纔完事。衆賊自有乾兒義子替他們煮飯燒肉。熱酒早已齊備。那九個賊擁着三個婦人。拿了一大盤牛肉。一餅(瓶)燒酒吃着頑耍。叫那毛坑蛆道。哥。你也大家來頑頑。毛坑蛆道。你頑你們的。我同我這兒子在一搭裡坐。也拿了些酒肉放在面前。把富新抱在懷中。看了看。心愛得了不得。親了個嘴。把酒喝了一鍾。遞在富新嘴上。道。乖兒。你也吃一口。富新那裡吃得下。推辭不飲。他大笑道。老子方纔弄得你不快活麼。你不吃。我自然久了的。你吃些。大家助助興。晚上我包你有半夜受用。富新先已被他弄得難受。聽見這話。知道晚上要受他的大創。不如醉個半死。捨了身子。憑他去罷。再看三個婦人。歡歡喜喜。同着衆人大飲。那雨棠雪梅又暢(唱)個曲兒侑酒。喜得衆賊笑着不

住連聲贊美。這個抱住親個嘴。那個伸手到胸前摸摸奶頭。他三人毫不羞拒。富新心中又氣又恨。那毛坑蛆自己喝了幾鍾。又向富新道。乖兒。你看你的老婆倒那樣老練。你反這樣嫩氣。強叫他吃。富新也一氣喝了。那毛坑蛆大喜道。好乖寶貝。再一鍾。富新也吃了。毛坑蛆喝了一會。將富新的褲子褪下。不住撫摩他的嫩股。摩興翹然。把富新推起。頂入糞門。按他坐穩。抱在懷中。一遞一口吃着幹。衆賊看着笑道。哥在那裡又弄起來了。難道我們的本事不如他麽。向三個婦人道。你們快些吃碗飯。我們也動手。他三人道。飯我們是(125)不吃了。下語未曾說出。暗含着我們也弄罷。衆賊笑道。說的有理。吃飯甚麼要緊。我們趁興動手。忙搬去盤碗。大家一齊脫光。他衆人好弄。這一弄。足弄到刁斗三敲。方纔歇息。一連數日。衆賊也不論晝夜。遇興即弄。富新也被弄熟滑了。雖不覺得吃苦。但自己受用慣了。那裡禁得〔這〕等狼藉。滿心想得空

逃了。一日。衆賊糧食完了。要出去打糧。因吩咐富新道。你看着帳房。這三個婦人雖是你的老婆。如今是我們的人了。我們不在這裡。你若瞞着同他們偷弄了。我們回來試驗出來。那就顧不得大哥惱。我們就一刀搧了你。毛坑蛆道。我的這個寶貝。比女人還嬌嫩害羞呢。他肯幹這樣的事。因摟着富新親個嘴。道。我去了就來。你不要□我。大家騎馬而去。他們的乾兒養子都收拾口袋。翻上劖馬。跟着去了。富新見左右無人。問三婦道。我爲你們。今日到了這樣下場頭。你們一點（都不）顧惜我。成日歡笑快樂。我當日同你們何等恩情。一旦付於流水。你們就負心到這樣地步。良心也過得去麼。那三婦人一齊放下臉來。道。當日好好的在家罷了。誰叫你想做什麼官。帶累我們到這受罪。我們不抱怨你就罷了。你倒來抱怨我們。你看着我們這樣頑笑。不過是假道哄他們。還不知我們心裡怎樣苦呢。像吃了幾斗黃連水一般。富新道。這

話難說。我見你們一頭拿來時。就一點愁苦也沒有。後來弄的那個樣子。你們自己也不覺得好不肉麻難看。富平縣寶村。一日土賊竊發。有一家夫婦二人。躲避不及。其夫鑽草垜內。妻爲三四賊所獲。按住姦淫。其妻哭喊叫罵。賊亦不顧。弄畢而去。賊平後。其夫欲休此妻。妻曰。我被賊強姦。非我之罪。其夫道。姦我不怪。我在草內看得明白。弄時你那屁股不住往上就。甚實難看。其情可惡。其妻無辭而被出。三婦道。我們各人的苦。各自知道。他(你)不聽見他們動不動就要殺。螻蟻尚且貪生。好死不如惡活。只得哄着他們。混一日是一日罷了。富新道。趁他們今日不在。我同你們逃了去罷。那三婦一來怕死。二來心裡那肯捨得去。說道。這樣大的營盤。我們鞋弓襪小。那裡有本事走得出去。與其被他們攆上殺了。擱得現天現地的。不如死在這裡罷。我們看那個人待你的情也不薄。比衆人待我們還厚呢。他方纔臨去還捨〔不〕得你。我們勸你將就住着罷。我們雖不是你的人了。到底是一塊土上來的。在一處也還親熱些。富新聽了這話。氣忿塡胸。話都說不出來。又恐躭誤了工夫。在那賊的囊中尋了些銀子。帶在身邊。拽開脚步而走。走

了數里。見到處都是賊營。不知打那裡出去。只得亂撞。正走着。㉖只聽得後面喊叫。你是那營逃的人。不要走。富新當是那賊趕了來。知道性命難保。吃了一大驚便走不動。回頭看時。另是一個人。膽略壯了些。那人追到面前。喝道。你想逃往那裡去。富新頗有急智。他在賊帳中住了幾日。知道他們的營頭。答道。我不是逃走。我是右營左隊裡的人。我主兒叫我去打草。那人將他一看。富新本生得標致。又被一嚇。臉上通紅如兩朵桃花。那賊大喜道。我不信這話。你這樣個美人兒。肯捨得叫你去打草。又沒有馬匹鐮刀。明明說謊。我不管你是走不是走。且隨我回去。解下馬韁繩拴了。帶回帳房裡來。富新一看。也有八九個人在那裡豁拳吃酒。這個賊說道。行動有三分財氣。今日鬼使神差。我坐不住。出去走走。不想得了這個妙人兒來。衆賊一看。大喜道。造化。造化。大哥且吃一鍾賀賀喜。你就先上。我們托哥的洪福。大家嘗嘗美味。那賊笑道

（着）一手拉着富新。坐在地下。一面吃着酒。一面看富新的龐兒。贊道。任你好婦人女子。有我這妙人兒標致麼。我耐不得了。且幹了再吃罷。就把富新按倒。剝光了。抱着屁股。弄將起來。富新此時見這十個惡漢子。知道此身斷不能活。嘆了一口氣。想道。我當日負了司兒。到今不但負了老母。且自身受報若此。一口氣往上一攻。遂昏昏迷迷。竟不知覺。過許久。漸漸醒轉。糞門中脹疼得要死。似裂了一般。一個賊還在背上搗呢。多時事完了。他如死人一般。身子動也動不得。伸手摸摸糞門。陽精津津流出。髒頭帶出數寸。心動悲慟。嗚嗚啼哭。一個賊怒罵道。老子們這樣心疼你。你哭甚麼。惱了性子。斫做三四段。富新不敢做聲。咬牙死忍。心中又悔道。前日那個賊雖然凶狠。還稍有情愛。這夥賊更惡。早知走不脫。又不如聽那三個淫婦的話。且住着罷了。昏一會。醒一會。到了次早。尚爬不起來。到了早飯時。只聽得外邊大喊道。我的孩子你們

怎麼窩藏在這裡。快還我便罷。不然老子就去回將主。富新聽得是那毛賊的聲音。一驚。魂已冒出。你道這個賊如何尋了來的。他們昨晚打糧回來。遠遠見那三個婦人在帳房門外正盼他們呢。一見了衆人。笑容可掬。道。你們怎就去了這一日。叫我們眼都望穿了。那衆賊忙跳下馬。上前摟住。這一個親嘴。那一個搵腮。親熱了一會。然後說道。因去的遠。來遲來。(了)我們也記着你們呢。遂兩三個擁着一個。這個摟摟。那個捏捏。一個就伸手去摸摸下身。好生親愛。衆賊進了帳房。那毛坑蛆不見富新。忙問道。我的那孩子往那裡去了。三個婦人道。他要約我們逃走。我們捨不得衆人。他自己去了。(三婦以前處沒奈何之地。還算不得負心。此數語乃負心之至。)那九個賊同抱住他三個。道。好多情多義的心肝。不枉我們用力服事你。因譏誚毛坑蛆道。哥正同我們大家頑頑罷了。愛上了那小子的糞坑。今日人在那裡。還是我們這妙人兒知趣。毛坑蛆大怒。道。我這幾日爲你(他)把

力氣都費盡了。他一點情也沒有。我去攆上殺了他。纔出得這口惡氣。見天晚了。只得忿忿的歇息。次日黎明。就騎馬四處去問。有看見的說道。昨日一個標致小廝被某營某人拴了去了。他故此尋了來。那夥賊見本主兒來找着了。沒得說。便道。昨日我去巡哨。知他是逃走的人。帶了回來。等人來認。毛坑蛆道。既如此說。叫他來隨我去。衆人見富新動不得。假說道。他得了病。睡倒了。起不來呢。那賊走進帳房。見富新伏着睡在鋪上。一絲兩氣的。他大怒。把被一掀。見他精光的爬着。臟頭長拖。心中起火。罵道。你這沒良心的奴才。這一句罵得當。原來尋這樣快樂地方來了。氣忿不過。右手拔出尖刀。左手攥住臟頭。向糞門裡一剜。富新大叫一聲。早已了帳。毛坑蛆把他腸子扯出數尺。忿忿的向衆人道。讓你們受用。揩了揩手。揷上刀。出帳上馬而去。富新因這糞門做了多少負心的事。今日受了這番惡報。衆人將他屍骸拖出。抛於荒草之中。不在話下。

那毛坑蛆回到帳房。向衆人說了一遍。都哈哈大笑。那三個婦人毫不動念。也嘻嘻的笑。忍心哉。後之受報者。因此二語耳。少刻。衆賊同三婦頑耍。毛坑蛆沒了對子。也挨了過去。衆賊道。我們幾個人分了三個。你一個人獨得〈子〉了一個。你占了多少便宜。此時你的情人就沒了。又想來攙我們的分兒。自己也過不去。倒是三個婦人說道。你一個帳房的好弟兄。大家頑頑罷了。那裡〔算〕得這些。就添他一個。我們也沒有吃什麼虧。衆賊道。我們九個配你們三個正是數。添了他來。那一個肯讓。決必不依。毛坑蛆心中懷恨。本要殺了三個婦人。大家樂不成。見三婦有心到他。衆人不依。不關他們事。不忍下手。一肚醋氣。想了個主意。第二日。悄悄到小賊頭報知。說他帳房中有三個美女。且會彈唱。那賊頭聽說。忙親來一看。見了心愛得了不得。遂叫跟到他營中去。衆賊見是管主要。不敢違拗。心中雖十分捨不得。也無法奈何。又見這三個婦人雖然肯去。一

步一回頭的望他們。越發難抛難捨。直等看不見了。纔回帳房坐下。大家不住嘆氣。這賊頭把三個婦人帶到帳房。也不等天晚。便輪流大弄。這賊頭就是當日水氏的奸夫勝叫驢李四。他因間徒逃脫。投了流賊。李自成見他力壯身強。放了他一個小頭目。管五十名賊。他的陽物雄壯。精力又雄壯。這三個婦人更自遂心。過了兩日。不想被別的賊頭知道了。要來分惠一個。李四如何捨得。那個賊頭見他獨享俱(其)樂。動了醋心。就到處倡揚李頭目帳裡有三個美人。三三兩兩。互相傳說。風聲傳到李自成耳中。傳出令來。叫這三個婦人去看。李四可敢不遵。即時親自送去。李自成一見大喜。間了許多話。知他兩個會彈唱。吩咐每人唱了一個。更加歡樂。叫他傍邊唱着侑酒。點上燈。同他三人一齊上床。李自成三人中更愛雨棠。就同他弄起。毫無涯際。李自成的陽物本來渺小。這三個婦人連日又弄得其大無比。李自成甚不洽意。拔出。向

龎氏雪梅試試。亦復如是。興致索然。叫他三人下去。各自睡了。這三個婦人每日雖吃着美酒羊羔。那比小賊帳中牛肉燒刀固美。但那下邊竅中竟學教門過年。如何過得。李自成醉臥帳中。衆婦女都睡熟了。他三人不約而同。一齊起來。悄悄而走出。到一個看內營的帳房中去行樂。那些賊正坐着支更。見他這樣標致的婦人。那裡還顧得死活。此時連大王都不怕了。便一齊混弄起來。你爭我奪。雖是悄悄說話。未免有聲息外聞。不想被巡夜的頭目走來聽見。側耳一聽。聽得幾個悄說道。這是大王爺的美人。又不是你三個得來的。也讓我們大家嘗嘗。你怎麽只管獨享起來了。也不見答應。喘吁吁的弄得陰中一片聲響。又聽得婦人哼哼唧唧的淫腔。大驚道。好大膽。瞞着大王做這樣的事。我若不拿。定然貽累到我。遂同巡兵打開帳房。喝道。大膽的奴才。你們可做得好事。先那三人抽弄着。別人拉也拉不下來。被他這一嚇。竟一交翻

在地下。那頭目喝叫衆將（賊）都精光的綁了。等到天明。稟了李自成。李自成大怒。命將衆賊都〔拿〕出去剝了皮。親問三婦道。你們好大膽。怎敢在我跟前作此勾當。三婦哀稟道。小婦人怎敢如此。我三人原是個官兒的一妻二妾。被營中搶了來。我丈夫生得比我們還嬌美。有一個留着他做小官。那九個人留了我三個。將如何姦淫。如何去打糧。富新如何要同他們逃走。恐走不脫不肯去。丈夫如何忿恨去了。後來怎樣把實話告訴那人。那人氣忿。次日尋找着。把我丈夫殺了。昨夜我們正睡着。夢見我丈夫走了來。與在生時一樣。叫我們道。大王叫你們快去。我們便昏昏沈沈跟着走去。竟不知道。後來被人弄着。纔省（醒）了過來。不知如何到那裡去的。這明是我丈夫來報仇了。求大王爺憐察。李自成聽了這些話。說得富新如此標致。怒道。有這樣妙物不來上獻。竟公然私自留着。且又殺害。可惡至此。傳了李四來。吩咐道。你到前

日這三個婦人那帳房中。查出收留殺害富新之人。即刻暫(斬)首。那毛坑蛆享用了幾日屁股。換去了一件吃飯的傢伙。大折其本。也是凶淫之報。李自成向三婦道。你夫妻四人被拿了來。你們得了樂處。就負了丈夫。今日在我這裡。又公然私出偷淫。本該碎屍萬段。據你們說。是你丈夫魂魄誘了出去。他來報寃的。這還情有可原。饒你們一個全屍。叫你們快活死罷。吩咐取三條板凳來。將三婦剝得精光。仰綁在凳上。屁股出在凳外。將兩腿彎用繩綑住。使牝戶大張。叫擡出營門外。傳令命守內營衆兵。輪流轉弄。以死爲度。那些賊得了這個美令。他畜生一般的人。知道什麼羞恥。大家挺起陽物。紛紛攘攘上前去弄。這個弄完了。那個就接上。起初這三個婦人還不覺得。後來漸漸腹脹如斗。受不得了。哀號之聲震耳。那些賊只是亂搗亂攮。又過一會。已經死了。衆賊愛他標致。還弄個不歇。直至小腹脹裂了。臭不可聞。方纔罷手。繳了令。

命拋了出去。恰好撂在富新一處。他四人生雖析離。死後得在一處。眞個可謂不是寃家不聚頭了。富新已受了負心之報。這三婦又受了負富新之報。可見負心人不可做的。舉一推百。不但於此。即世間大小事。皆負心不得也。冥中負報最重。世人可不[107]愼歟。世上惟負心人最多。故此諄切以言之也。李自成見三個婦人死了。怒氣稍息。想了一會。忽命傳牛金星進帳。說道。方纔那三個婦人說他丈夫是個官兒。我營中的人既拿了明朝的官來。爲何不解上來見我。竟大膽公然留着弄屁股。這等可惡。我如今正要收買人心。今殺了他一個不打緊。別的官兒聽見到了我們這裡要臊。臊了還要殺。誰還肯來投降。牛金星道。這人是個小官兒。還不妨事。若是大官。便不可了。李自成道。軍師差矣。古人說。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大小總是一理。小官兒臊得。大官兒也就臊得了。這個名可是傳得出去的。牛金星道。大王只管放心。就是明朝的大官。既背主來降。忠義全無。良

心喪盡。他也就不怕臊了。大約像臣們要臊他。他或者還有些難意。若是大王爺之玉卵行幸。恐他們還求之不得呢。李自成大笑道。這是軍師過於奉承。孤家之德。或者還未必使衆人仰慕至此。牛金星道。臣非無據之言。敢欺誑大王。那太監杜勳。他也是個督師太監。八輿黃蓋。衣蟒腰玉。職分也不算卑了。齒過四旬。年紀也不爲幼了。只因他沒有鬍子。還裝嬌作媚。前日。同了十數個少年文武官兒。都是新來投降的。到臣帳中。說大王寶帳之內。美女固然衆多。恐無妖好姣童以薦枕蓆。他們情願以粗臀上獻。稍表歸順之誠。臣不識大王尊意若何。可愛這後庭之地否。故不敢上啓。以此言之。就臊臊也不妨。李自成喜道。他們來降。我還恐他們是不得已。尚怕他們不忘故主。心懷二念。既肯怎(這)樣效忠於我。都該重膺封賞。你速去傳諭他們。孤家一人之雨露不能溥及。他衆人之情孤已心領。還叫他們傳揚開去。孤家極好此道的。倘

或明朝的那些將相不怕臊的聞風而來。那時。孤家也說不得破些精力對付他們。萬一不能遍及。少不得叫你們來替我代勞。牛金星忙跪下叩首。道。臣預謝大王隆恩。李自成哈哈大笑。後來。各處的少年文武稍有姿色的。都歸之如市。久之。連那白髮蒼髯的大臣都來歸附。希圖一時之恩。便可長保富貴。南風之熾若此。亦千古來未有之異事也。那暗(時)有人笑道。

餘桃一啖羞千古。　斷袖相歡辱史書。

堪嘆明朝諸將相。　賊庭□欲泣前魚。

又有一作。道牛金星雖是個賊的軍師。竟有那知人之哲。能識那時文武的心腹。道他們。

□身既降寇。　何辭股獻之。

只貪一時寵。　那惜萬年嗤。

還有四〔句打〕油嘆那時的臣宰。道。

何以後庭寵。　全忘故主恩。
南風緣大競。　笑罵復奚論。

閒話且住。再說司進朝因這一番。此後大改前非。再不貪色。服滿之後。又續絃娶了個妻子咸氏。乃鍾生舅母之女。咸平之姊。十分賢淑。後來生兒欲〔育〕女。一家歡樂團圓到老。他父親司導所遺的官囊有二萬之外。儘夠他一生受用了。按下不題。且接前傳。崔命兒自從學會這採戰之術。行了多年。也葬送了無限貪淫的惡少在此牝戶之中。到此時。年已四旬之外。相貌還是二十來歲光景。較少時更加艷麗。他把男人的此道見過無數。因那鐵化同竹思寬來訪他。鐵化連火氏都敵不住。可還禁得他採鎖。不到一盞茶時。早已完了兩度。自覺抱愧。因力薦竹思寬的本錢雄壯。命兒是無不領納的。也同他試了試。誰知他的這陰

戶會了採戰。竟能開能合。竹思寬如驢之具。竟容之有餘也。被他採了兩次。命兒也不過見他大而已矣。亦別無他趣。因道。我閱過多人。此物之大。要算你第一了。但不知世間可有會採戰的男人。同他試試。想定別有妙處。竹思寬道。鐵大爺的令妹夫童百萬。是有名會[illegible]採戰的。何不會他一會。就把他如何會吸酒詳細告知。命兒聽了。喜不自勝。他就想遇採戰的人。要得他久蓄的精髓。今日忽聽見童百萬的陽物會吸酒。他想道。一定是會採戰的了。我何不會他一會。怎麼弄得他來。又想道。不如我去就他爲妙。設或把他採洩了。就有性命之憂。在他家中。還可爲辭。若在庵裡來。倘有長短。那就不妙了。（滿心想害人。反害了自己。從古來不可勝數。又不獨命兒此事爲然。）想定主意。叫了兩乘轎子。帶了妙炎往童家來。那童自大正在上房同他那些妻妾談笑戲耍。外邊說進來道。有個慈悲庵的兩個姑子來會老爺。他近來肯行好事。聽說。只道是來化緣。就出來迎着。見前面這個姑子。

穿一身華麗僧衣。青旋旋一個光頭。配着雪白嬌嫩的俏容。只像有二十來歲。後面跟着的那個。也生得俊俏。却有三十多歲了。忙讓到書房坐下。吃罷茶。童自大道。師傅到寒舍來。有甚麼見教。那姑子微微的一笑。却不答應。童自大見他這個騷態。心中甚愛。不轉睛的望着他問道。[129]師傅。你笑的甚麼。有話只管說。不論你化甚麼。我都肯。那姑子道。檀越迴避了衆人。童自大吩咐衆人都出去。命兒笑道。我不是來化東西。我聞得檀越能[130]採戰。可是眞麼。童自大聽見問他這話。心喜非常。忙站起。走到命兒跟前道。我也略知些。師傅。你莫不是要試試麼。命兒道。我正要來請教。童自大笑道。承你美情不拒。我們試一試是甚妙的事。一面叫那個姑子去閉門。他將命兒摟着。同到床上脫光。命兒將他陽物一看。大張大馬口。比別人的大不相同。心暗喜。童自大見命兒渾身白軟柔嫩。似一堆新綿。胯中那件妙物生得更飽滿有趣。興致大發。陽道

大舉。輕輕一下。就插了入去。童自大並不知婦人會採戰。他弄進去。一頂盡根。正想運氣咬他。顯顯手段。不想反被他內中一下咬住。動也動不得。咂將起來。童自大從未經此。甚覺得受用。憑他咬咂。咂了多時。他心中快活。也就吐了幾滴。命兒見他精出。以爲畢事。定然大洩。忙用力採吸。却又沒有。如此數次。他力也就費盡了。他並不知童自大是可採可吐的。只說一洩便不能止。只顧用力。雖然自己十分用力。但人的精力有限。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大小總是一理。童自大却覺他內中咂得一陣鬆似一陣。後來漸漸咬不住了。就像沒牙齒的老兒放了塊硬肉在嘴裡。只好亂咬。却降不動。童自大覺物鬆活。他却咬將起來。一下咬住了花心緊咂。命兒被他咂得渾身一陣陣的發麻。先還咬着牙關忍住。約有一個時辰。只聽得他道。不好了。我要死。童自大的陽物。又是他的催命兒了。說了這一聲。陰中一陣滾熱流出。童自大張開馬口儘着吸。他也只當每常

婦人的一樣。吸幾下就盡了。誰知這次越吸越多。吸了多時。覺與平時大不相同。渾身上下骨縫中。精氣無處不到。後來覺得充滿了。採吸不盡。他內中還流個不住。再看那姑子時。像死了似的。倒吃了一驚。連忙拔出。叫道。小師傅。快來看看你師太是怎麼樣了。那妙炎正在帳外看他二人熱鬧。見說。忙來一看。見命兒目閉口張。只出冷氣。不覺哭起來。道。你把我師太弄死了。童自大也着了急。摸他身上溫熱。胸口劈劈的跳。叫道。不妨事。你快度他幾口氣。那妙炎忙對了他的嘴。儘着度氣。度了有兩頓飯時。纔醒了過來。眼中墮淚。長嘆了兩聲。道。我一時誤信人言。今日命喪你手。童自大道。你是怎的了。命兒道。我也會採陽補陰。當日師傅傳我這個妙法。他說若採得採戰男子的精來。一個可抵千人的功效。又說男子決不敵婦人。我誤信了這話。聽得人說你會採陰補陽。我希圖得你的陽精補益。誰知反被你採去了。童自大道。我的要吐

就可吐。我洩些與你何妨。命兒道。我渾身精脈已盡。不過數日苟活。還要你那一滴子濟得甚事。嘆了幾聲。道。罷了。我也傷的人不少。一報還一報。今日死乃其分。辱翁曰。此妖物也還有自知之明。童自大倒急得沒法。命兒叫妙炎扶起他來。看那褥子上的陰精。白亮亮如水銀一般。也不知有多少。向童自大道。你看。此皆我之骨髓也。童自大看了。也覺詫異。與別的婦人所出之精大不相同。妙炎替他穿上衣服。坐了一會。定了定神。擡了轎子回去。第二日就伏枕不[132]起。一個美貌嬌尼。一夜變成了個雞皮老禿。閉眼就見他二十年來弄死的這些少年來索命。嘴中胡說亂道。哀求一會。告饒一會。捱到了七日上。猛然大叫了兩聲。氣絕而亡。身體乾枯。竟是一個人臘。喪事畢後。元品妙炎將命兒的家私二人八刀[133]不知逃奔那個厚友[134]去了。命兒的田地房產。仍爲族人分去。後來這個慈悲庵敗落。成了衆人遊戲的公所。你[135]說當日那接引庵黑姑子說男

子再採不過婦人。謂以柔克剛。必然得勝。今日童自大是個蠢物。怎麼命兒倒喪在他手中。有一個緣故。要是那聰明會採戰的男子。他知道這婦人也會採戰。心中防他。恐自己洩漏。却又想採他的陰精。自然要閃躲騰挪。這些的婦人也就該留一番心待他。相持久了。靜自然勝動。男子自然敵婦人不過。童自大被命兒咬住。咂得快活。忍耐不得時漏掉了些。命兒見他如此。只說他是個夯漢。也不知他能吐能採。儘着力吞鎖。不想力有盡時。反被他一採。收納不住。走了個乾乾淨淨。雖然是人事。這也是他害了多少少年的報應。他若不死。將來流毒貽害還了得麼。那接引庵的姑子。虧生得黑醜。人不愛他。他既不能傷人。人也不得害他。扯了個直。即如楚國的養由基。射了一輩子神箭。手中不知殺了多少的名將。後來反被吳國的兵卒射死。人生世上。恃着這件本事傷人。將來定以此自殺。總是一個循環的道理。這童自大眞是蠢人有

蠢福。自從採得這一番之後。精神加倍。面貌生光。大不同往昔。[185]一日。他一個朋友來探望。說了一會話別去。他送了出來。到大門外。那朋友去了。他纔待轉身。忽有一個人走到跟前。跪下叩頭。童自大忙扶起。道。我的哥。你是誰。（人雖改變。說話仍不脫市井氣。故妙。）打那裡來。怎認得我。那人道。小人有件機密事。倒有些疑心。來和老爺說。童自大忙同他進來。到書房中。把門關上。讓他坐。那人道。小人如何敢坐。童自大再三不肯。道。我同你又沒有甚麽上下。坐了好講。（他雖名自大。却毫不自大。宜有厚福。不似他人腰中略有幾文。便眼眶如燈盞。是(世)人皆不在目中。）那人辭讓再三。纔敢在旁坐下。說道。小人係河南人。名叫蒙德。向年同家眷逃難到此。蒙老爺恩養了大半年。救了性命還鄉。小人朝夕感恩。無可爲報。今爲尋個親戚到這裡來。今日是葛城起身。誰知太早。走了二十多里。看月色時。只將半夜。前後不見個人影。小人心中一時害怕。爬在一棵樹上坐着。等個伴好走。坐了一會。忽然聽見兩個九尾狐狸走了來。捧着人

的骷髏。頂在頭上。對月下拜。叩了幾個頭。變成兩個女人。一個穿白。一個穿青。小人嚇了一跳。聽得穿白的說道。我的功行已成。再漏得一個有福的陽精。大丹就成滿了。那穿青的說道。這倒是件難事。那有福的人斲喪過了。精氣有限。就得了也是無益。那裡輕易遇得着一個童身未走的元陽。那穿白的道。也不在這些。我聽得有個童百萬。他是個福人。又生來老實。決看不破我。不怕洩了機關。若得了他的。也就好了。那穿青的道。你如何得見他。穿白的道。我到他家。說是個寡婦。求他週濟。見了面。見景生情。我這樣美貌。難道怕引不動他。那穿青的道。你幾時去。穿白的道。今日月滿之夜。又是黃道良辰。挨晚些到他家。故意捱黑了。他若留我。我便宿下。這就更妙極了。正說着。遠遠有人來。就不見了。小人聽見是說老爺。飛星趕來報知。恐今夜着了妖精的手。老爺可防備他。盡小人一點報恩之心。童自大驚道。我的哥。虧你來說。不然被他

吸了我的精脈。怎麼處。你在我家住着。等他來過了。我謝你。蒙德道。小人還要去尋親戚。改日再來見老爺罷。童自大道。你是必要來的。他應諾而去。童自大不知狐狸來是要漏他的陽精。只道是要害他的性命。心中想道。這妖怪好可惡。我與你無怨無仇。怎麼想來算計我。想個法兒處治他纔好。想了一會。想不出主意來。又恨又怕。走了上去。衆妾見他面色改變。問他緣故。他把上項話說了。內中一個妾姓閔。小字慧姑。生得面白身肥。指尖足小。性格溫柔。齒牙伶俐。敏慧異常。他聽了。笑道。這是老爺造化到了。怕的是甚麼。童自大道。這是送命的造化。免勞照顧。慧姑道。我當日在家中聽得父兄們說。任他怎麼得道的仙狐。酷好的是燒酒熏雞白煮蛋。老爺何不預備下。把他灌得大醉。他動不得了。古語說。慢櫓搖船捉醉魚。那時老爺却去採他。他是千百年修煉的丹頭。老爺若採得了。可成半仙之體。豈不是大造化。童自大道。你說的固

然有理。我到底有些膽怯。又一個妾姓甘。叫做甘老姐。就是那甘壽的女兒。已長成了。生得身肥體厚。百媚千嬌。甘壽熊氏年老無子。情願將女兒與他爲妾。圖養老送終。這老姐也甚是聰明。接口道。老爺何必膽怯。看局面行事。他果然大醉了。只管放心行事。他若不肯吃酒。多叫幾個家人在外間上夜。怕他些甚麽。況且老爺方纔說那報信人的口聲。那狐狸他並不是要害你。不過想得數點陽精。助他的丹道。採得他的是萬幸。萬一不然。就洩些與他。也無害於事。童自大聽了。歡喜贊道。能幹女子強如懵懂男人。你兩個人的主意見識妙極。比我竟還通幾分。就依你們這樣行。出來吩咐家人。買了上好乾燒酒燻雞白煮蛋。又叫家人都吩咐了。正是。

準備窩弓擒猛虎。　安排酒食弄妖狐。

童自大不住的在大門口走進走出。他聽得甘老姐說不是要害他的

命。他倒反巴他來。看看是怎個樣兒。將晚時。遠遠望見一個穿白的婦人來了。由不得那心中亂跳起來。只見那婦人走到跟前。拜了兩拜。童自大把他一看。竟是個天仙的面龐。俗語道。若要俏。須帶三分孝。一身的縞素。更覺些妖嬈。有幾句古語。借來贊他道。

施朱則太赤。敷粉則太白。加一寸則太長。減一寸則太矮。

眞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世間美婦那能儔。天上

姮娥堪與匹。

他生平也沒見過這樣美人。心中一愛。把那怕飄到東洋大海去了。忙答禮。道。奶奶。你從那裡來。那婦人嬌聲細語道。我來尋童老爺的。童自大道。我就是。這門口不便說話。請到裡面去。那婦人見說。喜得笑吟吟的進來。到了書房中坐下。婦人道。我先夫姓胡。我姓白。先夫歿了。又無親戚可靠。聞得老爺是位慈悲好善的人。特來求告資助些盤費度日。

花言巧語。說了許多。也不能盡述。又做出千嬌百媚的妖態。要迷惑童自大留他。那知童自大心中明鏡一般。知他都是鬼話。滿口答應。有有。不要說要我資助。就是叫我養活一輩子。我也肯。但你請放心。少刻。點上一根通宵大燭。童自大越看越愛。暗忖道。婦人中如何有這等標致的。怪不得他會纏人。我也顧不得了。弄得他過來是造化。弄他不過。洩些與他去。有何妨。且快樂一時是一時。遂涎着臉。笑嘻嘻望着他的臉。道。天晚了。你將就在這裡宿一夜罷。要甚麼。明日都有。若不嫌棄。我便奉陪。那狐精以爲童自大落在他的彀中。心中暗喜。不想反入了人的圈套。他喜孜孜啓一點硃唇。露兩行碎玉。嬌滴滴的聲音說道。怎好攪老爺府上。又故做嬌羞之態。掩口微笑道。陪倒不敢奉勞。童自大也笑道。主人可有不陪客的禮。不怕簡慢麼。若不稀罕就罷了。那狐精笑着把眼一瞟。做那勾人的態度。童自大吩咐。快看酒來。不一時。捧上一

大盤燻雞。一大盤煮蛋。兩碟[137]秋油。四碟小菜擺下。將燒酒斟上。童自大道。天晚了。沒有甚麼款待的。將就用些。這狐精雖能變化。那裡知道人心裡算計他。他酷喜的是這幾件美物。見了正投所好。欣然同飲。童自大先替家人說過的。他鍾內是白水。陪着他鍾鍾告乾。這乾燒酒其味甚甜。吃着不覺。過後却利害。那狐精見主人告乾。他以爲自己酒量甚大。也〈不〉想把主人弄醉了好行事。主一鍾。他一鍾。鍾鍾不辭。看看後來有些醉意了。酒能亂性。他竟忘其所以。也不等主人讓。就着菜。吃得好不躁皮。約吃了有三四斤。有些支撐不住了。童自大還恐他是假醉。又親自拿着杯酒送〈道〉到嘴上。他竟伏在桌子上睡去。童自大見他是眞醉了。叫家人擡他到床上臥下。悄悄吩咐家人都要醒睡。我若叫你們。都要答應。衆人應諾。他進去。先自己脫了。然後替他脫盡。此時興發如狂。也顧不得是妖怪了。挺起陽物。一陣亂搗。然後運氣混

咬起來。在內中大張馬口。一下咬住花心。含着力咂。那狐狸多時方醒。身子軟癱。急得只是亂扭。童自大吸了個盡情。看那狐精時。反昏昏睡着。童自大得了丹頭。精神頓旺。心中大樂。只見那狐精哭起來。童自大假驚〔道。〕你爲甚麼。他道。實不瞞你。我是一個千年老狐。費了多少苦功修煉。已經將成正果。只想得你有福的人一點陽精。我就成了仙丹。便可脫去皮毛。誰知一時圖貪口腹。把幾百年功夫。一旦送在你手。你既得了我這些精華。可以延年却病。但苦我的工夫枉費了。童自大反倒可憐起他來。〔道。〕你既然要得我的精。我洩些與你。何如。〔他道。〕我的大丹已失。此時就你〔洩〕些。也無濟於事。你既有盛意。雖無大益。也還有小補。那〔童〕自大便上他腹來。抽弄了一會。道。你快些鎖。我要洩了。那狐精用力咬住。一陣亂咂。童自大一股陽精冒出。那狐精閉目凝神收吸盡。不覺紅日照窗。一同穿衣起來。童自大見他悵悵不樂。

叫取酒來與他解悶。他微笑了笑。復長嘆了兩聲。道。

貪此一杯物。　失却千年寶。

昨日何散(歡)欣。　今朝倍煩惱。

又嘆了一聲。這東及(西)害人非淺。起身扭(拉)住童自大的手。囑道。你有大福。須當固愛。作別要去。童自大要取些金銀相送。他笑道。那銀錢不過糞土之物。要他何用。出門。恍惚不見。童自大覺得氣爽神豪。心中大喜。過了兩日。那蒙德來探聽這事。童自大細細告訴他。又取了三十兩銀子送他路費。那人領了。拜謝而去。童自大因這一番慷慨。因而得這兩次仙丹。後來竟活到百年之外。不想這樣一個愚蠢的人。竟得多福多壽多男子。可見人生在世。不可不做好事。人生幾何。胡不自省。自從〔宦蕚〕與賈文物〈即〉幫童自大做了一番好事之後。妻妾三人各舉數子。賈文物的四位美妾也都各產佳兒。可見天之報施不爽。

正是。

人間私語。天聞若雷。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閒話少敍。此回專言童富翁。下段獨表宧公子。端的宧公子是賢是愚。是善是惡。聽我細細敷行。(衍)便知他的詳細。

校記

❶「司進朝」原作「司朝進」，據上下文改。

❷「夜」字原無，據上海優生學會排印本(以下簡稱「排印本」)加。

❸「相伴新嫂嫂」原作「相婢新如嫂」，據排印本改。

❹「了」字原無，據排印本加。

❺「嫁」字原無，據排印本加。

❻「做」原作「個」，據排印本改。

❼「老」原作「兒」，據排印本改。

❽「忽然」原作「然忽」，據文義改。

❾「身」字原無，據排印本加。

❿「家」原作「嫁」，據排印本改。

⓫「些」原作「細」，據排印本改。

⓬「雌」下原衍一「之」字，據排印本刪。

⓭「暫」原作「整」，據排印本改。

⓮「太」下原衍一「年」字，據排印本刪。

⓯「言」字原無，據排印本加。

⑯「也」字原無，據排印本加。
⑰「這」字原無，據排印本加。
⑱「棍」原作「根」，據排印本改。
⑲「同」原作「替」，據排印本改。
⑳「有」原作「在」，據排印本改。
㉑「你」原作「他」，據排印本改。
㉒「你的尊見極是」原作「你的令尊見是極」，據排印本刪改。
㉓「炎」原作「焱」，據上下文及排印本改。
㉔「天」原作「然」，據排印本改。
㉕「亮」字原無，據排印本加。
㉖「庵」下原衍一「的」字，據排印本刪。
㉗「他」原作「你」，據排印本改。

㉘「他」字原無，據排印本加。
㉙「在」原作「他」，據排印本改。
㉚「厚」原作「原」，據排印本改。
㉛「到聽」原作「道聽」，據第一回改；下文或同，不贅。
㉜「的」原作「底」，據排印本改。
㉝「命兒」二字原無，據排印本加。
㉞「道」字原無，據排印本加。
㉟「要」原作「好」，據排印本改；下文或同，不贅。
㊱「也」字原無，據排印本加。
㊲「命」下原衍一「兒」字，據排印本刪。
㊳「崩」原作「烹」，據排印本改。
㊴「身」原作「床」，據排印本改。

40 「爲」字原無，據排印本加。

41 「嘻嘻」下原衍一「嘻」字，據排印本刪。

42 「了」字原無，據排印本加。

43 「脱」字原無，據排印本加。

44 「關」原作「開」，據排印本改。

45 「開」原作「門」，據排印本改。

46 「誰」原作「罪」，據排印本改。

47 「攬」原作「覽」，據排印本改。

48 「又」字原無，據排印本加。

49 「句」下原衍一「把」字，據排印本刪。

50 「日」下原衍一「内」字，據排印本刪。

51 「原」原作「愿」，據排印本改。

52 「縫」原作「逢」，據排印本改。

53 「馥」原作「佛」，據排印本改。

54 「倍」原作「輩」，據排印本改。

55 「醒」原作「惺」，據排印本改。

56 「的」字原無，據排印本加。

57 「喜」下原衍一「想」字，據排印本刪。

58 「以乾柴就烈火」原作「以爲乾柴烈火」，據排印本改。

59 「却」下原衍一「然」字，據排印本刪。

60 「道」下原衍一「這」字，據排印本刪。

61 「惜」原作「措」，據排印本改。

62 「滋」原作「茲」，據排印本改。

63 「呢」原作「泥」，據排印本改。

64 「胳」原作「胳」，據排印本改。

65 「貼」原作「貽」，據排印本改。

66 「着」字原無，據排印本加。

67 「把」原作「托」，據排印本改。

68 「摩」原作「麻」，據排印本改。

69 「伸」原作「陣」，據排印本改。

70 「蓬蓬」原作「逢逢」，據排印本改。

71 「淌」原作「倘」，據排印本改；下同，不贅。

72 「怎」原作「這」，據排印本改。

73 「怎麼」原作「這個」，據排印本改。

74 「親」原作「嘴」，據排印本改。

75 「已」字原無，據排印本加。

76「匹」原作「四」，據排印本改；下同，不贅。

77「挽」原作「挽」，據排印本改。

78「腕」原作「捥」，據排印本改。

79「富新」原作「富心」，據上文改；下文或同，不贅。

80「族」原作「內」，據排印本改。

81「親」字原無，據排印本加。

82「績」原作「續」，據排印本改。

83「如」原作「姑」，據排印本改。

84「友」字原無，據排印本加。

85「尙」原作「的」，據排印本改。

86「發」原作「喜」，據排印本加。

87「蒙」原作「奉」，據排印本改。

❽❽「磋」原作「嗟」，據排印本改。

❽❾「候」原作「後」，據排印本改。

❾⓿「兄長」原作「長兄」，據排印本改，下文或同，不贅。

❾❶「貧」原作「病」，據排印本改。

❾❷「東」原作「束」，據排印本改。

❾❸「這些東西」原作「這西東些」，據排印本改。

❾❹「做」原作「借」，據排印本改。

❾❺「貓」原作「貍」，據排印本改。

❾❻「你」原作「郱」，據排印本改。

❾❼「聽」字原無，據排印本加。

❾❽「花」下原衍一「花」字，據排印本删。

❾❾「香」原作「秀」，據排印本改。

⑩⓪「非常」二字原無，據排印本加。

⑩①「又是爲」原作「還是末」，據排印本改。

⑩②「好」原作「氣」，據排印本改。

⑩③「賤」原作「錢」，據排印本改。

⑩④「柳」原作「都」，據排印本改。

⑩⑤「他」下原衍一「他」字，據排印本删。

⑩⑥「回」下原衍一「來」字，據排印本删。

⑩⑦「你」原作「他」，據排印本改。

⑩⑧「亂抽亂扭」原作「亂亂抽扭」，據排印本改。

⑩⑨「這只」原作「只這」，據排印本改。

⑪⓪「福」原作「幅」，據排印本改。

⑪①「桃」原作「唇」，據排印本改。

112 「金蓮小」原作「小金蓮」，據排印本改。

113 「錫」下原衍一「錫」字，據排印本刪。

114 「寒」字原無，據排印本加。

115 「用」原作「尖」，據排印本改。

116 「到」下原衍一「有」字，據排印本刪。

117 「你」原作「做」，據排印本改。

118 「按在」二字原無，據排印本加。

119 「日」下原衍一「個」字，據排印本刪。

120 「之」字原無，據排印本加。

121 「誚」原作「揹」，據排印本改。

122 「料道情人」原作「人情科道」，據排印本改。

123 「房」原作「方」，據排印本改。

124「翻」原作「騙」，據文義改；下文或同，不贅。

125「是」字原置「我們」二字之上，據文義改。

126「走着」原作「着走」，據文義改。

127「可不」原作「不可」，據文義改。

128「會」原作「為」，據排印本改；下文或同，不贅。

129「問道」二字原無，據排印本加。

130「能」原作「于」，據排印本改。

131「常」字原無，據排印本加。

132「不」原作「一」，據排印本改。

133「八刀」原作「分力」，據排印本改。

134「友」原作「文」，據排印本改。

135「你」字原無，據排印本加。

136「昔」原作「惜」，據排印本改。

137「碟」原作「蝶」，據文義改；下同，不贅。

姑妄言第十九卷

鈍翁曰。宦實家庭訓子一番說話。可抵得一篇過庭訓。乃父旣發此〇〇心。兒子雖不肖。冥冥之中自然亦化爲好人。這一回內。只算得宦蕚一本紀善錄。宦蕚行了許多好事。而報恩者並無多人。只向小娥一個。故此又特特夾寫鮑德一段。(段)伏下回報德之案。不然施者施之不倦。而報其恩施者竟無其人。豈個個皆無良心者耶。施恩者雖不望報。而報恩只小娥一女子。太把男子漢說得不堪了。故不得不寫此一段。咸平棄妻。鍾生婉轉成就。然終歸功於宦蕚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宦氏父子。事有賓主之分。看者須知。至於劉太初此等好人。豈〇〇〇有棄妻之咸平除名。而有不棄妻之劉顯得中。一是警醒世人。一世(是)完劉太初父子好處。卜孝伍氏此等兒媳。在今日不少。焉得霹靂。個個震之。以快人心。一夕話上有兩句。取來贈卜孝夫婦。道。有朝豁剌一聲

響。打殺兩個直娘賊。闞氏之子媳不孝。得宦蕚收留。有此恤老憐貧之善人。越顯忤逆不孝之惡子。雷之一擊。適當其罪。

貧寒無儔匹之人。焉能有棺葬父。欲典子以送終。此孝心即可感於神明。宦蕚纔發一點好心。出門便遇見孝子。可謂兩不相負。贈〇〇〇銀。雖是宦蕚做的一件好事。亦韓無儔孝行所致。宦蕚初次出門。頭一個便是寒無儔匹的。可見那時民窮財盡。天下窮人而無告者多也。

賣菜一生之苦漢。能孝養八十餘之老親。可謂難得矣。宦蕚要作好事。自然從孝字起。所以第一個遇送死之孝子。次即遇養生之孝子。又接寫一欲賣身救父之孝女也。

一貨郎逢賴銀之鄉親。本錢焉得不畢。但賴盈實非賴銀。特貧病耳。宦蕚今日濟之。後食其報。故知其非無恥賴銀之人耳。貧做負恩人一語。可爲註脚。後本賴盈報信。鮑德報德。同在一處。恐人眼光看不到。故此

處寫賴盈之後。接寫鮑德也。

嗟乎。貧儒爲妻所棄而不能留。權老兒因貧而不能勸女不〇〇〇〇〇苦。一至於此。姓權者。權離而終合也。司富向爲宦蕚之師傅。今又爲權氏之師傅矣。繆氏始終處處點醒權氏悔心。眞妙人妙舌。不愧姓繆。向惟仁向日有錢。便可爲人。一旦貧窮。竟至賣女。嗟乎。錢之爲錢。至於此乎。權氏因夫貧而欲棄夫。咸平因妻貧而欲背盟。雖是寫世風囂薄。總是爲錢字放聲一哭。

與利爲徒之人。尙知父母妻子爲何物。若非宦蕚。則父母將塡溝壑。妻子不知更屬何人。此又受圖利之害者。無錢既不好。有錢又不好。將奈何。然亦在人有善處之方耳。少年沒父。幸得老母巴巴竭竭撫養成人。安得尙有錢娶媳。吉家女將三十。亦難怪親家之急。宦蕚慨然使二姓得完婚配。恩德厚矣。宜乎吉氏之尸祝也。

單于學翟疊峰一段。一則見諱之一字未免觸鬼神之忌。善於諱者。尤不可也。故至於妾婢淫人而死。甄字有堅貞二音。謂雖有堅貞之妻。亦難免賊道之汚以自殺。可謂警戒世人之至。二則謂世間僧道之流。皆如蜂蠆之賊。不可不遠避而緊防之也。

此一回內寫向小娥之孝。平淑姑之貞。甄孺人之烈。可爲閨中師範。

姑妄言卷之十九

第十九回　宦公子積德救嬌娃　向惟仁報恩酬愛女

附　鍾刑部婉轉成表弟　宦司空慷慨嫁淑姑

話說宦實父子一日閒家庭閒話。宦實偶然嘆道。天地間再不可以貌取人。當日尼父道。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絲毫不謬。我當日看這童家賢姪。不過蠢蠢然一個癡肥財主。你們都還笑他鄙吝。誰料他去年做了這一番仗義的事。可是那看財奴自了漢做得來的。偌大京城。多少財主。可有一個及得他這一場好事。你同賈家賢姪雖然也幫他施捨了些。只算得個碌碌因人成事。這番功德是他倡議。十分中他獨得八九。你與賈家賢姪只算得一二。我的家私雖不能與他相匹。也不爲不厚了。古人說。積書與子孫。子孫未必能讀。積家產與子孫。子孫未必能守。

不如多積陰德。存此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耳。這是眞正藥言。我如今已八旬的人了。你正在強壯之時。何不力行善事。非爲好名。但願將來得個好子孫。我也可以含笑入地了。宦蕚聽了。悚然道。父親明訓。兒敢不力行。此後但是可爲的善事。自當行之。以承老父之意。那宦實連連點頭。道。你果能如此。就是我幹蠱之子了。我宦遊四十餘年。雖家資殷實。並未曾貪婪酷虐。刻薄屬吏小民。是我一任布政。十載戶曹。又掌工部數年。是分內所應得之物。我靜夜自思。在宦場中不敢說淸廉二字。也還沒有甚麼壞處。到了臨末一着。因得失心重。依附魏公。當日若非鍾親家。今日我身家性命不知作何局面。至今撫心內愧。你若做得一番好事。人念其子而原其父。若掩得我當日之醜。也不枉我生你一場。那宦實殷殷教訓。宦蕚聽了父親這些話。時刻在念。一心一意要尋些好事做。忽然想起他姑父劉太初來。道。凡事自然先親而後疏。我這姑母

同老父同胞兄妹。因我當日少年無知。得罪了他。至今總不上門。後來老父親去請他。他也不肯一到。薄有所贈。又堅拒不受。那年老父爲事之時。他老夫妻忙來叫我急尋門路相救。可見他並不是沒有親情。皆因生性狷介之故。他家中至今一然□貧。我何不送五百金去與他。不但全骨肉之情。也可救他的貧乏。但恐他不受。奈何。又想道。不要管他。且送了去看。遂取出五百金。命家人宦有識送去。這劉太初名和。江寧縣學庠生。家貧。以授徒爲業。寧甘凍餓。不肯枉道求人。他同宦實作諸生時。就娶了他妹子。就(不)意才高命蹇。走了幾科不中。他竟棄了這領青衿。自從見宦實做了顯官。未免眼界略大。宦蕚又是有名目無親友的呆公子。那裡認得這窮姑父姑母。他就絕跡不履宦門。今忽見內姪送了五百金來與他。力揮不納。宦有識回來說道。小的雖是個下人。素知劉姑太爺的性情。曉得他是絕不肯受的。果然有識。不負其名。但老爺吩咐。不

敢不去。宦蕚道。你再送了去。放在他家門口。你逕回來。宦有識領命。到他門口放下。叫道。姑太爺。我們大爺又叫我送來了。撤身就走。劉太初大呼。叫他拿回。宦有識飛走不答。劉太初只得自己拿着攆了一會。直攆到宦家門口。放下。不顧而走。家人進內說了。宦實父子不勝慨嘆。劉太初寧甘淡薄。絕不求人。誠所謂薑桂之性愈老愈辣者也。在今日。如此公不慕勢不貪財這等心胸之人亦鮮矣。按過一邊。且說宦蕚一日偶然想道。我既要做好事。但終日坐在家中。外邊事一些也不知。那好事如何飛了來尋我。況我父子雖發了此心。外人不得知道。就有知道的。見我家侯門似海。誰敢敲門打戶的來尋我。我不〔如〕每日在街上閒走。遇可行者即行。豈不爲妙。也不跟多人。只帶兩個小子。身邊揣着銀子。騎兩頭驢兒跟隨他。自己乘了一匹馬。任馬所走之。也不認定到何處去。頭一日出門。正走着。只見一個棺材鋪門口。有兩三個人在

那裡講話。內中一個頭上包着白布。披着蔴。些(在)哭哭啼啼的哀求。那賣棺材的道。如今買賣艱難。賒一半。現錢一半。還是照着本錢。就算我的情了。如何白拿了去。這個帶孝的儘着哭告。那旁邊的一個只是嘆氣。宦蕚跳下馬來。上前問那嘆氣的道。是爲甚麼事。那人見他是個貴介樣子。忙道。這個帶孝的是我一個緊鄰。姓韓。叫作韓無儔。(一個送死的孝子。)他家中窮寒得無比。(此所謂寒無儔也。)他父親前日歿了。今停了兩三天。總弄不出個棺材來。我看着心中甚是不忍。這個掌櫃的是我的朋友。同他來賒口材。掌櫃的看我的薄面。定要一半現銀。如今何處得有銀子。我又手內無錢。要有錢時。也就幫他做了這一件好事。宦蕚道。棺材要多少銀子一家門。倒講明白了。掌櫃的也憐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就是這一個松木兩併。價錢是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這多大事。(富貴公子視此三兩銀子如氈〇〇〇。孰不知貧窮人如少一文錢。尚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兩。遞與掌櫃的。道。都是紋銀。你收了○○○○○○○○○○○○○
○做好事。可肯少了小人的。何用稱。就接過○○○○○○○○○○○○
○○頭。宦蕚拉起他來。道。你棺材雖有了。擡錢○○○○○○○○○○
○道。蒙老爺天恩。得了棺材。且裝了我父親不暴露着。再做區處。我有個十來歲的兒子。典幾兩銀子。發送他老人家罷了。宦蕚聽說。心中甚慘。又敬他棄子葬親這一點孝心。又將銀子稱了十五兩。對他道。古人說。冠婚喪祭。稱家之有無。這銀子你拿去用。五兩趕着就把你父親葬了罷。死者以入土爲安。我看你也很窮。這十兩銀與你作本錢。尋個小生意做。也可養家餬口。韓無儔儘着叩頭。道。老爺賞了一具棺木。就是莫大之恩了。何敢又當這樣厚賞。宦蕚道。不必多講。快雇人擡材回去。料理你的事去罷。韓無儔見這樣施恩。也就叩謝領了。宦蕚上馬。韓無儔拉住小厮問道。這位老爺貴姓。小厮與他說了。衆人方知是宦公子。

都贊揚他的恩德。韓無儔葬了他父親。領着十一歲的兒子。到宦家門口叩謝。送他的兒子與宦家爲僕。宦蕚那裡肯要。因見他好個乾淨孩子。反與了他二兩銀。兩疋布。他父子叫了幾十聲恩人。拜謝而後去。再說宦蕚那日與了韓無儔銀子棺木。心中甚樂。（這一個樂字。便寫得善心充滿。）又走了一會。只見一個人急得兩頭亂跑。口中叫道。是那位積陰隲的好爺們。若拾着了。賞還了我罷。可憐我是個窮漢。口裡叫着。眼睛急得多大。兩淚汪汪。像瘋了一樣。宦蕚心疑。叫小廝叫過他來。問他是甚麼緣故。那人搥胸跌脚的道。小人名字叫作蔡繹生。（一個養生的孝子。）是個賣菜的。我家中有個老爹。八十多歲了。病了一個多月。我在家守着伏侍。不得出來賣菜。連兩千文本錢都吃光了。我老爹這兩日略好些。想個鴨子煮口湯喝。又沒有一個錢。沒奈何。我把一件小襖脫下來。當了一百五十文錢。指望買與病人吃。或者就好了。他老人家若好了。我出來借兩千印子錢。賣

着菜。還買把米度命。不然再守幾日。一家子全要餓死。我把錢同當票子拴在一處。揣在懷內。不想走急了。到了鋪子裡看了鴨子。摸錢時。才知打襖破處掉去了。不且(但)我窮人好容易掙一件襖穿。沒了票子。日久了。他如何肯認。宦蕚道。這是你自不小心。票子不拴在錢串上另收着。如何得丟。蔡繹生道。老爺。那當票我拴得緊緊的。如何得丟。因是錢掉掉了才沒了他。他如今還拴在那錢串上呢。旁邊人聽他說這蠢話。由不得都大笑。宦蕚道。你如今在這裡跑着叫甚麼。蔡繹生道。當票同錢掉了也罷了。他捶着胸說。如今我家老爹現沒得吃。眞叫我苦死了。（好孝子。聞此話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孝。）我所以在這裡求告。或者有慈悲的爺們拾着。賞還了我罷。不然把當票子拿去。單賞了我的錢去買鴨子。再不然賞我一隻鴨子。他把錢同票子都拿去也罷了。宦蕚道。人千人萬的走。知道誰拾了。況且知是在那一處掉的。這是望梅止渴的事。你空叫有何益。他道。

據老爺這樣說。是沒用的了。搥搥胸。望天叫一聲道。天爺爺。苦死我老爹了。掉了兩點淚。才要走。宦蕚道。你站着。叫小厮稱了五兩銀子與他。道。我憐你一點孝心。這銀子給你買鴨子與你父親吃。趕着去贖了衣服穿。剩下的留着做賣菜的本錢。他〈他〉眼睜睜的望着。不敢用手接。宦蕚道。你爲何不要。他道。老爺請收起來。不要同我小人們頑笑。宦蕚道。我好意給你。同你頑甚麼。他笑道。老爺當眞都賞我麼。宦蕚道。既與你。如何不眞。他笑嘻嘻才伸手來接。又連忙縮回。看着宦蕚。只是笑。形容得妙極。一生賣菜之人。同人爭一文錢。費多少唇舌。今宦蕚給銀五兩。實是夢想不到。疑天地間無此等事。非寫其呆態也。宦蕚叫小厮塞在他手中。他見果是眞了。接過來。叫道。我的恩人老爺。他叫這一聲。抵得做官的幾百個德政碑。我看天底下也沒有你這樣第二個好人了。實心稱贊。非比他人假奉承語。等我老爹病好了。同到這個地方來與你老人家磕頭罷。刻舟求劍。有人行之。不可笑他此語。我不認得你府上在那裡住。說了。歡喜得跪倒在地。叩了十來多個頭。宦蕚叫小厮拉。也拉不起來。直

等他叩得興足了。才爬起來。把那銀子看了看。叫旁邊一個人道。你擰我一下看可疼。還是做夢是醒着呢。旁邊人說。大青〔天〕白日裡做甚麼夢。你快做你的事去罷。他道。不是夢。難道竟是眞。哈哈笑道。好老爺。好人。好人。好老爺。欣欣而去。宦蕚也就回家。在馬上也自得意。道。這兩件雖算不得大好事。（宦蕚此想。不脫膏粱氣味。他以爲銀子用得少。算不了大好事。孰不知全人之孝。濟人之急。乃天下第一大好事也。）也算發了一個市。（這才眞是開市大吉。）不枉出來一場。到家歇息。他但無事。就出來大街小巷的走。那一日。見許多人圍着在那裡看。宦蕚也催馬上前一望。只見一個人打着一個人。拳頭脚尖齊上。口中侉聲侉氣不住的罵。那個捱打的也不敢回手。只用手遮攔。這個動手的只是打。宦蕚看了動疑。叫小廝拉他過來。要問他的緣故。他那裡肯依。只是掙着打。宦蕚喝道。你這人好沒道理。打死人不要償命的麼。好意勸你。要問你話。怎這樣牛。殺人不過頭點地。他就有萬分不是。你打着。他不敢回手。就罷了。還要怎

樣。你丈(仗)着漢子大行凶欺負他軟弱麼。那人見宦蕚裝束像個官長。責備他不是。方歇住手。向宦蕚道。老爺不知內中的情弊。俺打死這沒良心狗娘養的。情願替他償命。宦蕚道。你們爲甚麼大事。就這大的仇恨。那人見問。便恨恨道。老爺請聽言。事情雖小。叫作殺人可恕。情理難容。俺是山東人。俺名字叫作畢本。因家鄉荒亂。到了者(這)兒。又沒多大的本錢。只有十來兩銀子。做個貨郎。掙個饝饝吃。住在一個店裡。指着那捱打的道。這個沒良心(狗)娘養的。他叫作賴盈。也是俺一搭兒的人。同在店裡住着。他得了病。俺與他非親非故。看鄉親面上。替他請醫生吃藥。俺早晚得閒。還扶侍他。他身邊又無有一個大錢。俺既照看他一場。只得替他擔着。他病了幾個月才好了。後來算了算。連藥銀店錢就該着六七兩。他身上又沒件衣服。寒冬冷月。只得又替他賒了幾個布同棉花。通共該八兩多銀子。這項銀子沒處出。他求俺替他

借幾兩還了人。他去傭工挣了來還。俺一來看他還老實。二來是俺的首尾。只得向俺絨線鋪主顧哀求。俺作硬保。借了十兩銀子。纔還了人。剩下一兩多些。他留下盤費。原說定出去傭工。挣的多。陸續着還他本錢。就不能還本。年年清他的利錢。也還可以行得。誰只〔知〕這沒良心〔狗〕娘養的。不知在那搭兒裡去了三年。躲得影兒不見。鋪子裡主顧依不得了。問我保人要。要打要告。算起本利來。該他十七八兩。剛剛把俺的本錢作了去。我爲他連〔累〕一場。水也沒喝他一鍾。如今倒弄得我這半年來當了個乾淨。無穿少吃。我這條命不是被他坑送了麼。今日要不是撞着他。他還躲着呢。因此我情願打死這沒良心的。替他償命。老爺請說。叫人可惱不可惱。說了。又要挣着去打。宦蕚叫小廝拉住了。道。這怪不得你惱。必定有緣故。那裡人的良心就喪到這個田地。宦蕚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世上人喪良心者。猶不止此。等我問他。叫那捱打的過來。問道。你這人眞沒良

心。人爲了你一場。你倒把他的本錢弄乏了。坑了他。（賴盈當云。他的名字不好。原叫畢本。與我何涉。）你就沒銀子還他。也該見他的面。怎麼還躲着呢。賴盈道。老爺上裁。人心都是肉做的。承他這樣的情。可還有躲着的理。我時運不好。（這四個字。把天地間多少英雄豪傑才子能人屈死了無限。何況於賴盈。）又是病枯了的人。做生意沒本錢。只好去傭工。但用一點力。就傷着了。定要病幾天。（病魔專凌窮漢。余亦受此大累。）人家都不肯雇。東走西撞。總弄不着一個錢。連口也餬不過來。人說不看吃的看穿的。老爺看我身上這個樣子。就見得我不是說謊了。因沒臉面見他是眞。何曾是躲着呢。如今他就打死了我。也沒得說。宦蕚向畢本道。他這話也像眞。若果然如此。情還可恕。畢本道。老爺不要聽他。這都是鬼話。俺只打殺了他。才出得這口氣。宦蕚道。不消。我有個道理。叫小子稱出十兩銀子來。宦蕚遞與畢本。道。這算你替他借的那十兩銀子的本錢。利錢算你倒運賠了罷。拿去還做你的貨郎。且餬日子。畢本道。甚麼話。他該銀子。怎麼叫老

爺還。這個我不敢受。宦蕚道。我不是替他還銀子。如今世上人。至親骨肉在一個錢上還刻薄不過。不意宦蕚一貴公子。竟能洞悉世情。你同他不過是個鄉里。又非舊識。這一句又露出公子本像來了。豈舊識便有情義關切耶。你就在他身上用這一番的厚情。像你這樣的人。也就是難得的了。千眞萬眞。如今他負了你。不但你寒心。後來不肯做好事。就是別人。看見施了恩就遇着沒良心的人。反害了自己。誰人還肯學。我如今送你這銀子。見得好心還有好報。他雖負你一般。遇着我還了你。你後來或者還肯行好。就是傍人看着。也還肯發善心。宦蕚此語。直欲將這一片婆心充滿宇宙。使人人皆做好人。行好事。是聖賢心地。畢本還要推辭。旁邊有認得宦蕚的人。便道。這位宦老爺。去年捨了你們那裡來的鄉親萬把多件棉襖。搭了幾百間大棚與他們安身。成兩萬家銀子都捨了。可稀罕這點子。你受了罷。畢本忙道。原來就是救我們敝省的大恩人。我也有許多親戚受過恩惠。小人有眼不識泰山。慌忙要下跪。宦蕚拉住。道。多大事。不必多禮。又叫過賴

盈來道。你病與不病。我也不得知道。古人說。要飯吃靠天。有一種不知事的人道。黑心人倒有馬奇(騎)熱腸人偏沒飯吃。這話信不得。世上事。何曾沒有沒良心的壞人享着榮華富貴。這不過是眼前花。焉知他後來不男盜女娼。子孫絕滅。好人雖目下貧苦。又焉知他後來沒有好處。要看這兩種人的收圓結果。才定得好歹。宦蕚這一番話。以聖賢爲心者。自然謂之有理。以刻薄爲事者。未免罵其迂呆。世人只圖眼前受用。身後那管他有結果沒結果。你把良心掏出來。以前事不必題了。你明年儘力去掙。不能全還。一年還他一兩。七八年也就把利錢還完了。你若掙的多。多還他些更好。果有良心。天必不負你的。不意此君竟成了個道學先生。你今生不還他。等來世變騾變馬塡還好麽。話雖有些和尙氣。然亦是理之所必至。此一段借宦蕚之口。欲勸醒世上沒良心之人耳。但恐忠言逆耳。沒良心者不但謂汚耳。反恨其饒舌。衆人道。宦老爺說的是好話。你聽着。賴盈也叩頭道。謝宦老爺。宦蕚把他拉起來。見他甚是襤褸。打開銀包。拈了有三兩來的一個派州錁兒與他。道。這銀子與你買件衣服穿。做個小買賣度着殘冬。開年去想方法。

賴盈又叩謝了。就將那錠銀子雙手送與畢本道。這是老爺賞我的。你請收了算利錢。我凍餓死也沒的怨。畢本道。這是宦老爺行好與你度命的。我如今何肯要你的。宦老爺同我們一個陌路。就這樣施恩。我同你到底是鄉親。那利錢我也不問你要了。只當我害病吃了藥了。要神天保佑。托老爺的福。我在這貨郎上。再去慢慢的掙罷。說着。就在腰中順袋裡取出他的借約來。當面撕掉了。道。從此畧(撂)開手罷。宦蕚見他二人如此。心中暗道。德能感人。我這幾兩銀子就把兩個人都化了。欣然乘馬而去。正走之間。到了一個店門口。見一個大漢。生得豹頭環眼。頦下一部虬髯。六尺四五身材。三十八九年紀。在那裡背叉着手。白眼望天。不住長吁短嘆。宦蕚見他凜凜一條大漢。像有十分心事一般。又見那店主在一傍陪着笑臉說話。覺有緣故。勒住繫韁。把馬蹄放慢了些。聽得那大漢道。俺這樣的男子漢。是少你的飯錢的麼。等俺的親

戚來。自然一齊開發你。那店主陪着笑。道。怎麼敢說爺上少飯錢。但小店本錢短少。供應不來。求爺多少給些。以便預備爺的酒飯。那大漢道。俺身邊若有銀子。何用你說。實在難爲你。我豈不知道。但俺此時在客邊。何處去設法。復又長嘆了一聲。道。

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

宦蕚想道。看這人的相貌。是個塵埃中的英雄。定非落魄之人。趁他在窮途。何不結交他一番。遂下馬走到跟前。拱手道。尊兄高姓。貴處那裡。爲何在此長嘆。那人見他氣宇軒昂。也拱手道。小弟賤姓鮑。山東泰安州人。請問貴姓。那店主道。這位老爺是我們這裡有名行好事的宦老爺。那人道。聞名久矣。敝省的人常稱述三位的大德。不想今日在這裡幸會。宦蕚道。何敢當尊兄過譽。那人道。尊兄不嫌蝸陋。請到小寓坐一坐。宦蕚正要問他話。說道。弟正有事請教。遂攜着手同到店裡一間客

房內。重復作揖。然後坐下。宦蕚問道。尊兄有何貴幹。到此又有何事縈心。浩然長嘆。方才這店家說甚麼飯錢。不妨細細見教。那人嘆了一口氣。道。小弟賤名鮑德。寒家雖不敢稱爲富足。也還有幾十頃地。將就也還過得。我家姑母年老寡居。只有一個家表兄。姓辛名同。自前歲販了幾千金貨來在貴處發賣。曾有信寄回。說在評事街行裡住着。不意他三年不回家。姑母憶兒成病。人家父母見兒遠出。無不望其速回。無奈兒子一去。將父母忘却。古詩云。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凡人子遠遊。當將此四句念熟。❶恐差家人不的當。命弟前來叫他回去。弟來時也還帶了幾十兩金路費來的。因見途中貧苦無食的人甚多。傷心慘目。弟以爲到了這裡。尋見了家表兄。自然就有盤費了。遂將身邊的銀子三錢二錢的都散了貧人。僅存了些須路費。不想到了這裡。找到行裡去問。說在此住了將二年。又往湖廣去了。弟要往湖廣去尋。又不知他在那一府。又沒有路費。只得在這店中住着等他。一住三個月。杳無音信。弟又食

量頗雄。一日酒飯肉菜之類。非三腥不能飽。前月有些衣服都賣了。打發了他的店錢。這個把月。實在沒處設法。又在異鄉。舉目無親。向誰告貸。也怪不得店家瑣碎。他能多大本錢。復大笑。拍着肚子。道。倒被賤腹裝了他十來多兩在裡面。叫他如何供應得來。弟欲回不能。欲住不可。故不覺發嘆。不意驚動尊兄。宧蕚笑道。原來是爲這些微小事。弟若早遇尊兄。台駕也回府久矣。向店主道。鮑爺差你多少飯錢。店主道。額定三錢銀。到今日正四十天。共該紋銀十二兩。令小人如何擱得住。所以纔大膽開口向鮑爺說。宧蕚道。我從不曾聽見南京的店錢三錢一日。你不許欺生。店主道。小人開着店。怎麼敢欺生。別人每日只五分銀子。鮑爺一日要用肉五斤。酒十壺。這兩樣就是二錢五分。一日還得二斤米飯。油鹽小菜青菜豆腐之類。算起來小人還是白伺候。一文錢還不得落哩。宧蕚向鮑德道。兄眞英雄也。他大笑道。弟所謂酒囊飯袋耳。何

足爲道。宦蕚吩咐小厮。你稱十二兩銀子給店家。就叫店家快去叫一乘轎來。送鮑爺到我家去。那店主得了銀子。歡喜非常。鎖在櫃內。飛跑叫轎子去了。宦蕚因向鮑德道。這店中非尊兄住的地方。可到舍下去。別有商議。把行囊都發了同去罷。弟先到舍下恭候。鮑德道。平(萍)水相逢。怎敢當尊兄如此過愛。宦蕚道。我輩相遇。何必故作這套語。鮑德道。尊兄既是豪傑舉動。弟亦不敢作腐頭巾的虛套了。宦蕚起身作別。吩咐一個小厮等着同去。鮑德同到店門口。宦蕚一拱手上馬。道。耑候尊兄的大駕了。他到了家中。就吩咐預備下酒飯。不多時。鮑德到來。讓到書房坐下。小厮們把行李也搬了進來。坐下茶罷。須臾就送上酒肴。二人對飲。鮑德是個豪爽的漢子。在店中每日那種飲食。不過充飢而已。就是那酒。也不過只算得潤喉。因囊中乏鈔。不敢大嚼。今到了宦家。見杯盤擺烈。(列)烹炰精美。況宦家的酒量素常善飲。又不是寒酸主

人。也不謙讓。傍若無人。豪飲大啖。宦蕚見他這種的氣概。倒也少見。慇懃相勸。酒飯吃畢。天色將晚。宦蕚叫取一副新鋪蓋來。鋪上與他睡。與下回宦蕚到鮑德家對看。如何相報之速也矣。留住了數日。無非大酒大肉相待。徹底做一身新衣。眞可謂賢主佳賓。這一身新衣。與司進朝替富新所做那一身新衣。兩人之心胸行事。何啻天淵。他所談講的。俱是談兵說劍武藝中的話。宦蕚雖不懂其中的妙處。倒也聽得津津有味。氣爽神豪。一日。宦蕚陪他飲酒之間。說道。弟喜得遇兄。本欲屈留些日子。但尊兄離家久矣。恐府上同令姑母懸望。目今趁初秋天氣。正好走路。尊兄還是回府。還是在這裡住着等令表兄呢。鮑德道。弟欲回久矣。自無路費。連日承兄見愛。又不敢啓齒。家表兄知他到何日才來。弟歸心似箭。也不等他了。只到行裡說下個信便是了。宦蕚道。尊意既如此。明日即爲兄送別。鮑德大喜道。弟承尊兄過愛。我也不效那妄說感恩戴德的虛話了。丈夫語。但願異日得相晤暢聚爲樂耳。弟此時就往行中說個信來。宦蕚道。對他

說。令表兄來時。竟請到舍下來住就是了。鮑德喜道。這更妙了。去不多時就回來了。宦蕚次早備酒飯與他餞別。他的行李也收拾完了。小廝捧出五十兩銀子來。送他作路費。鮑德道。何必用許多。一半也就夠了。宦蕚笑道。兄忘了前日之事了。途路間寬裕些好。設有不敷。又將奈何。他也笑着收了。宦蕚又吩咐一個家人道。你拿十兩銀子。送鮑爺過江。到浦口雇了騾子。看着起了身。來回我話。又叫備兩匹馬來。親自要送。鮑德道。不勞尊兄罷。宦蕚道。弟不敢留兄者。恐尊府懸望耳。然而惜別之心。哽咽於胸。送兄一程。多聚一刻。稍慰一刻鄙心。鮑德長嘆道。弟生平交人多矣。不意貴介中有尊兄這等俠腸義氣漢子。此語雖是誇宦蕚。却將貴介中人一筆抹殺。撫膺道。銘刻於我心矣。二人上馬。一路說着話。到了下關過浮橋。同到江口下馬。二人握手。依依不捨。鮑德上了擺江船。家人搬上了行李。那個送的家人也上去了。臨開船時。宦蕚道。尊兄長在途保重罷。鮑德道。

尊兄請回罷。此身不死。容圖異日相會。感之至。一語勝千萬言。宦蕚看他的船去遠了。上馬悵然而返。正走着。將到三彈樓。見幾個人在那裡說笑道。那裡去看戲。這就是眞戲文了。那戲子們唱爛柯山的崔氏逼嫁。還沒有他這樣眞正行徑呢。宦蕚正勒馬要問。衆人齊笑道。朱買臣出來了。宦蕚看時。只見一家門裡一個破衣巾的文人。送出一個老兒來。也戴着一頂爛方巾。穿着一雙紅不紅紫不紫的沒後跟的破鞋。氣忿忿向那人道。我們家不幸。生出這樣不成器的女兒來。賢婿也不必氣惱。或留或休。任你的意思。我總不管。我像沒有生他的罷。宦蕚聽得有些詫異。忙下馬向那老兒同那人拱拱手。他兩個連忙還禮。宦蕚道。請教府上有甚麼事。那老兒搖頭道。羞愧死人。我不能出之於口。指着那破衣巾的道。尊駕請問他。宦蕚看那貧士時。

頭上爛爛一頂巾。以飯糝做補丁。而腦油浸透。脚下舊了兩

隻襪。以黄泥爲漿粉。而脚底對穿。（有人作謎云。天不知。地知。人不知。我知。是何物。他人不解。問是何物。彼笑云。我襪底有一洞耳。此貧生襪底對穿。宦蕚想當然耳。）面皮黄皺。肉味豈止三月不知。顔色壥糟。浴水料道六時不見。身上衣補空萬千。常穿不時之服。室中竈壥灰堆集。或煮飢後之餐。（或字好。也是想當然。）昔年買臣後身。今日妻休貧士。

宦蕚向那人道。請教。那人道。賤姓平。就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平字。賤名儒。乃汝爲君子之儒。（開口酸腐之氣衝人。描寫迂腐措大。入骨三分。）忝列庠序。這一位就是家岳。小弟自二十歲畢婚。今已十七年矣。賤内與小弟同庚。小弟一介寒儒。只靠筆耕餬口。不意兩年來年成荒歉。沒人讀書。這硯田也就荒蕪了。去歲還將就苟延。到了今年。就力不能支。三旬九食竟是常事。在當初。竈下以不舉火爲奇。近日竟以舉火爲奇。眞正是空如懸罄。家徒四壁。古人云。啼豐年之飢。號六月之寒。不意此二語竟是爲小弟而設。不想賤

內忍受不得。竟有個要別抱琵琶之意。原也怪他不得。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終朝枵腹。如何過得。他去意甚切。小弟多年伉儷。何忍分離。意有不捨。再四苦求。其如他塞耳弗聽奈何。賤內執意不回。小弟不得已求了家岳來。以大義責他。以好言勸他。他決意不從。適間反以不遜之言挺撞了家岳。所以家岳忿怒而去。宦蕚向那老兒道。令愛要去。不過是因令婿貧窮之故。老丈若可養活得女兒女婿。就可相安了。世人因女婿貧窮之故。連女兒皆棄而不顧者甚多。宦蕚作此言者。或疑及此。然見這老兒行徑。不問而知其窮。尙作此語者。方不脫是個公子本色。那老兒嘆了口氣。道。先生。先生。非我唐突得罪。你這眞是何不食肉糜之言了。我們當初弄了一項爛頭巾戴在頭上。以爲是功名的一個進步。何等興頭。誰知吃他一生的大累。初進學時是頂簇新的頭巾。因你不能上進。把他戴爛了。頭巾不怨你足矣。如何反怨他。當初指望飛騰黃甲。脫却這蓋皮。就可以耀其祖而揚其宗。封其妻而蔭其子。大其居而改其門。華其身而充其腹。王恩是八其翰林。他又是個八其措大。不想毫不如意。其如命何。老學生自十五歲遊

庠。鄉試過二十餘次了。那朱衣老先生在暗中他那尊頭就不肯略點一點。那柳汁比金子還貴重。就不肯灑一滴在我寒士身上。拿輕不得。負重不得。不稂不莠。行動又要惜三分臉面。這老兒宜乎貧寒至此。偌大年紀。不知世務。世人但顧臉面。焉有不受窮者。家中釜甑生塵。兒啼女哭。眞有乞丐所不堪者。老學生今年虛度七十有五了。豈但三月不知肉味。孟夫子曾云。七十非帛不暖。五十非肉不飽。老學生比五十又多了二十五年。成年累月還不知何者爲肉。昔日聽得一笑談。

一貧士終年食菜。一日。有人以羊肉餉之。夜夢五臟神云。羊踏破菜園了。

老學生今日求其踏破菜園而不可得。至於衣服。不要講衣帛。請看我這鶉頭百結。捉襟露肘的樣子。求寸布如異錦之難。其寒家之境況。可想而知了。自給猶無所措手足也。而況於女兒女婿乎。當日古人有一

個淸江引。正合了老學生的近況。道是。

三更半夜睡不着。惹得我心焦躁。跎蹬的響一聲。儘力子𡀔一跳。原來是把一股脊梁筋兒窮斷了。

此乃我學生今日之謂也。宦蕚又問平儒道。你令政旣不願相從。就勉強留下他。也未必相安。終日吵鬧。也非常法。平儒道。小弟豈不知此。其如此哀不忍何。宦蕚道。迂。迂。眞迂。因見隔壁有個茶館。說道。二位請到那裡坐坐。我有話相告。那老兒道。豈有此理。老先生駕臨敝地。豈有反客爲主之事乎。雖有欲奉屈之心。其如囊中無此力何。宦蕚道。不用謙讓了。請進去罷。二人進內。一同坐下。老兒道。請敎老先生貴姓。宦蕚道。我姓宦。老兒道。得非大司空宦老夫子令公(子)麽。宦蕚笑道。正是。那老兒復鞠恭(躬)道。眞今日翩翩之佳公子了。久仰。久仰。老學生翁婿何緣幸會。宦蕚笑道。多承謬獎。料道他們都是空腹。要了幾碟點心

來。讓他二人吃了一會。道。我看你翁婿二位讀書一場。一窮至此。倒甚爲惻然。（天下讀書之窮人何止億兆。惻然不得這許多。昔有一人云。天有富我心。賜我一塊金。方圓四十里。裡外不空心。余謂雖此一塊大金。猶不足以資給之。）我此時就算資助你些。勸他留下。但不能常繼。用度完了。舊性復萌。仍然要去。又復奈何。我有個主意。你一位是他的令尊。一位是他令夫。我如此如此替你化他一化。將來能完全你家室之好。你二位說。可行得麼。平儒還有不忍。口中不住咨嗟。倒是那老兒道。宦老先生君子人也。何傷乎。他之尊意。可謂妙極而無以復加矣。賢婿把這不肖女總如棄了一般。何不聽其所謂。倘能革心改面。豈非爾室家之慶乎。平儒想了一會。嘆道。哎。小弟騎虎之勢。也出於無奈了。悉聽尊裁。還要求老先生稍加姑息。不宜督責太過。宦蕚叫小廝拿過銀包來。打開。撚了一錠約有三四兩。送那老兒道。爲先生一肉一衣之敬。又拿一錠與平儒。道。權爲薪水之資。等你令政悔心之時。我再送來與你。那時或可相安了。設或惡性不改。我

替你另娶一房。此等婦人終棄之亦可。問那老兒道。老先生。你恐怕還有愛惜不捨之心麼。老兒正色道。豈有此理。我老學生今雖窮乏。當初先祖權副使也是有名人焉。此等不肖之女。已在七出之外了。辱我儒門之父多矣。尙何惜乎。老先生雖將他鼎烹斧鉞。我學生猶不過而問焉。何況於化惡爲善耶。但既承賜茶。又蒙厚惠。何以克當。誠所謂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宦蕚道。不必過謙。請收了罷。我回去。就有人來。他翁婿深深一揖。道。承愛了。大家同出了茶館。宦蕚別了他二人。上馬來到了家中。將權氏的事告訴了侯氏。侯氏又是那好笑。又是那恨。宦蕚道。我因他們想起一個笑話來。

一個人家請了一個先生。窮得很。他要回拜東家。沒人拿帖。叫他老婆扮作家人隨去。到了那裡。賓主甚是相投。款待酒飯。定要留宿。那先生辭不脫。只得住下。東家叫兒子陪先生

睡。叫館童陪那家人睡。次日。先生回去了。其子向父親道。老先生倒好。只是窮得很。昨晚脫衣服睡覺。連褲子都没有。那館童接口道。他那家人。不但没褲子。窮得連雞巴都没有呢。

這個笑話正好贈那平秀才。侯氏又笑了一陣。宦蕚吩咐家人叫了個媒婆來。如此如此對他說了。叫小廝領他到平家去。到了他家。此時平儒受了宦蕚的計策。躲在外邊聽信。那媒婆走到裡面。向那婦人道。這就是平奶奶麼。權氏道。我如今不是平家的人了。你是那裡來的。媒婆道。我是南京城裡第一個有名做媒的趙大嫂。人都叫我趙老實。城裡的張富翁。李財主。程閣老。宦尚書。這些大老財主家中。我没一家不走動。聽得說這裡奶奶要嫁人家。又賢慧。又會當家。如今有一位財主鄉紳要娶一位奶奶續絃。托我來說。那權氏一臉的笑。道。我雖說要改嫁。又没有口風出去。怎麼人就知道。媒婆道。這位財主要尋位好奶奶久

了。托的人甚多。他同你這一位街坊姓甚麼甚麼呢。我就忘了。他兩個是好朋友。聽得他說。故此才煩我來。奶奶。你旣翻身一場。不要錯過了這樣的好人家中穿紬着緞。揷金戴銀。使奴喚婢。你到了那裡。眞是飯來張口。水來濕手。受用一輩子呢。權氏滿心歡喜。笑道。他家姓甚麼。媒婆道。他姓賈。滿城中誰不知道賈鄉宦家。權氏道。這也等我那倒運的漢子來。對他說明白了着。媒婆道。你不要癡了。一面搴旗。一面擂鼓。只要你心肯了。我回他一個信去。送了衣服頭面來。等你家相公回來說一聲。就走上了轎子。還怕他拉回你來麼。權氏道。他這樣個大人家。也不行財下禮。難道就是這樣烏嘴烏面的擡了去。媒婆道。你是自己做主。要下禮做甚麼呢。擡了來仍要擡了去。況且你是有丈夫的。那時驚動了街坊鄰舍。閒言雜語。攔阻起來。反倒不妙了。權氏道。你的主意也是。但恐我那倒運的漢子不肯放。怎麼處。媒婆道。他要留你。你就叫他

拿好衣服來你穿。買東西來你吃。怕他不叫你去麽。權氏道。就依你說。幾時可行呢。媒婆道。打破頭。趁熱揉。俗語說。停留長智。過後又怕生枝葉。要去就去。你主意要決了。今晚就去做新人。早一刻。不受用一刻麽。因走到跟前。附耳低聲道。說這賈老爺有名的大陽物。笑道。你夜裡被窩中更受用呢。我總成你這樣好去處。過了門。十兩媒錢。一分也少不得的呢。權氏歡天喜地。反再三囑托道。我在家同那倒運的坡(扳)倒身子。講個決斷。你今晚千萬的要來接我。那媒婆道。我知道。還用你說麽。平儒在外面見媒婆去了。便來家。權氏放下臉來。道。我不是你的人了。我今日晚間就要去的。你要留我。就去買綢緞來替我做衣服。買好飲食來供給我。不然。你要強留我。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這苦日子我實在過不得了。平儒道。你到底往那裡去。我同你將二十載的夫妻。你就忍得撇我麽。權氏冷笑道。古人說。酒肉的兄弟。柴米夫妻。沒穿少吃。我

同你就是陌路了。還講甚麼恩情。有兩句古語說得好。

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

我的去處不勞你管。大約自然比你府上強些。平儒道。你既主意已決。諒也不能留你。也有兩句古語。道是。

心去意難留。留下結寃仇。

你去是去。但只是你後來或有不得意處。千萬還來尋我。權氏夾臉唾了一口。道。啐。你替我發這樣好利市。難道別人家還有不如你的。我就死了。也不再上你的門。你可曾聽得說。回爐的燒并(餅)不脆麼。正說着。那媒婆夾個氈包進來。道。轎子來了。權氏向平儒道。你快寫休書給我。不要誤了我的良辰。那平儒也不作難。寫了休書。權氏又叫念與他聽。無非是養贍妻子不過。任憑改嫁的話。權氏又叫他打了手印。老作家。收了。渾身徹底換了衣服。戴上首飾。向平儒道。你生平可見過這些東

西。歡歡喜喜。頭也不回。上轎而去。有四句說他二人道。

平儒今日被妻休。崔氏當年醜已留。

何是琵琶貪別抱。雎鳩不肯在河洲。

因這權氏。有一調駐雲飛嘆世人夫婦道。

夫婦恩情。結髮齧年到百齡。舉案齊眉敬。全仗家豐盛。哎囊

罄没分文。難逃怨恨。口縱無言。勉強身相順。試看那實在心安

有幾人。

那權氏被轎夫一直擡到宦家。下轎時。媒人不知何往。只見四五個婦人叫他出轎來。擁他入內。到了上房。宦蕚同侯氏高坐。衆婦人道。與老爺奶奶叩頭。權氏與抖抖來做財主奶奶。忽然見這個光景。心中鶻突。衆婦人又道。你見了老爺奶奶怎麽還站着。好不知規矩。還不快叩頭。他見丫鬟僕婦左右圍繞。尊嚴得了不得。不由得雙膝跪倒。還疑是哄

他來做妾。叩了頭起來。宦蕚對司富道。這個婦人萬刁萬惡。嫌貧休夫。被他父親賣到我府中來。交與你名下收管。叫他做各種活計。磨磨他的刁性。若稍有完(頑)劣。拿皮鞭着着實實的打。拉了去。把衣服換了。衆婦人拉他過去。換了一身舊布衣服。他此時已入圈套。悔之無及。又帶了過來。稟道。換過了。司富就帶他到廂房內。道。你就跟我在這裡住。就派了些活計與他做。說道。都定有日限的。遲誤了。十個皮鞭。他一心打點來做奶奶享福。今到了這個光景。又不知是甚麼人家。又不知是如何來的。聽說是他父親賣了他來。想道。我一個出嫁十多年的女兒。父親如何賣得我。我丈夫怎又不說。不明不白。心中又悔又恨。那媒婆不知從何而來。今又不知何往。暗暗哭了一會。夜間悄悄起來上吊。不想司富他們都是商議過了的。有心防着他。一聲喊叫。救了下來。到次早。稟了宦蕚。宦蕚大怒。叫了十數個僕婦。將他按倒在地。剝去衣服。只

剩一衫一褲。大皮鞭細竹條。自頸至踝。足足打了數百。侯氏再三說情。方才饒了。吩咐一個僕婦繆氏監管着。餓他三天。不許給他飯吃。那權氏渾身打得如茱花蛇樣。擡了去。放在床上臥下。皮膚無處不痛。想起當日雖窮。丈夫何等憐愛。今日受此苦楚。是自己尋來。只好自怨。那心腸也就悔了兩分。那繆氏私自拿東拿西與他吃。待他甚是親熱。悄悄勸他道。你既到了這裡。插翅也飛不出去。人說螻蟻尚且貪生。你怎麼尋此拙見。討這一場苦吃。寧在世上捱。莫在土裡埋。焉知日後就不捱出個好日子來。你不要呆想。你死在這裡。不過像死了個螞蟻。誰還可憐你麼。你耐心守着。少長缺短。悄悄對我說。我照看你。權氏感激不盡。好了起來。不是做針指。就是漿洗衣裳。雖不叫他上去伏侍。也沒有一日得閒。自從捱過那一場肥打。也不敢再想尋死了。看見別的婦女都忙忙碌碌。終日做活。久之也就慣了。宦蕚憐平儒是個貧士。時常週濟

他。後來開義學時。轉托梅生約到他家。考了考他腹中學問。也還頗通。就請了他做先生。在館中教學。這是後話。一日。宦蕚在家。門上傳進來說。有一個姓辛的山東人要見。宦蕚知是鮑德的表兄了。忙走出來迎着到書房。相揖坐下。宦蕚看他面白黃鬚。狼腰虎背。細條身材。也好一個相貌。他動問鮑德的信。宦蕚將店中偶遇。接了來家。留住了數日。並打發起身回去的話說了。道。去了兩個多月。大約久矣到家了。辛同再三致謝。宦蕚又道。尊堂在家懸望。兄也當速回才是。湖廣這一次的買賣定然是得意的了。他蹙額道。去的時候生意倒也甚好。聞得貴處米價湧貴。在湘潭販了幾千兩銀子的米下來。不意途中遇了張戲（獻）忠的賊兵。搶掠一空。小弟落在水中。性（幸）喜自幼頗知水性。逃得性命。只剩孑然一身。行囊俱失。虧得別船一個老客見憐。帶了下來。昨晚才到。且到舊行家看看可有鄉親在此。問個家信。他言舍表弟曾來過。

臨去時留下信。若小弟來時。叫到尊府來問。故此特來驚動。宦蕚道。既如尊言。歸途盤費何以設處。辛同道。爲今之際。(計)沒有別法。除非向舊行家借貸些須。還不(知)他可肯慨諾。宦蕚叫家人取了三十兩銀子來。說道。本要奉留盤桓數日。恐尊堂得了令表弟的信。越發盼望。些微路費。可以到府了。今日尚早。就請渡江。雇了頭口。星夜回府罷。到家致意令表弟。容圖後會。辛同道。蒙尊兄盛情。愚弟兄言謝不盡。小弟也不敢假作謙辭。竟拜領大德了。就此拜別。小弟即刻長行矣。宦蕚留他吃了酒飯。送到門外而別。倏忽秋盡冬來。大雪初霽。宦蕚出門。要遇好事做一兩件。信着馬蹄。緩緩而行。大街小巷串了一會。走到一條僻靜巷內。見一個人兩眼哭得紅紅的。身上穿得甚寔(是)單寒。打門內送出一個人來。含淚囑道。事求速些爲妙。那人道。我知道。明日定有回信。拱拱手去了。這人又掉了幾點淚。嘆了一口氣。擡頭望望天。望望天。妙甚。欲開口

告人。無門可訴。欲告之於天。奈天又高而難聽。只得嘆氣望望而已。寫盡窮人苦楚。慘慘悽悽。折身進去。宦蕚想道。這人雖穿得襤褸。形狀舉動像個正經人。定有萬不得已的事。方這樣傷心。我問他一問。或有急難。我何不救他一救。遂打着馬進他院中來。那人來到房門口。正要推門進去。聽得後面馬蹄子響。回頭一看。却認不得。見他肥馬輕裘。又跟着兩個小廝。忙迎了過來。問道。老爺尋誰。宦蕚下了馬。一拱手。道。就是來〔尋〕你。那人驚道。素不曾拜識過尊顏。老爺下降。有何吩咐。宦蕚道。且到你屋裡去講。那人道。寒家不堪得很。故此不敢奉讓進去。恐屈了尊。宦蕚道。這有何妨。那人見說。只得推開門。讓了進去。宦蕚到裡邊一看。果然不堪之甚。兩門透風的房子。四面牆上大洞小眼。頭頂上還有幾個天窗。朔風凜烈。刮得颼颼聲響。大嚴冬天到屋裡。連個火星兒也沒有。兩張破板床上。鋪着兩床破草簾。還鋪着破竹蓆。連被也沒有一床。床上蹲着兩個婦女。還有兩個孩子。都穿着稀爛的

衣服。肉都露出在外邊。抖抖的戰。那人掇過一張破竹椅。撣淨了灰。讓宦蕚坐下。宦蕚道。你也請坐了好講話。他謙讓了一番。然後拿了一條三隻脚的板凳坐下。宦蕚道。兄貴姓。他道。不敢。賤姓向。賤名惟仁。不敢拜問老爺上姓。宦蕚道。我姓宦。向惟仁道。想就是去歲捨衣服救窮人的宦大老爺了。宦蕚笑道。怎麼這點小事人都知道。向惟仁道。久仰老爺大名了。老爺是貴人。下臨賤地。有何吩咐。宦蕚道。我才在門口過。看見兄送出那個人去。滿面慘容。必有萬不得已的事。特來相問。向惟仁但低頭嘆氣。一時不便回答。宦蕚道。兄何妨從實告我。不須隱諱。向惟仁道。承老爺殷殷下問。只得要直稟了。寒家當日也還可以將就過得。做着千金的買賣。向日也曾爲過人。連年運氣不濟。做着的就折本。連舊房子也賣了。尋了這兩間破屋棲身。數年不曾修葺。越發倒敗了。因前歲借了阮大鋮老爺府上銀五十兩做本錢。又遇着這兩年年程荒

欵。人口多。就吃掉了。如今三年整。本利該他百金。終日來索。沒得還他。
他的管家看見小女生得乾淨。回去說了。阮大爺要拿小女去學戲。准
算本利錢。小人怎肯把親生骨血送去做這樣下流的事。苦苦不依。他
前日惱了。把我送到縣中追比。我求人保了出來。限十日內還他。老爺
請看寒家這個光景。開門七件事。件件都斷了。煙火俱無。一家都是不
久的了。可還有這百十兩銀子還人。沒法。怕受凌辱。要尋一死。二來不
忍見家中這個樣子。死了。眼不見爲淨。就罷了。說到此處。就哭起來。宦
蕚道。不必傷心。有話且講。他擦了擦眼淚。指着床上那女兒道。我這個
小女。他說小人一死。如水桶散了箍的樣。一家人都是要死了。他情願
自己賣身。不論爲妾爲婢。但求多得幾兩銀子。還了阮府。倘餘剩下些。
叫小人做個小買賣。帶着他母親兄弟將就過活。小人生他一場。指望
嫁一個好人家。與他去完他一生一世的事。怎麽忍心賣他與人爲奴

作婢。雖然顧了一家。豈不把他坑死了。又哭起來道。他見小人不肯。倒要尋起死來。說除了此法。一家都是要死的。他不若先死了。免得眼見難過。小人只得依他。尋人說合。就是小人方才送出去的。那是個官媒。他說有個過路的官兒要買妾。只要人物生得好。倒不惜身價。來問小人可捨得賣到外路去。小人還不忍。是小女說。倘本地人出不上價。他白捨了身子。仍舊救不得父親母親兄弟。只求多得幾兩銀子。就是外路去。也說不得了。況且在本鄉本土。或有好歹。恐父母知道。反要傷心。一狠百狠。遠遠的去。只當死了。割斷了肚腸。倒還好些。小人思量他這些話也說得有理。只得依了他。養他一場。落了這樣個下場頭。怎不叫我做父母的心中像刀割的一般。怎不悲慘。說着。越發悲慟。宦蕚道。好孝女。好孝女。難得。難得。請你令愛來。我問他一問。向惟仁叫他女兒道。我兒。過來見了宦老爺。那女子羞羞慚慚的下床來。走到面前。拜了一

拜。宦蕚把他一看。雖然穿着一件破補丁藍布衫。一條鋸齒邊的破裙子。好個標致端莊的女子。有一首一斛珠的詞兒以咏其美。道。石崇在雙角山以一斛珠換得綠珠美人。曲牌名因此而起。今以爲詞贊佳人。合拍甚妙。

曉霧輕籠。晴山淡掃妝雖草。舊敝衫裙偏覺好。朱顏旣妙。那用梳妝巧。　海棠夢裡醉魂消。柳葉簾前體態嬌。桃花面上含悲悼。試聽纖喉。上花鶯聲小。

一點脂粉也無。全是天然本質。眞是秀色可餐。若再裝飾起來。可稱個十全的佳人了。但只是臉上寒毛都凍得直竪竪的。眞令人可憐。宦蕚問他道。小姑娘。你今年十幾歲了。他朗然答道。癡長十六歲了。宦蕚道。我纔聽見你令尊說你這一段孝心。誠然可敬。但與人做妾。也是一件大苦的事。若遇了不賢慧的大妻。一日也難過。你這樣個嬌生慣養的柔軀。倘不幸遇了那樣悍妒之婦。豈不斷送了。你年紀小小的。可曾想

到這上頭麼。他答道。我何嘗不知道。我當日聽得家母舅講書。殺身成仁還要去做。何況捨身救父母兄弟。也說不得了。今日且救了一家。後來就到那個地位。就死也瞑目了。強似今日眼睜睜看着這個樣子。肝腸痛裂。一刻也是難過。眞是生不如死之時了。也就淚隨言下。宦蕚先就想要救他父親。今聽他說了這番話。激出一段熱心來。道。你這樣孝女。我若不救援你。空做鬚眉丈夫。枉在世上爲人了。（枉在世上爲人者。恐十有八九。）叫小廝拿過銀包來。內中約有十數金。遞與向惟仁。道。這幾兩銀子。你今日就去買些柴米炭火。再買幾件棉衣服來。你一家大小穿上。你去回那媒人。也不必題我的話。（行好不欲人知。方謂之陰德。）只說你遠處來了個親戚。助了你百金。不賣女兒了。再約了你當日借銀子的保人。明日早飯時等着。我明早到你家來。與你一份銀子。你拿去還了阮家。就清白了。向惟仁道。蒙老爺天恩。小人也不敢假做推辭。但一家來世變畜生補報罷。遂叫他妻

子空氏同女兒並兩個兒子道。快來叩謝恩人。他一家歡天喜地。忙過來跪下叩謝。宦蕚一手拉住了向惟仁。那妻女二人又不好伸手去扶。急得只叫快請起來。衆人叩完頭站起。宦蕚道。我是救孝女的。與你們無干。何勞道謝。說着。就出來上馬而回。次早。帶了銀子到向家來。下馬。向惟仁聽見。忙開門讓進。到了房中。與昨日大不相同。幾萬個補丁的窗子也糊亮了。地下一個瓦盆燒了一盆大火。鍋內熱氣騰騰。一家都穿上了棉衣。床上疊着兩床舊布被。忙讓了宦蕚坐下。那女兒也就走到跟前站着。宦蕚看他時。穿了一件紫布棉襖。青布背心。白布裙子。比昨日體面了許多。說道。天氣冷。小姑娘你請到火盆跟前坐着去罷。向惟仁道。老爺天恩。小人一家今日都到了天堂了。今再要說冷。可就眞折福了。宦蕚叫小廝拿那兩封銀子來與他。道。此書之細。令人容易看不出。銀子則銀子矣。而曰那兩封銀子。不過是一句話。就不知那者。還有這也。後來又取兩封。一與向小娥。一與向惟仁。方悟那字之妙。這是一百兩紋銀。你拿去還他。你保人約

下同去不曾。向惟仁道。昨日就約定了。他在家中等。宦蕚道。如今人壞的多。還你的文書時。須看明白。不可被人哄了。向惟仁道。蒙老爺吩咐。小人知道。宦蕚又叫小廝把包內的碎銀子拿了有三兩多。遞與他道。把這銀子你另外拿着。恐怕他拿廣法馬兌你的。就要個大加三。那時少了。爲這一點子又爭論。仍不得淸楚。向惟仁道。老爺的恩典。想得這樣全美。宦蕚道。你去了快來。我還等你回來說話。那向惟仁剛跪下要叩謝。宦蕚拉住。道。不消多禮。你去罷。他拿着銀子忙忙的去了。那女兒篩了一鍾茶。纖纖玉手奉與宦蕚。宦蕚欠身接着。道。又勞動你。吃罷。他接了過去。便道。天氣冷。老爺來的早。恐還不曾用飯。我家備有一杯水酒。老爺不嫌棄。請用一杯。宦蕚道。我怎好叨擾他道。我一家吃的穿的都是老爺的。這還是老爺擾的是自己。等我們父子有得孝敬老爺的。日子就好過了。說着。就去將燙酒的壺放在火盆上。他將靠南窗的一

張抽屜桌子擦淨。說道。老爺。請過來坐罷。宦蕚站了起來。他忙把竹椅掇過。靠桌正面放下。開了抽屜。拿小菜碟兒。宦蕚一眼看見抽屜內有些舊書。問道。這書是誰念的。他笑着答道。是我小時念的。宦蕚道。原來你也從過師。怪不得這樣知道孝順。通文達禮呢。他道。老爺取笑。我知道些甚麼。當日我母舅教館。帶着我念了幾年。因家寒。搬到這裡來。那時就不念了。我才得十二歲。今年也摞下將四年了。說着。讓宦蕚坐下。酒也熱了。他斟了一杯。雙手捧着。笑盈盈遞上。道。這街上沒有好酒。老爺將就用一鍾避寒罷。宦蕚忙接了過來。道。小姑娘。你去坐着罷。叫我的小廝來伺候。他道。我一家蒙老爺莫大之恩。就終日爲奴爲婢。也是該當的。（辱翁曰。此時已有願到他家之心了。）何況在寒家。理當服侍的。他母親把鍋揭開。原來是大葷館裡買來的四品上好美肴。怕冷了。蒸在鍋內。並一盤果餡狀元糕。端來擺上。宦蕚道。你何故費這些事。他道。家寒沒有甚麼敬的。買

的現成東西。恐不可口。老爺休怪。宦蕚讓坐。他再三不肯。宦蕚道。你不坐。我也不吃了。叫小廝將板凳拿過來。放在橫頭。讓他坐了。又叫小廝拿了杯筯來。斟了一杯。讓他吃。宦蕚又問起來道。你當日讀到甚麼書。他道。讀過四書詩經。皆念完了。宦蕚當問他可曾讀過人之經。宦蕚道。你撂下這幾年。也還記得麼。他道。我時常翻翻。也還認得。宦蕚將抽屜拉開。順手拿出本書來一翻。中間夾着許多字。打開一看。寫得甚是秀美。覺得比自己的強好些。看見臨了寫着向小娥習。問他道。這是你的名字麼。他笑道。我母舅說古時浙江有個孝女叫作曹娥。要我也孝父母。故起名叫做小娥。正說話之間。向惟仁回來了。將文書遞上與宦蕚。道。蒙老爺大恩。小人的銀子還了來了。又跪下來叩謝。宦蕚一把拉住。道。你只管這樣。倒叫我不安。讓他坐。家中再無第二條板凳。就同女兒一凳坐着。忙敬了宦蕚一杯。飲過。又讓了兩筯菜。宦蕚將那文書遞與他。道。這一張紙幾

平坑了你令愛。快快的燒掉他。向惟仁接過。送入火盆內燒了。宦蕚對他道。你這令愛原來又識字通文。我看他眞是萬中選一的女子。他也不小了。你替他尋個好女婿要緊。不要貪圖豪富。若配得個詩禮人家的子弟更好。不然。就是買賣人家。只要揀個誠實的女婿就罷了。古人說。相女配夫。萬不可錯配了人。誤了他的終身。宦蕚說此一段擇婿良方。眞愛惜小婉之至矣。叫過小廝來。把那兩封銀子拿出。所以先兩封有那字也。先拿着一封。對向惟仁道。這二十兩銀子是送你令愛的。他也大了。你替他做幾件衣服。該置辦的甚麼妝奩小器皿並鞋脚之類。也替他備下些。等有人家。到出嫁時。來對我說。少長缺短。我再幫你。向惟仁忙叫女兒拜謝。宦蕚不肯。止住了。又拿過一封。對他道。我看你家中一無所有。何以度日。這是五十兩銀子。你做個生意。將就過日子罷。向惟仁道。蒙老爺昨日賞了銀子。今日又替小人還了債。已救了一家人的性命。使小人夫妻子女白骨再肉。眞是

重生父母。天高地厚之恩。已是殺身難報。今又賞了小女。恩已過厚了。如何又敢領這厚賞。宦蕚道。救人須救徹。你不得這項銀子做本錢。家中將何以爲生。不久又是昨日那個光景。不如我不救你了。你收了。不必多辭。宦蕚與向惟仁眞是。

濟人須濟急。救人須救徹。
不如拿雲手。網羅誰解結。

向惟仁道。老爺天恩。替小人慮得如此週到。小人一家粉身碎骨也難報涓涯萬一。又叫妻子大小來叩謝。宦蕚立起身。道。你要這樣。我就去了。向惟仁忙道。小人遵命。老爺請坐。他父女讓着宦蕚吃酒。向惟仁道。老爺明見萬里。洞察小人肺腑。剛才若不是多帶那幾兩銀子去。事還不能完。饒說把那都添上了。他還道少。費了多少唇舌哀求。才肯依了。因嘆了口氣。咳道。老爺施恩的又過於太厚。他刻薄的又太覺利害。宦

〔蕚〕道。阮大鋮不知殺過多少大臣。何況這些微利害。說着話。又吃了數杯。就不吃了。向惟仁道。大清早。小人也不敢多敬。請用飯罷。送上飯來。吃畢。撤去與小廝們吃。宦蕚吃着茶。向着小娥道。前日有個人送了我幾隻湖筆。幾匣徽墨。我用他不着。改日送來與你寫字。不要丟住了可惜。小娥笑道。我會寫甚麼。不過是亂揚。玷辱了那好筆墨。少刻。兩個小廝吃完了。宦蕚起身。道。多擾了。向惟仁道。老爺空坐受饑。怎敢當個擾字。他父女同送了出來。宦蕚道。外邊冷。小姑娘。你進去罷。那小娥竟有個依依不捨的光景。古云。女爲悅己容。宦蕚之於小娥。可謂憐惜親愛之至。小娥一慧心孝女。既感救父之恩。又感憐己之德。安不心爲之死。宦蕚去後。向惟仁隨後就到宦府叩謝。回來。他夫妻感謝。念之不盡。道。天地間怎有這樣好人。我們的造化。救了我一家性命。若不是他。此時父南子北。不知成個甚麼光景了。望着女兒道。這都是你一點孝心。感動天地鬼神。所以才遇了這位大恩人。若是沒有神靈。怎麼可可的我送出媒

人去。恰巧就遇着他。二來也是你一點造化。小娥總不作聲。低着頭尋思。向惟仁道。你不作聲。想甚麼事呢。小娥忽然道。女兒想來。蒙他這個恩德。生生世世是再報不盡的。我當日原是捨身爲父母。今日何不將我送與他去。也可報他萬一。不強如賣到他鄉外府。父母兄弟不能見面麼。向惟仁大喜道。你說得有理。我早有這個心腸。只說不出口來。恐兒女抱怨。好說外人倒救了你。我做父母的又把你送去作低伏小。你主意既如此。我與你置幾件衣服簪棒之類。我夫妻同送你去。向惟仁到街上做衣鋪中。買了幾件紬絹棉夾衣服。紬裙背心之類。又到首飾樓上換了數樣簪環。又買了些零剪紬子回來。趕忙做小襖中衣。新鞋褶褲等項。數日完備了。叫兩頂轎子來。他母女二人坐着。囑兩個兒子看家。他跟着同到宦家來。宦蕚不在家中。門上人說了進去。侯氏叫嬌花嫩蕊領着僕婦們。接了他母女進來。向上就要叩頭拜謝。侯氏忙忙

攙住。讓他坐下。空氏道。小女是送來服侍奶奶的。如何坐得。侯氏問起緣由。空氏細說起女兒要賣身。蒙宦老爺救他。並與銀子。救了一家子患難。今女兒情願來服侍的話說了。侯氏看那小娥。生得模樣又好。舉動又端莊。着實愛他。定要他坐。說道。就是留你。我也不肯看低了你。況你此時還是客。那有個站着的理。小娥道。雖蒙奶奶開恩。我怎麼敢。侯氏定然不肯。他方把杌子挪在背後坐着。侯氏笑道。你過來好說話。小娥道。奶奶的恩典。這裡坐就儘夠了。侯氏倒把座兒橫過來。和他一長一短的說話。心中十分相愛。那向惟仁也在前廳守候。不多時。宦蕚回來了。向惟仁上前復又拜謝。宦蕚拉住。道。你的禮數太多了。你來有甚麼話說。可坐了講。向惟仁不肯坐。將他夫婦親送女兒來與他爲婢的話說知。宦蕚道。怪道我才進來。看見大門外有兩頂轎子。原來是你家的。你這一番的舉動。把我一片好心都沒了。難道我是看上你的令愛

才做這番事的麽。向惟仁道。這出在小人夫婦並女兒心中。稍報大恩萬一的意思。宦蕚決定不肯。他苦苦哀求道。老爺不留下。小人一家寢食也不安。就是小女他一心情願。也不肯中止的。宦蕚倒沒法起來。道。也罷。你且請回。再作商議。他方才去了。宦蕚進到內中。他母女都過來見了禮。侯氏道。他如今送了女兒來。你的意思怎麽樣。宦蕚道。這如何行得。他父親剛才在廳上熬了我這一會。我活落話兒回他去了。我當日一點好心救他。不忍把他女兒與人作妾。我今日若要了他。不如當日不救他了。可成個人做的事。侯氏道。這也是他夫妻父女一點好心。你留下罷。他母親在這裡儘着哀求我。我想來。雖然說你一點好心腸救他。此時若是你去要他。那就不成個人了。他送了來。也還與理無礙。我看好個有福的孩子。我心裡很疼他。你不要當我吃醋。故此不要。宦蕚道。你雖然如此賢德。但這事萬萬不可。我若留了他。把以前一片熱

腸盡付流水了。那空氏見不肯留他女兒。跪在地下纏着苦求。宦蕚叫嬌花拉着他。那裡肯起來。一轉身。小娥也跪在地下。忙叫嫩蕊攙他。也不肯起來。侯氏笑道。你看他母女這樣眞心實意。你留下罷。宦蕚沒奈何了。便道。你請起來。我留下就是了。那空氏方才站起。小娥也就站起。侯氏叫拿酒飯來款待他母女。小娥不肯同吃。侯氏再三再四叫他在桌橫頭坐着同吃了。空氏起身道謝作告辭。宦蕚叫他把女兒帶回。他那裡肯。說道。老爺。大人口裡無戲言。方才既留下。此時如何又叫我帶去。宦蕚見他不肯。只得把小娥留下。打發一個小廝送了空氏回去。細極。此等處。他小說所不能及在此。似此雖極沒要緊的事。亦必定寫得有道理。向惟仁先回。小娥留下。單叫空氏同轎夫回去。可還成個大家行事。着小廝送去。方成體也。到晚間。宦蕚叫丫頭們西屋裡鋪了一張床與小娥睡。他仍同侯氏共臥。侯氏道。你怎不去伴新人。宦蕚道。你當我要這女子麼。方才是被他父母纏得沒法。只得留下他。過幾日。送他回去。我既救他。如何又肯要。你這樣賢慧。我要

尋小時。那裡尋不出來。怎肯把這個孝女拿他作妾。侯氏聽了此話。心中也着實敬他。暗暗贊他的好處。次日。宦實老夫婦聽見了這些話。也心中甚喜。暗道。我兒果然竟成個大好人了。（兒一變至於好。）可見做好人也不在乎讀書。（宦老此言迂甚。豈讀書者便是好人耶。有大通的人偏用其才。那心地比不讀書者更壞。古今來不勝屈指。）他與童家賢姪都是一竅不通的。所作所爲都是那大通的人所不能爲。不肯爲者。（不能爲。其罪猶可言也。不肯爲。則罪不可言也。）心中暗喜。這小娥一些也不裝生。每日絕早起來梳洗了。就到侯氏的跟前。好不殷懃小心。侯氏倒着實心愛。捨不得他。每每勸宦蕚留下。宦蕚執意不依。他也沒法。宦蕚替小娥做了兩套衣服。侯氏又與了他幾件頭面戒指之類。過了幾日。那日宦蕚又拿了十數兩銀子。請過小娥到跟前。說道。你住了這幾日。沒甚麼送你的。這是兩套衣服。幾件首飾。你拿了穿戴去罷。這是十來兩銀子。你拿着。後來出嫁時。添着買些嫁妝。又是兩帖筆。兩匣墨。道。這是我前日許你的。我今送你回去。替他拿

他的包袱都包了。那小娥道。我父母送我來服侍老爺奶奶。如何又叫我回去。宦蕚道。小姑娘。你是讀書明理的。我爲你一場。你雖然要做個感恩報德的好人。倒叫我做個貪淫慕色的壞人麼。你心何忍。那小娥起先來時。所慮者恐侯氏不容。不能相安。今見大奶奶疼愛他無比。一心要在這裡。忽見宦蕚叫他回去。但他是個女孩兒。怎好覥在人家要與他做妾。只得聽他。不由得淌下淚來。宦蕚見他這樣戀戀不捨。心中也甚難過。對他道。承你父女這等好情。我家奶奶又如此賢慧。我難道是鐵石心腸。當眞不愛你麼。只是理上行不去。故此忍心割捨。你不要哭。好好去罷。宦蕚愈憐愛之甚。則小娥愈感之深。更不肯去也。叫僕婦替他拿着衣包。宦蕚站起。親自送他。他又與侯氏叩頭。侯氏扶起他來。心中十分難捨。也有個墮淚之意。那小娥哭哭啼啼出去。上了轎。宦蕚叫跟他的小廝送了去了。常跟他的那小廝送去。妙妙。別人認不得他家也。此等細處。我不題出。輕易看得出否。宦蕚隨後也就出門。侯氏在房中坐着。心內想。

這幾日這個孩子在跟前說話嗑牙。倒好不解悶。這樣個牛心的人。定要打發他回去。可惜我錯了。我前日該帶他上去見了公婆。求公婆留下。諒他不敢不依。正在思想着。只見門上人進來說。向家娘兒兩個又來了。侯氏又驚又喜。喜的是他來。驚的是他去了又來何故。叫人忙去接了進來。他母親哭對侯氏道。方才小女到家。說蒙奶奶恩典。疼他了不得。如今老爺不要他。他今生決不嫁人。情願出家持齋念佛。保佑老爺奶奶。打開頭髮要剪去。我把剪子搶得快。還剪下一綹子來。在袖中拿出與侯氏看。又道。我夫妻再三阻他。他決不依。沒奈何。只得又同他來。求奶奶勸勸老爺留下他罷。侯氏把小娥一看。見他頭髮挽着個鬏在頭上。兩隻眼睛哭得通紅都腫了。心中甚是不忍。道。我勸過多少。他不肯聽。叫我也沒法。我有個道理。我帶了你母女去求老太爺太太。若他老公母倆做了主。就不怕他不依了。那空氏好生歡（喜。）侯氏就

帶着到公婆屋裡來。他母女二人叩了頭。侯氏將這宦蕚不肯收這女子。自己怎樣再三勸着不依。並他女子要剪頭髮出家的話。詳細說了。如今要求公婆勸兒子留下。他方不敢違拗。纔可救得這個女子。宦實心中甚喜。兒子的好事不消說了。這個女子如此賢孝。又知恩報德。已屬難得。媳婦又這樣賢慧。更爲可喜。便道。我前日聽得兒子不肯留這女子。我心甚喜。這正是理所當然。你既如此賢德。這女子又如此賢孝。我成你兩人之美。吩咐家人道。叫了你大爺來。侯氏道。他不在家裡。宦實吩咐一個僕婦道。看你大爺來家。叫他來。又向侯氏道。把這孩子叫他梳洗了。他母女連忙叩謝了。都歡歡喜喜同侯氏回房。他母親辭了回去。侯氏吩咐僕婦們拿水與小娥沐浴了。叫他換了一身新衣。看着他梳洗。梳頭已畢。與他戴上許多珠翠。下午時。宦蕚回家。到了內中。見小娥又在屋裡。滿頭珠翠。遍體羅綺。打扮得嬌嬌滴滴。正才要問。只見

個僕婦向前道。太老爺問了老爺好幾遍可曾回來。請快去。有要緊的話說呢。省筆法。宦蕚忙到父親房中。那宦實就將小娥怎樣要剪頭髮出家。誓不嫁人。並媳婦賢慧的話說了。便道。他來求我。我看那孩子甚有造化。你留下他罷。宦蕚的意思還有些不肯。迫於父母。不敢違拗。低着頭不作聲。宦實見兒做難。解說給他道。你當日救他。是一番的好心。今不收他。他果祝了髮。不是你反害他了。你的心。天地鬼神已知。又是我的父命。再不可推諉了。宦蕚道。兒救他時。不忍以孝女與人做妾。今日自己反拿他做小。於心何安。宦實道。媳婦大賢。你把他處於妻之次。妾之上。禮酌乎中。也就罷了。宦蕚只得應允。侯氏知道了。忙叫人替他收拾床鋪。新被褥新枕頭帳幔。當晚就預備酒筵。叫他二人合巹成親。這一夜。兩人綢繆恩愛。可想而知。不用多說。次早。廟見之後。拜見宦實老公婆。待他之禮。比侯氏稍殺。吩咐家人都叫二奶奶。稱嬌花嫩蕊爲姨

娘。小娥拜見侯氏。以妾禮自居。侯氏不肯。只受他兩禮。同嬌花嫩蕊以姊妹相敘。這小娥孝敬宦老夫婦是不消說得。他敬這侯氏也到十分。侯氏也愛他如妹妹。他待這嬌花嫩蕊如嫡親姊妹一般。先他二人見小娥後來居上。還有些妒心。見他如此。倒反親厚起來。他待下人一團和氣。眞是闔家和美。這宦蕚疼他到了至極地位。連宦實老夫婦同侯氏也疼愛他了不得。鍾生知親家娶了副親母。約會了梅生賈之(文)物童自大到他家賀喜。宦蕚留飲。彼此閒談之中。宦蕚忽想起。問鍾生道。昨日小价在尊府門口過。回家說見兄送了幾位客出來。不知府上有何事。鍾生道。正是呢。弟有一件事要同長兄商量。還要求老伯做主。府上今日有喜事。且過數日。再來奉懇。宦蕚也不再問。大家共飲。日暮方散。宦蕚見鍾生說有事同他父子商議。恐有甚機密話。在稠人廣衆之中。故不好說得。因此不問。次日。即到鍾生家來。一來謝昨日往賀。二

來要問這事。如此關切。方不愧至親二字。今日有此等人否。你當鍾生同宦蕚商議的是甚麼勾當。鍾生的母舅早故。一個表妹嫁了司進朝。還有個表弟。名字叫作咸平。二十一歲了。新進了學。他母親要替他畢婚。他父親在日。同他的一個厚友。姓韓名仕的。自襁褓中就結親。定下他的女兒淑姑爲媳。與咸平同庚。他二人因係相契。只過了一個小定。原約到臨娶之日行聘即娶。不意兩親家數年相繼而歿。因兒女尙幼。故未婚配。今惠氏見兒子大了。意欲完成。咸平少年。才學也還（可以。）但只有些輕薄好勝。他知岳母寡居貧寒。不願就這門親事。向母親道。我們這樣人家。要尋何等門當戶對的親家不得。爲甚麼要娶這樣寒透了骨的女兒。兒子是決不要的。惠氏道。這是你父親在日。你襁褓中就定下的。怎麼講不要的話呢。咸平道。當日又不曾行茶過聘。父親不過是一句口頭話。如何就做得準。惠氏道。小人兒家。不要說這樣的話。古人說。寸絲爲定。你爹爹同

你丈人知心莫逆。故此結下這親。雖未下大聘。已行過小茶。怎麼說是口頭話。咸平道。不管定與不定。兒總不願這門親事。就是母親定要替兒娶來。兒也決不與他同房的。不是姻緣。也難強合。惠氏到底是婦人家見識。心中暗想。兒子既一心不願。倘強娶到家。他夫妻若不睦起來。豈不誤了終身大事。只得央人婉轉去向親家母說。兒子執定不願。恐誤了兩家的兒女。親家有令愛。何怕沒人來求。那韓寡婦聽了這話。知是女婿憎嫌他家貧寒。大怒道。這小子如此沒良心。後來焉得長進。他既不願。難道我把女兒押上他家門去不成。要悔便悔了罷。那人復了惠氏。誰知這淑姑自幼從父親讀過幾年書。列女傳中歷來這些閨媛賢淑節烈的事。常講說與他聽。他都記在心裡。今日見咸家要悔親。母親竟賭氣依了。他向母親道。父親在日。時常教訓孩兒說。女子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二。女〔兒〕自幼已許咸家。生是咸家人。死是咸家鬼。

他家負義棄兒。兒豈敢背禮他適。兒願今生永侍膝下。若要兒改事他姓。兒便不能侍奉母親。只得就隨父親同遊於地下了。寡婦聽了女兒這話。心中着急。先因氣頭上回了咸家。此時怎好又去說把女兒還與他家的話。況女婿不願。怎麼強得。左思右想。去請了族中幾位人來商議此事。內中也有三四位秀才怒道。這狗畜生。是秀才罵人的話。才進了學。就如此輕薄狂妄。我們到學道處呈他一狀。說他嫌貧棄妻。看他那項頭巾可戴得穩。內中有一個老成的搖着頭說道。這使不得。我家要同他斷絕了這門親。自然是該這樣去做。不但滅了他的威風。也可出出我們的惡氣。如今我家的女兒既然還要嫁他。這一告了。越發成仇。後來就難收拾了。須要想一條萬全之策方妙。想了一會。道。有了。鍾員外是他的親表兄。此人是個道學先生。我們何不同去會他。把這事請教於他。看他做何主意。他若推脫不管。那時只得到學臺處鳴鼓攻之。求學臺

斷合了。衆人齊道。有理。遂同到鍾生家來。鍾生雖不甚會客。聽見有學中的朋友來會他說話。素常又知是親戚。忙忙出迎到廳。揖罷坐下。詢其來意。衆人把咸平寒盟並淑姑矢貞的話。詳細說了。鍾生躊躇了一會。說道。舍表弟年幼無知。諸位尊親不必介懷。他既不願。就強而後可。夫妻一倫。白頭相守。若不和美時。實在兩誤。弟有一個鄙見。須當如此如此行之。再無不妥。衆人大笑道。老先生高見妙極。成全了兩姓之好。不但生者銜恩。死者亦戴德矣。辭了出來。回了韓寡婦的信。他母女歡喜不盡。那日鍾生向宦蕚要說的就是這件事。次日宦蕚到了鍾生家。先謝了昨日的厚情。並問及有何事相商。鍾生將咸平棄妻淑姑自矢的話。詳細說了。道。舍表弟少年無知。今日弟若不爲彼完成此事。不但他青衿難保。且將一生的人品喪盡。先母舅只此一子。焉忍坐視他沈溺不救。況豈不誤了這韓家賢女的終身。弟思了一策。懇吾兄婉達老

伯。權忍(認)作義女。弟稍備些須妝奩。弟去與家舅母商量。假爲舍表弟作伐。完成之後。老伯再說破。以正言教之。彼必不敢再萌別意了。宦蕚喜道。君子人成人之美。長兄既有此美意。弟當玉成其事。況令表弟之不願者。嫌彼之貧故耳。弟備妝奩賠了他去。便把一天好事都完了。鍾生道。豈敢又破費長兄。使弟更不安了。宦蕚道。你我兒女至戚。何必還說此客話。弟在他人猶不惜。況於親戚乎。辭了回家。稟知父親。宦公喜允。遂差了兩個僕婦到鍾生處。一同差人接了淑姑來家。宦公見他雖裙布荊釵。好一個端莊的女子。滿心歡喜。認作了女兒。替他做紬衣製首飾。那如吹灰之易。不用說得。鍾生一日到舅母家來。作揖坐下。咸平也陪着。鍾生說了些閒話。然後向惠氏道。表弟已經成立。韓家的令愛也大了。親事也該完成。以畢終身大事。惠氏道。這門親事你兄弟不願。已經辭退了。鍾生佯驚道。這是甚麼話。舅舅在日。替表弟自幼定下

的。今日如何講不願的話。不但棄妻爲不義。且背父命又是不孝了。舅母如何順他胡做。那韓家雖然家寒。族中有許多秀才。倘一時動了公憤。到宗師處告起來。不但功名不保。後來何以見人。況且人家若知道這件事。誰家的女兒還肯同我們結親。我們去退親之時。他家如何回復了來的。惠氏道。他母親別無多說。也竟依了。鍾生道。造化。造化。這是他韓府上的人盛德。若略要動氣。何以處之。向咸平道。表弟少年。才得一步。這樣負心的事。可是做得的。咸平面赤耳紅。無言可答。鍾生又道。如今事已至此。悔亦無及。但你也時不可待。我宦親家有一令妹。乃宦老伯之愛女。我爲表弟作伐去求。何如。但恐無大賠送。未必中你之意。咸平聽得說宦府的女兒。便道。承老表兄下愛。弟安敢尚萌別念。但恐宦府閨秀。未必肯下嫁寒門。（嫌貧之人自然慕勢趨富。聞得宦府之女。又自揣其恐寒微不敵。故作此語。小人之心胸大都如是。）鍾生道。我若去說。十分中有八九可成。允與不允。我再來復信。作別回來。次日。又

到舅母家中。到房內向惠氏道。恭喜舅母表弟。我昨日到宦府去提親事。一說便成。只打點行聘。就可以娶。咸平母子歡喜非常。擇日行聘。到吉期迎親來家。合巹之時。咸平覰見好個女子。暗道。到底是大家閨秀。不但美麗。而且穩重。比寒門小戶的女兒。自是不同。要是前日不拿定主意。要娶了韓家的女兒來。不知是怎個寒乞的樣子呢。他心中那個樂。眞說不出。又見賠送的嫁妝雖不爲十分豐厚。件件俱備。且還有一個使女爲媵。更自欣喜。出去陪待賀客。到晚人散。忙忙進來。要同新人做一番親熱。不想房門緊閉。咸平不知何故。心中疑訝。輕輕敲門。內中一個宦府遣來作伴的婆子老僕婦隔門說道。姑娘吩咐不許開。姑爺今晚且請在書房暫宿一夜。明日等我家太老爺同鍾老爺家老爺同來說明白了。再做商議。咸平驚道。百事俱已完成。還有甚麼商議的。煩你去求姑娘。不要誤了吉期。那伴婆又說道。姑娘說。聞得姑爺自幼定

下人家一位閨女。嫌他寒貧。遂背盟棄擲。今我家的姑娘。妝奩菲薄。恐姑爺日後憎嫌起來。又想抛棄。豈不自誤。除非同家老主衆位共同面講過。才敢放心。咸平又是那愧。良心幸還未死。又發急道。這是甚麼話。你家姑娘一個千金小姐。怎比得那貧士的女兒。不要說有這些賠事。就是絲毫沒有。我也不敢憎嫌。因道。恐你姑娘不足憑信。我跪在這裡發誓了。跪下道。我異日敢負初心。人神共殛。那伴婆去了一會來開門。道。姑爺記着這句話。咸平忙走到房中。見新人在床上。背燈而坐。深深一揖。道。賢妻爲何如此多心。我蒙岳父大人不棄寒微。又是家表兄作伐。可敢萌一毫別念。遂上前解衣就枕。成就了百年姻眷。次早。雙雙拜了家堂老母。這日單請宦公同宦蕚鍾生三位喜筵。宦公到來。坐下茶罷。向咸平道。賢婿既不棄小女。已結百年之好。令岳母處也該去拜謝才是。咸平道。岳母尊前。小婿昨日就叩謝過了。宦公笑道。非老妻之謂也。此女非

老夫親生。乃我故人韓氏之女。即賢婿前日之所棄者。我撫爲螟蛉。故令表兄作伐。已完宿緣耳。咸平方知是他的舊妻。羞得置身無地。鍾生正色責他道。吾弟始博一領青衿。便做這等負心無義的事。視古人不棄糟糠之婦者。寧不自愧。前日韓府上許多令親。都是三學中朋友。同到我家。❷要動公呈到學臺處呈狀。若此事一行。不但你功名不保。連一生的人品都喪盡了。蒙宦老伯不忍見你少年破敗。故有此義舉。吾弟此後當洗淨前心。宜爾室家。倘再萌不肖之念。我們都要動公忿了。那咸平羞愧難當。說道。弟知罪也。蒙岳父垂慈。長兄憐愛。弟安敢尚有別意。長兄陪岳父舅兄坐坐。我此刻就往岳母處謝罪。宦公道。賢婿且住。我知令岳母孀居。並無以次親人。賢婿何不接了來。同令堂老親母一處相伴。不但不失親親之誼。就可以挽回前愆了。咸平連連應諾。他知岳母家寒。恐沒有衣服。問母親要了一套衣裳包了。叫了一乘轎子。

親去謝罪迎請。韓寡婦見女兒已嫁了。他家女婿又如此盡禮。前憾盡釋。欣然同來。宦公衆位日暮方散。咸平次早去拜韓家族中諸親。就下帖請男婦吃會親的筵席。衆人知他連岳母都接了家去養活。還有何惱。盡來赴席。無一個不誇宦家喬梓同鍾生的好處。誇他三人的好處。正反映咸平之不好處。此乃是不罵之罵也。另日又請宦公父子鍾生司進朝。內裡請艾夫人侯氏向氏嫩姨嬌姨錢氏戴氏並司家姐姐。惟宦公老夫妻辭了。別的男女都到。咸平也忙了數日。才清楚了。他夫妻相愛。甚是和美。咸平每每自愧前失。那年正值大比。有兩句古語改兩個字。就是他今日了。道是。

榜名盡處是孫山。　咸平更在孫山外。

咸平自恃才高必售。孰知落第。心中悶悶不悅。夜間夢見他父親道。我祖宗積德三世。你今科已榜上有名。因你有棄妻一事。已經革去。幸賴鍾家賢甥成全了你。你若再行好事。下科尚有可望。榜上第六十三名

劉顯。他有不肯棄的好處。就是項你的了。說畢。慘然而去。咸平一驚醒來。不勝痛恨。此後他夫妻之情更篤。權且按下。你道劉顯是誰。他是劉太初之子。宦萼姑母之兒。他當日同鍾生梅生司進朝咸平都是廣先生的門人。廣先生敬太初是個今之古人。不趨炎熱。不貪名利。不降志。不辱身。知他後嗣必昌。廣先生有個女兒。倒叫梅生去向劉太初說。願把女兒與他爲媳。劉太初也識廣先生是個盛德君子。一諾無辭。劉太初家寒。無以爲聘。惟一言爲定。廣厚德後來連捷。中了進士。歷仕做到吏科給事中。因參了閣臣楊嗣昌。崇禎大怒。要將他革職議處。吏部同都察院再三執奏。說科道兩衙門若以言事問罪。是鉗言路之口矣。才將他降了廣東潮州府潮陽縣典史。廣先生原是個窮儒。又做了幾年清官。宦囊蕭索。女兒尚小。一個兒子廣沛。還在童稚。不能留在家中。只得同老夫妻一起帶往住所。到任三載有餘。就病故了。他這女兒因見

父亡母老弟幼家寒。離鄉數千里。父親骨櫬並家口何日是個歸期。朝夕啼哭。竟把雙目喪明。他母親租了幾間房子住着。聞得房主要往南京貿易。寫了一封書子寄與女婿。托他來接家小。又恐女婿是個寒士。未必找尋得着。因想起丈夫舊日的學生。內中只有司進朝的父親做過司道。還是個有名的鄉紳。易於找覓。又寫了一封書與他。一則托他轉付信與劉顯。二則托他向衆門人告助。叫女婿來接。這房主憐他家是個好官。今日流落異鄉。竟不負所托。到南京尋着了司家。將書投了。司進朝看過。方知先生已故。先將劉家的書信差人送去。即親到梅生鍾生槩(暨)向日同窗的朋友處。說了先生訃音。又將師母的來信都與衆人看了。他首倡助銀百兩。衆人公分十兩二十兩不等。同他的湊了有二百餘金。鍾生感先生昔日相愛之情。送五十金。宦蕚知道表弟去搬丈人的靈柩。要厚贈他。恐那迂姑爹不受。拿了一百五十兩來付

與鍾生。同他的湊作二百。只說他送師母的途費。共有四百餘兩。交與劉顯。鍾生見他孤身遠行無伴。叫鍾用同去。劉顯感之不盡。辭别了父母同衆友。帶着鍾用。雇船去了。一路無話。到了潮陽。接了岳母一家。搬岳父靈柩回來。到了家鄉。因岳母無家可歸。將他隔壁有賣的一所房子買了。與岳母居住。將岳父安葬在廣氏祖塋。還剩有百餘金。交與岳母收了。此時他夫婦年俱二十以外。劉太初煩原媒梅生去向親家母說要完成兒女的姻事。廣夫人說女兒雙瞽。不可以奉箕帚。情願叫他家另娶。他令愛也執意不嫁。願伴母親終身。劉太初父子決定不肯。說道。當日承親家厚愛。將令愛作配小兒。不要說瞽目。就是有惡疾。也不敢寒盟。劉顯也說。若他的令愛不嫁。我也終身不娶。寧可絕嗣。爲宗祖之罪人。不敢負義。爲名教之罪人。有是父方有是子。梅生〈枚〉往返了數次。廣夫人母女見他父子如此。不得不依。婚嫁之後。一夕。劉太初夢到一公署。

進內看時。上面坐着一位貴人。如塑畫文昌帝君的形像。傍坐許多官員。私問傍邊吏役。說是帝君同各府的城隍。查各府今科舉子賢否姓名。好定榜上奏天庭。劉太初大驚。方知是神道。在榜(傍)竊聽。上面帝君一名一名點去。是何處人。那府城隍便將他家善惡細呈。或勾或換。也說不得許多。忽聽得點到第六十三名咸平。係應天府上元縣人。傍坐一神起立。道。此人嫌貧棄妻。應當革去。雖虧他表兄完成。但起心不端。當壓一科。那帝君便一筆勾去。說道。可舉一人來替。那神又稟道。江寧縣庠生劉和父子。不肯以原聘之媳因瞽而不棄。正同此案。乞將伊子劉顯頂補。見那帝君提筆寫了兩個字。像是換了名字。劉太初心中一喜。醒來却是一夢。又驚又喜。不敢說出。果然到放榜之日。劉顯中式第六十三名。咸平素常同他相厚。又是自幼同窗。那日來賀他將自己父親托夢向他父子說了。劉太初也把自己所夢對咸平細說。方知舉

頭三尺有神靈。坐客個個驚異。咸平自怨自艾。矢心向善。下科果然得中。仍是六十三名。更以爲異。此是後話。不必多敘。再說宦蕚同小娥成親之後。叫小廝拿着二百兩銀子。他親到向惟仁家謝了他送女兒之情。並告訴他不以妾禮相待。位居大奶奶之次。向惟仁夫妻歡喜不盡。宦蕚又將二百兩銀子送他買房子住。向惟仁推辭再三。宦蕚不肯。他方受了。他正戀新婚。上馬歸家。到了一個人家門口。聽得裡面一個婦人嚎啕大哭。又是幾個小孩子悲啼。一個老兒嘓嘓噥噥個不住。街上站着幾個人。嘆息不〈不〉已。他下馬向前相問。那衆人道。這家姓利。他兒子往湖廣做買賣去了。三年總沒個音信回來。他父母都老了。他撂着老婆兒女五個。又沒得穿。又沒得吃。老兒又老了。沒掙載。一家常常捱餓。老兒說湖廣流賊正多。必定是兒子歿了。要媳婦帶着兒女改〔嫁。〕媳婦又不肯。說沒有得丈夫的實信。如何行得。賢哉此婦。宜乎得遇宦蕚相救。那老

兒終日吵吵鬧鬧。媳婦哭哭啼啼。眞是沒法的事。宦蕚想了一想。問道。他兒子名字叫作甚麼。是那一年去的。內中有一個道。他叫作利老大。誰知叫甚麼名字呢。又一個道。我少時同他念過書。他學名是個陞官圖的圖字。又一個想了想。道。他是那年八月裡去的。我爲甚麼記得。因指着他拉着的那兒子道。他頭兩日在我家吃過小子滿月的酒。第三日才起身去了。小子三歲了。他去了不到整三年。宦蕚問明。上馬到了家中。着人請了郞合來。把適才利家的話告訴與他。道。我想要救他這一家。除非寫他兒子的一封假信。內中封幾兩銀子做個憑據。方可解救得。故請你來寫寫。就煩你送了去。如此如此說。你還在行些。對答得來。他滿口答應。道。大老爺做這樣陰隲好事。晚生當得效勞。把書寫完。念與宦蕚聽。宦蕚喜道。寫的好。即取了十兩銀子封在書內。火上烤乾了。（其細至此。）叫先跟馬的小廝領了郞合去。不多時。到了他門口。聽得裡面

還嗚嗚的哭呢。鄔合上前敲門。敲了半晌。只聽得一個老兒咳咳嗽嗽扶着枴出來。問道。是誰敲門的。鄔合道。是送家信來的。那老兒聽見送家信。忙把門開了。問。大爺是送甚麼信的。鄔合道。你老人家就是利老爹麼。那老兒道。不敢。我就是。賤姓利。大爺請裡邊坐。到了房內坐下。鄔合道。我姓鄔。往湖〔廣〕做買賣去來。遇見了令郎。偶然間說起來。都是鄉里。他的生意十分連年茂盛。賺了大錢。捨不得撇下。不能就回。我的事完了要回家。他托我帶了一封信十兩銀子來。袖中取出遞過。道。你老人家收了。那老兒聽得兒子有信回來。又說在外賺了大錢。已是歡喜之極。又聽得帶了十兩銀子來。又如死了又還魂的一般。喜得屁滾尿流。笑得滿臉眼淚。向鄔合作謝。道。多謝大爺遠遠帶來。誰肯。聽見媳婦還在那裡哭。叫道。你還哭甚麼。兒子煩人帶了信同銀子來了。還不來謝謝這位爺呢。那媳婦眞像得了命的一樣。眼淚也沒擦乾。忙走

來拜謝了鄔合。問公公道。信上怎麽說。那老兒哈哈大笑。道。我喜歡昏了。信還拿在手裡。忘了看呢。又遞與鄔合。道。我不識字。就煩爺念念與我們聽罷。只見那老婆子聽得兒子有信。也拄着楞。滿頭白髮。不住搖頭磕腦。戰篤酥的。口中喃喃念着佛。也來聽。謝了鄔合。坐下問道。爺貴姓。爺是好人。爺怎麽認得我兒子。就肯替他帶了信來。那老兒道。這位爺貴姓吳。你不要說熟話。且讓吳爺念了信着。鄔合拆開念道。自從前年八月離家。外面生意甚好。所以戀住。至今不得回來。屢屢要寄幾兩銀子回家。因無的當人可托。今有鄔大爺還鄉。特煩帶信問安。並銀十兩盤纏。明年三四月間一定回來。不必記掛。媳婦好生孝順公婆。看視兒女。餘不盡悉。他一家聽了歡喜是不用說。向鄔合道謝了又道謝。那老兒道。老爺貴姓鄔。我當是姓吳。年老了。耳朶背了。那婆子同媳婦絮絮叨叨。問長問短。哭一會。笑一會。問了好些話。鄔合含着笑隨機應變。

含含糊糊的答應了幾句。恐露出馬脚來。忙忙的起身作別。那老兒送着說道。爺再請坐坐。我取壺酒來敬爺酬勞。鄔合笑道。多謝罷。不必費心。老兒道。多謝爺盛情。簡慢爺去。窮人家連茶也拿不出一鍾來。爺又不用酒。等我兒子回來。到爺府上叩謝罷。鄔合別了回來。又復了宦家的信。宦蕚甚喜。果然到了次年三月。利圖滿載而歸。闔家歡喜。到晚間。夫妻上床接風之後。講起別後家常。他妻子從新眼淚鼻涕的哭訴。公婆如何不見音信。逼他改嫁。正要尋死。虧得帶了銀子同信來。才好了。若再遲幾日。今生已是不能相見了。利圖聽了。茫然道。我並不曾帶甚麼銀子同信來。婦人反吃驚道。是去年冬天。一個姓鄔的帶來的。利圖次早問父親要了那封字兒看。不知從何而來。問父親可曾問這姓鄔的住在何處。那老兒道。我只說你必定知道。所以就不曾問。他一家都疑是菩薩神道就(救)他。那裡知是宦菩薩做的好事。倒焚香化紙。三

牲五果的叩謝神恩。若果心虛。宦蕚必定醉飽。何以知之。狄仁傑早朝。面有醉容。武后問曰。卿素不飲。何得有酒色。狄仁傑道。昔臣在秦州。百姓德臣。建立生祠。或今日醉臣耳。却說宦蕚臘月初旬那一日。風微日暖。他騎着馬各處走了一會。到了一條小巷內。前寫向惟仁在一條僻靜巷內。此寫巴氏在一條小巷內。此是何意。要知熱鬧處房子貴。窮人住不起耳。見一個院子裡一個老婦人。大臘月院子裡可是說話之處。豈非漏空。若在屋裡說。宦蕚何由得見。極難下筆。方悟着開首風微日暖四字之妙。指手畫脚哭着說叫。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後生扶着他勸。有幾個男人站着聽。宦蕚疑必有原故。打馬進去。下馬。衆人看見。忙來迎着道。老爺有何貴幹。宦蕚道。我才打這門口過。見這位老奶奶哭哭說說。是爲甚麼事。那老婦一腔苦楚。見宦蕚問他。答道。我先夫姓穆。我姓巴。我四十歲上守寡。指着那扶他的後生道。這是我兒子穆富。那時才五歲。我娘兒兩個。家中沒一點甚麼。巴巴竭竭的守到如今。他二十八歲了。還是他爹在日。就定了一個吉家女兒作媳婦。是同年生的。吉家催了幾次叫娶。我兒子在銀匠鋪裡做徒弟。一年的工銀只夠娘兒兩個吃穿。可還有銀子娶媳婦。親家發了幾

次話要悔親事。虧了媳婦賢慧。抵死不依。（窮人之無力娶妻者甚多。而宦蕚惟力助穆富者何故。因重在此句話上。）如今親家那裡來說。女兒大了。不拘怎麼。趕年底下亂歲的日子接了來罷。老爺你請想。人家這樣好話說了來。我們還怎麼回得他。如今就是做幾件布衣服被褥。轎子水酒零碎使用。至少也得十多兩銀子。況且俗語說的。新人進了門。還要費一條牛錢呢。那裡不要錢用。此項從何處來。沒法了。請了他們來。指着兩個人道。這是我兒子的親叔叔。又指着那二人道。這是我兩個親兄弟。求他們幫助幫助。大家都一毛不拔。（大約都是楊朱的高弟。）老爺。你叫我一個老寡婦何處去折騰。（勿謂老寡婦沒處折騰。即小寡婦一有處折騰。便不妙矣。）怎不叫我傷心。宦蕚向他衆人道。列位既是至親骨肉。也該多寡幫助些才是。（至親骨肉貧窮無力者何足責。有擁重資坐視而不顧者不知幾許。宦蕚或未之知耳。）衆人道。老爺在上。我們都是窮家小戶。俗話說。風吹了下頦去。連嘴也趕不上。一碗飯還奔波不過來。如何幫得起這些銀子。就是些來小去幫補些。還吃力呢。實在力量不能。並不

是捨不得。要有銀子藏着。至親骨肉的喜事不拿出來幫助。就男盜女娼。留着一家銜口買棺材釘。宦蕚向巴氏道。他們發這樣惡誓。大約都窮。也怪不得他們了。你方才說十多兩銀子夠你絞纏媳婦了。你母子就不要添件衣服。古語說。寧添一斗。不添一口。娶了媳婦來。柴米油菜炭火那樣不要添些。這又得幾兩銀子。巴氏道。這十多兩。千難萬難。還沒個影兒呢。再要這樣算起來。一輩子也娶不成了。只好得一步進一步。宦蕚道。我替你打量。有三十兩銀子就富餘了。那巴氏倒反笑起來。道。拿我老婆子賣了娶媳婦。也沒人出三十兩銀子。宦蕚叫小廝拿過銀子來。稱了三十兩與他。道。這成全你兒子媳婦罷。那巴氏眞做夢也想不到。忙同兒子跪下拜謝。道。老爺的天恩。叫我母子如何補報。宦蕚道。你老人家請起。我憐你寡婦孤兒。媳婦又賢。故此成你美事。豈望你報。又笑向那四人道。不用你列位出錢。看是至親。幫幫他好事罷。衆人

道。這是當然的。何須老爺吩咐。巴氏道。老爺貴姓。量我母子也不能報恩。只每日燒香叩頭保佑罷。宦蕚笑道。你問我姓做甚麼。不必記心。遂上馬。與他四人一拱而去。古人云。臣父(不)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宦蕚可謂他人行好。恐人不知。自行好。惟恐人知。優劣便見。內中有一個認得他的。道。這是有名行好的宦大老爺。衆人方知他是宦公子。後來巴寡婦娶了兒媳婦來家。知是宦公子成全了他夫婦。那吉氏果然賢慧。立了個牌位。一家早晚燒香保佑他。不題。再說一日臘盡春回。陽和布暖。他夫妻三個早飯罷。宦蕚道。忙忙碌碌過年過元宵。誤了我好些善事。今日晴爽。且出去看看。遇着有好事。做他一兩件。帶了小廝出門。轉彎抹角。打馬正走。見前面一簇人圍繞着。不知看甚麼事。他催馬上前。進內看時。見一個老婦掩面悲啼。一個婦人抱着個孩子兒喲肉喲的不住拍拱(哄)。一個凶暴壯年小夥子在那裡大罵道。我拿着飯白給你這老殺肉的吃。做甚麼事。把個孩子跌得恁個樣子。遂了你的

狼心狗肺了。不住的大叫大罵。你道這少年姓甚名誰。他罵的是甚麼人。他姓卜名校。是卜通的一個族弟。十歲喪父。虧他母親闞氏。績麻紡線。養他成人。他自幼無父教訓。闞氏只此一子。未免嬌縱太過。他並不知母親是何物。如同奴婢一般。任情呼使。稍有違誤。輕則大罵。重則掄拳。闞氏被他降服慣了。叫東不敢往西。他尚不遂心。無日不見教幾句。他到了十三四歲。在外邊挑個菜擔子。每日掙幾文錢來幫補。這闞氏口挪肚攢。積了十數年。湊得十數金。卜校到了二十五歲。替他娶了個媳婦伍氏。這伍氏好吃懶做。生性儂賴。與這卜校眞是天生一對。地長一雙。也並不識婆婆兩個字是個甚麼東西。他一日惟有高坐。悶了來同鄰舍家婦女們去閒嗑牙。睏了睡上一覺。便是他的事務。一日燒茶煮飯。掃地關門。無樣不是闞氏去做。他此時年也老了。一日到晚來服侍兒子媳婦。稍有閒空。也要歇息一會。不能紡績了。專靠兒子度日。好

不好便不許他吃飯。因此越發怕他無比。卜校生了個兒子。這日是他週歲。他丈人丈母舅子送了些魚肉酒麪來。闞氏忙了半日。整治款待衆人。兒子媳婦陪着大吃。吃完之後。衆人散了。闞氏收了些殘湯剩水。將就吃了些。卜校伍氏這日未免起得早。又陪着衆人吃了幾杯早酒。醺醺然要睡午覺。把孩子交與闞氏。抱他在門首。坐在一條矮凳上。哄他頑耍了一會。那孩子就睡着了。闞氏有年紀的人。又辛苦了一早起。不覺春了個盹。失手把那孩子就掉在地下。把額上油皮跌破了些。那孩子喳的一聲大哭起來。闞氏驚得慌忙抱起。卜校伍氏正睡得受用。夢中聽得孩子哭起來。一驚醒。夫妻從床上跌跌滾滾跑出房外。見闞氏抱着孩子替他揉頭。那伍氏連忙接過去。看見跌塌了有指頂大的一點油皮。抱着說道。我的兒囉。心疼死我囉。我就知道叫這老殺肉的抱着不好。果然跌得恁個樣兒。却趁了你的心了。就同我們大人有仇。

拿着恁點孩子作踐。也不當家。明化化的神道的眼睛看着你呢。我的兒喲。嚇壞了你囉。嘴對着嘴。啐呀啐的替他收驚。儘着拍哄。一面嘴裡不住的咒罵。那卜校那裡還依得。將闞氏打了兩拳。還不住跳着大罵。宦蕚問人是甚麼緣故。他那鄰舍有不忿的。將他家事向宦蕚細說。宦蕚聽說他罵的是母親。心中大怒。騎着馬到他跟前。喝道。你這人好沒道理。一個母親。那是罵得的麼。卜校看了看。要是別人。他也就動粗了。因見宦蕚體統尊貴。不敢放肆。說道。他就是我母親。他該跌我的孩子麼。宦蕚道。你養的。你就知道心疼。你是他養的。倒不心疼他。你別的不知道罷了。你想想他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的恩。可是忘得的。況且你從小無父。他養活大了你。替你娶妻生子。你今日不能孝敬他。倒打罵他。你不怕天雷劈腦子麼。卜校哈哈大笑。道。天高高的。那雷也管不着我們這些閒事。至於說十月的懷胎是他的恩。那有甚麼恩處。你道他好

意懷我的麼。奇想。描寫逆子心腸口角。妙甚。復笑道。那是他兩口子圖快活。朝死裡弄。誤打誤撞。把我弄在肚裡。他不懷着怎麼樣呢。又不是私孩子。他肯用藥打掉了麼。說他三年乳哺。他養下我來。圖我醒眼。給他解悶。他不給我吃。難道餓死我不成。況且奶是他身上出的。還費了他半個錢麼。他就不給我吃。他怕脹得疼。愈想愈奇。宦蕚聽他說了這些話。又是那氣。又是好笑。駁他道。我聽得你從小沒了父親。不虧他養活你麼。卜校道。我十歲上老爹才死了。我吃的穿的都是我爹的。他那有本事掙錢養活我呢。阮籍云。禽獸不知有父。猶知有母。人生天地間。不知母者。禽獸不若。卜校之謂。我十三四歲就賣菜。掙了錢回來養家。就算他養了我二三年。我今年也養了他十幾年。還扯不得直麼。宦蕚又道。你的妻子是那裡的。難道不是他替你娶的麼。卜校道。這話越發出奇了。他既有本事養兒子。不替我娶老婆。他好戲(意)替我娶呢。他圖我養兒子替他傳代。眞是這話越發出奇了。我的兒子是個寶貝一樣的東西。他不小心

的抱着。頭上的皮都跌塌了。要他做甚麼事。拿飯養狗也替我看看家。這樣老沒用的。白拿飯給他吃。是爲甚麼。那闞氏先怕兒子打。不敢回言。此時見宦蕚在跟前問話。諒他不敢動手。哭着說道。我雖老了。做不得甚麼。不拘到那裡去替人家燒鍋掃地。也掙得一碗飯吃。再不然沿街叫化。也還舒心些。你不要我。我去就是了。何苦一日打打罵罵的。卜校大怒道。你要去。你當是我要留你麼。一手拉着他的膀子。一手揝着脖子。往外一搡。一交跌得老遠。罵道。夾着你的老屄走。再要上我的門。把膀子踢搚了你的。宦蕚大怒道。反了。反了。天地間那裡有這樣的事。忙叫小子們快把那媽媽扶起來。宦蕚正要發作。只見那婦人向卜校道。你叫他往那裡去。知道的是他壞。不知道的還當是我做媳婦的挑你着(容)不下他呢。再者。他別的做不得。留他在家裡服侍使喚也罷了。你攆了他去。這些粗夯活計。我是不會做的。卜校道。你放心。世上有

累死人的活計麼。死了王屠戶。還連毛吃豬。他去了。不拘甚麼事。我都一攬干包。全全做的。你只管先坐着受用。他不能孝母。却能孝妻。眞孝夫。然而世上恐此等孝夫不少。叫他去。且落得寃家離了眼睛。宦蕚先聽得媳婦要留婆婆。還當是好意。以爲兒子不孝。媳婦若賢慧。還打算勸他母子和好。不想後來的話是要留下當奴才的意思。忍不住笑道。這樣的禽獸。他夫妻只算得梟獍。如何及得別的禽獸。同他一般見識做甚麼。又問他一句道。你的母親你當眞不要他麼。卜校道。漢子家說話。可有三心二意的。說不要就不要了。宦蕚見闞氏還在地下哭。向他道。老媽媽。你不要哭了。我府中家下人有幾百。何爭你一個。你到我家去。一點事也沒有你做的。一年穿吃不用你愁。我都給你。你老了的時候。我買棺材發送你。這樣不孝的奴才。你稀罕他做甚麼。叫小子送他老人家到家去。那闞氏見宦蕚收留他。滿心歡喜。也不哭了。還要進去取他的破衣舊被之類。宦蕚道。不消了。你到我家。怕沒有麼。小子們

領着他去了。宦蕚忿忿然也上馬而去。旁邊看的衆人無不嘖嘖贊他的好處。闞氏到了宦家。宦蕚吩咐管家婆司富替他做了一身衣服被褥之類。命每日好生管顧他的飯食。那闞氏受了一生的苦楚。還要受兒媳的凌辱。今日忽來飽食暖衣。一毫的事也無。終日高閒自在。感恩無旣。(際)每日早晚當天叩首。保佑宦恩人福壽綿長。子孫繁衍。又求告蒼天。不孝兒媳早賜報應。他這一點虛心。上蒼豈不鑒察。他過了些時。身子閒不過了。幫這家漿洗漿洗。幫那家抱抱娃娃。衆家下婦人見他活動些。沒一個不憐愛他。這個替他做鞋脚。那個送些東西吃。其樂無比。終日惟有嘻嘻說笑。一點憂愁煩惱都沒有了。但想起兒子媳婦來。氣恨不過。就當天叩一陣頭。咒駡幾句。且說卜校自攆了母親去後。他果然慇懃之極。當日闞氏在家。他一毫也不相幫。如今一應的事都是他做。總不驚動伍氏。伍氏惟有抱着孩子頑要。他忙忙收拾了還要

去賣菜。十分勤快。間或伍氏懶動。或身子微有不快活。晚間回來連淨桶都是他倒。他原說過一攬干包。闞氏養他一場。也不曾受這樣服侍一日。如此過了月餘。他夫妻二人坐着偶然閒話。伍氏抱着那孩子頑耍。道。老婆子去了這些時。倒覺得眼睛清靜些。像拔了肉中刺一般。卜校道。我只巴不他死。他偏不死。就像我眼裡疔瘡。如今去了這些時。眞是拔去眼前丁（釘）了。伍氏道。只怕那人家留他住厭了。又送了回來。怎麼處。卜校道。他還想回來麼。今生不能夠了。可是人說的。醃韮菜入不得畦了。他要來。我不說別的。只說他雖然年老。到底是個婦道家。到人家去了多少時。知道養漢沒養漢。肯留着玷辱家門麼。他自然站不住。少不得去尋頭路。伍氏笑道。你好頭好算計。二人說話之時。正天淸日朗。忽然一陣暴風。烏雲陡暗。雷聲隱隱。他二人還不覺得。那雷漸漸在他房頂上轉響。那卜校伍氏也就有些心驚肉顫。忽一陣硫磺氣。一個大悶火光

大亮。一聲霹靂。震地驚天。把他兩間房子並家中所有燒得精光。一牆之隔鄰家絲毫未動。將他三人提到街心。衣服皆不知何去。卜校燒得烏黑。身上批了四個大紅字。有認得的說是不孝逆子四個字。那孩子也燒焦了。父子死在兩處。那伍氏震死了好一會。重復醒了過來。赤着身子。渾身皮肉皆被雷火燒糊。雖還未死。却動不得。睜着兩隻大眼睛。並不一眨。嘴裡吆吆喝喝。那街上來看的人擁擠不動。那伍氏上下無一絲遮身。有看不過意的。脫件布衫撂了。替他蓋着下身。他震得瘋瘋癲癲。將他夫妻忤逆不孝的事。從頭細述。他父母知道了。擡回家去。一到了屋裡。便渾身疼得要死。叫喊連天。擡到街上。又歌又笑又哭。向人訴說他夫妻的這些妙處。身上便不覺疼。夜間擡進屋裡。就疼得亂叫。他父親沒奈何。只得搭個小蓆棚在街上。叫人守着他。他也總不吃東西。便溺遍身汚穢。過了七日才死了。他父親買了口棺材裝了埋葬。剛

葬了。忽一個大雷將墳擊開。棺材劈得粉碎。那屍首越發燒成一塊烰炭。他父親不敢再埋。棄了回家。倒不如卜校沒人收葬拋棄了的省事。這是忤逆不孝的兒子媳婦的樣子。人生世上的罪。可還有重似不孝的。古云。

萬惡淫爲首。百行孝爲先。

豈可不自爲警省。有一調駐雲飛❸感嘆世間的兒女道。

父子深恩。富貴場中間有人。若得兒孫順。須是親榮盛。噫 親老更家貧。尚何尊敬。忤逆多般。陌路還猶可。嘆那孝字。而今有幾人。

那宦蕚知道了此事。滿心暢快。道。天地神祇靈應至此耶。闞氏聽得兒孫媳婦被雷擊了。媳婦又是這樣死法。不但毫不悲戚。忙向天叩了有數百個響頭。就有好傳新聞的刻出勸世文來賣錢。傳得通國皆知。後

來闞氏老故。宧蕚殯葬了他。做了一件全始全終的好事。此係後話。再說宧蕚偶然一日道。我這些時不曾到城南去。今日去走走。遂乘馬帶着小廝走到了油房巷口。見一家出殯。十分熱鬧。有許多紳衿步送。那內中有宧蕚認得的人。下馬喚住。問他是誰家。那人說是單于學的妻子。你道他妻子死了。爲何有這些人送。這單于學他心地倒也豪爽。但性情酷好戲謔。他雖不能稱作大通。也還不是一塊白木。他家資富厚。娶妻甄氏。是個儒家之女。生得端莊秀麗。識字知文。不悍不妒。眞是個四德兼全的賢婦。又有三個妾。一個姓紅。一個姓黃。一個姓白。單于學把他三人比作三種牡丹。紅氏稱爲一捻紅。白氏稱爲玉樓春。黃氏稱爲姚黃。還有兩個通房艷婢。一名花鬚。一名花蕊。這幾個雖算不得絕色佳人。也都還有幾分的姿色。單于學恃着有一根成文的陽具。在這些婦人中晝夜鑽研。猶不滿意。還在外邊眠花宿柳。因作喪過了。那陽

物進了陰門。未及交鋒。早已敗衄。他當日戲水氏時。雖說不濟。也還有十來抽的本事。後來不知自檢。還恃勇前驅。竟弄成了個自反而縮。任你百般搏弄。總伸不出來。他是個在此道中用功的人。而且家中擺設着這些花枝般的嬌妻美妾艷婢。終日眼飽肚飢。如何過得。心中着急。四處尋人醫治。費了許多銀錢。吃了無限藥餌。薰蒸洗泡。無樣不治過。全然無效。偶然聽得人說有個外路來的道人。姓翟號疊峰。謂如蝶蜂之賊也。在街上賣藥。自誇善能壯陽固本。有養龜妙術。單于學聽見這話。猶如天上降下一位眞仙來救他一般。尋到他寓處。求其救治。敦請了來家。許他重謝。誰知這賊道是個淫壞不堪的惡物。他不知在何處學來的許多的異方。與人治病。頗有奇效。更有幾種極惡的方兒。說起來令人切齒。但有人請他到家。他見有婦女。狡計多端。定要被他淫汚了才罷。他有一種末藥。名爲自送佳期。不拘酒中飯中茶中。暗暗與婦人吃下。便

陰中深處熱癢難當。任你抓撓摳挖。再不能止。定要同男子交媾之後。方才止得。不然就摳爛了也是無益。更有一件藥物。也是製成的麪子。名爲美女自解裩。將些須放在淨桶中。婦人去小便。熱尿一衝。那藥氣一蒸。更加利害。陰中不但奇癢。且要浮腫得翻將過來。非陽物洩去火氣。斷不能癒。他這賣春方的人。小戶人家用他不着。請他的自然都是鄉紳富室。姬妾衆多之家。他住久了。買通了他家狡童奸婢。便暗暗下手。或有那正經婦人。雖癢死不肯辱身的。他還有一種迷藥。也是細末子。不拘飲食中與人吃了下去。便昏昏沈沈。四肢動不得。口中說不得。任他淫媾。那大人家婦女。深房邃室。他如何得見。就行此惡術。他只先勾上了一個或是貪淫的僕婦。或是那好弄的丫鬟。大約丫鬟無有不好弄者。便替他做事。他也奸過無數良家婦女。他不但有好春舌可以鼓動好淫婦人。且自己養得那龜有七寸餘長。又粗又久。可以通宵不倦。所以貪淫婦

人經過他一次。死心塌地戀着他。不想這單于學該倒運。請了他來家。細道病原。求他醫治。他道。貴恙乃少年時斲喪太過。陽氣虛弱之故。非一朝一夕可以奏功。必須靜養百日。早晚服藥調理。還得兩個少壯婦女。常常按摩丹田湧泉二穴。子午卯酉四時。兩處呵氣食頃。使他少年壯陰之氣上下齊攻。引陽氣歸於腎經。百日之後。不但堅舉。且大勝往昔。須得居士到外邊來住。等貧道看着他們作爲方可。單于學大喜。連聲道謝。若大癒後。許其重謝。就吩咐取兩副鋪蓋到書房中設下。那三間書房是一明兩暗。東一間他同道士睡。西一間作丫頭的臥處。小廝們都打發出去。叫了花蕊花鬚來服侍。須臾。送上酒來。二人對飲。翟道見了兩個丫頭。好生動火。吃完了酒飯。翟道開了一個藥單。叫打了藥來炮製丸藥。無非是參苓。桂附。肉蓯蓉。淫羊藿。虎脛。鹿茸之類。又叫單于學仰臥在榻。翟道教那二婢如何搓抹。如何呵氣。那兩個丫頭雖然

騷浪。到底是少年女子。見道士在傍看着。未免有些羞澀之態。單于學道。翟道爺是有德行誠實君子。你們羞甚麼。他二人只得依方呵摩。到了三鼓子刻。又叫起二婢如前作用。過了一宿。次日。這賊道有些按納不住。見兩個丫頭呵時。不住望着他微笑。那丫頭也紅着臉。低着頭笑。翟道越發魂銷。想道。今晚下手罷。他到了酉時。看着單于學做完了工夫。掌上燈來吃酒。飲了一會。翟道推辭不用。單于學斟了一杯。親奉與道士。道。我敬老師這一杯。翟道正中心懷。接過飲乾。暗將那迷藥入了些須在內。也斟了一杯回敬。單于學那知就裡。忙雙手接來。也一氣飲乾。翟道道。兩日二位姐姐也辛苦了。每人也用一杯。將單于學的杯同他的杯滿斟了。也暗入了藥。遞與二婢。他兩人不肯接。道。我們不會吃。單于學道。道爺賞你。怎麼不吃。二人只得接過吃了。翟道道。酒止了罷。居士安歇養神要緊。單于學依他。便各自去睡。那二婢也往西間去了。

約有一個時辰。翟道知藥性已發。悄悄下床。走過西屋。種火上前點上燈。見着那二人時。在一張床上並枕而臥。將被掀開。見他都穿着衫褲。以便夜裡起來服侍主人。翟道替他都脫光了。燈光之下。見二人體白如玉。又拿燈照看他二人的陰戶。眞個可愛。麈柄突興。就爬上花蕊的身上。弄將起來。那丫頭似夢非夢。朦朦朧朧。心中雖覺有人弄他。却動不得。說不出。他自從主公陽痿之後。有多半年不嘗此道。今遇着這又粗又大又久的妙具。且戰法高強。眞樂到不可言處。翟道弄了一會。又到花鬚的身上去弄。週而復始。足足被他弄了一夜。蝶蜂所採者。花之鬚蕊耳。故二婢先爲其所淫。五更藥力將解。他才回到東間去睡。天亮時。兩個丫頭醒轉來。各人自思夜間之事。難道是做夢。却像有人壓在身上一般。覺得胯中濕漉漉的。伸手一摸。淫液淌了兩股。連褥子都濕了一塊。心中甚是疑惑。忽然想起睡時穿着衫褲。此時如何脫得精光。越發吃驚。兩人互相細問夢中

情景。所遇皆同。猜測不出。只得起來。忙梳洗了。到主人處。以待卯時摩呵。那單于學也到日出方醒。見翟道在床上打坐。說道。昨夜失眼睡着。誤了子時的工夫了。翟道道。日間卯午酉三時行得到。也就罷了。夜間不但居士勞頓。即他二位起倒也甚辛苦。可以不必罷。居士倒不如夜裡安臥。養了神氣更好。此時翟道放個屁。單于學都是要欽此欽遵。也就信以爲實。午時又摩呵了一陣。單于學覺得渾身通暢。不覺睡去。花鬢花蕊也偷空去西屋裡閒坐。想起昨夜的事。又受用又動疑。花蕊問花鬢道。我夢見的有多長多大。與爺的雖差不多。却一次的工夫抵得他幾十次。你覺得怎樣。花鬢道。我同你夢的一般。不但長久。又弄得在行。下下皆中癢筋。我們今日夜裡睡醒着些。再要夢見。明明白白的受用一會。不強似昏昏沈沈的麼。花蕊道。不要講折福的話。夜間要做這個樣的夢。也就是造化了。正說笑着。那翟道見單于學睡着了。走過來

要調戲他二人。見了低聲笑道。我有一件疑惑的事來問你二位。我昨夜夢見到這屋裡來同你二位睡了一夜。你們可曾夢見麼。兩個丫頭正疑惑這事。聽了便道。我們也夢見來。道爺你細細說來看可對。翟道笑道。我說了。你二位不要見怪。我夢見走過來。你二位都穿着衫褲。我替你們脫了。輪流着弄了一夜。指着花蕊道。你的身子瘦怯。兩個小小奶頭貼在胸前。下身微有幾根毴毛。大大一個花心。裡面倒乾爽。抽着緊緊的。甚覺有趣。又向花鬚道。你比他胖好些。奶頭雖大。却圓緊緊的好。底下好件寶貝。眞像個饅頭一般。緊緊就就。指頂大的一個花心吐着。弄在裡頭。肥得有趣。抽得一片聲響。弄到天將亮。我忽然醒來。却在那邊床上。你說奇不奇。你們夢見的是怎樣。我說的可對不對。兩個丫頭見說的一絲不錯。笑道。你說的是。倒是我不信怎有這樣的奇夢。翟道道。大約是我該同你兩個有緣。故此就做了這夢。就一隻手拉着一

個在懷中。道。你二位要不棄。我今夜來同你們圓圓夢。何如。那兩個丫頭只是嘻嘻的笑。也不答應。翟道知他心肯。就每人親了個嘴。兩隻手便伸到兩人胯下去摸。二人故意用手遮掩。翟道笑道。夢中弄了一夜。此時還怕甚麼羞。他兩個就笑着鬆了手。道士扯開褲子摸了摸。笑道。好兩件寶貝。今夜我有福消受了。花蕊道。你夜裡過來。倘我家爺醒了。怎麼處。翟道道。我有一種瞌睡藥。人若吃了。一夜睡到天亮。遂在腰中取出個小葫蘆來。倒出有數錢。道。每次用四五分就夠了。用紙包好。遞與他。道。晚上吃酒時。放在你爺的鍾內。包管他大睡。咱們好放心行樂。花蕊接過來。扎在汗巾頭上。翟道道。怕你爺醒來。我過去了。晚上你兩個脫得光光的等我來圓夢。笑着走了過去。兩個丫頭巴到天晚。主人吃酒之時。就依着賊道行事。飲畢。單于學睡了。翟道忙走過去。爬上床。往被中一鑽。那一對小妖精果然脫得光光的等着。翟道到花鬟身上

就大幹起來。弄了一會。又同花蕊去弄。把這兩個淫婢弄得嘻笑不住。做了一夜整工夫。方才歇手。如此者兩三夜。把兩個丫頭弄得不但心花俱開。一片心爲他死都肯了。翟道見熟了。遂問他內中的事。奶奶多少年紀。還有何人。兩個丫頭就把詳細奉告。說奶奶姓甄。生得如何標致。年紀三十二三。只是性情古板。從不輕言妄笑。還有三位姨娘。都才二十之外。各各風流美貌。內中惟有紅姨娘生得更好。那浪樣兒。不要說男人看見心愛。連我們看着都愛得了不得。翟道道。你奶奶姨娘都這樣青春年少。你爺的陽物沒用了。他們不着急麼。花蕊道。奶奶是不好這椿的。當日就是爺好的時候。也是十日半月纔同睡一夜。別的姨娘他們怎麼不急呢。那白黃兩個還好。只急在心裡。顯不出來。那紅姨娘只急得要死。坐也不穩。睡也不安。一日長吁短嘆的報生怨死。這些時連茶飯都減了。瘦了好些。他要夢見你。眞要快活死呢。翟道摟住他

兩個。每人親了個嘴。道。好心肝。你們要把奶奶姨娘總成我弄上了。我生死不忘你們的恩。我每夜下力補報你。他兩個笑道。不知足的。有了我兩個。又想他們。你若是有了他們。還肯戀我們麼。你請休想。翟道道。你若不替我上心。我明日各自去了。大家弄不成。我來替你爺治病。原是圖你們。不然。我儘着住着做甚麼。你們當是我稀罕你爺的謝禮麼。那兩個丫頭愛他如命。恐拂了他的意。若去了怎處。笑道。他們雖然着急。知道他們心裡是怎麼樣。我們的話怎麼敢出口呢。若一時惱了。對爺一說。我們活活要死是不消說。就是你也不好。翟道道。不用你們說。只依着我行。包你他會來❹尋我。花鬚道。你有甚麼妙法。翟道附在他兩人的耳上如此這般說了。就把一包藥付與花蕊。兩個齊笑道。你這牛鼻子。原來有這樣偷婦人的妙方兒。奶奶那人料道不肯。不是好惹的。且下手弄三個姨娘。等你弄到手。再作商議。翟道喜道。我且先送了

謝儀着。把兩個丫頭每人痛痛的狠弄了一陣。次日。花蕊晚間上去。悄悄把那藥放在他三人的淨桶內。臨睡。他三人各小解上床。不多時。陰中忽然奇癢。說不出那種難過。只得用指頭摳挖。越挖越癢。眞癢得要死呢。那紅氏忍不住哼聲不絕。白氏隔床問道。姐姐。你怎麼的了。紅氏道。說不得。今日這東西作癢得很。癢到命裡頭去。不知甚麼緣故。白氏道。這也就奇了。我也是這樣的。眞要死呢。黃氏道。實在古怪。我也同你們一樣。要說是病。難道三人害一樣的病不成。紅氏道。哎喲。受不得了。叫丫頭弄些熱水來洗了看。叫起丫頭。點上燈。燒了熱水來洗了一回上床。〈時〉不一盞茶時。那藥氣經了熱水。比先更癢得利害。不住的摳。皮都幾乎摳塌。癢尚不止。只得忍着疼摳到了天亮。各低頭一看。腫得翻着。好像一朵翻心石榴。三人商議道。這個病又不好對醫生說的。要像這樣起來。兩三日就要送命了。前頭的那道士說他會治百病。叫

花鬚問問他看可有好方兒醫治。正說着。恰好花鬚走了來。原來是翟道叫他上來探信。紅氏見了。說道。你來的好。昨夜我們三人忽得了個奇病。下身偶然癢起來。今早時看看。都腫翻了。活活的要死。你不要說是我們。只說是下人得了這個奇病。問問那道士可有甚麼方兒治得。不要叫你爺聽見。問了。快些來回信。花鬚假意去了一會。進來道。問了那道士了。他說婦人家這病是沒有藥醫的。這是男子離久了。慾心甚熾。一團的邪火攻在那裡。除非是同男人狠狠的弄兩下。火毒一洩。即時就好了。姨娘們等爺的病好了。請他腰裡那醫生一治就好了。三人齊道。我們連一刻也捱不得。你爺昨日說道士說要一百日才得好。我們捱到那時好死去。連盡七都過了。花鬚道。別的醫生請得出來。這種雞巴醫生可難尋。街上又沒人割下來賣的。只好忍着罷了。紅氏道。我們要死在這裡。你還說笑話兒呢。你替我們想個方兒救命才好。花鬚

故意想了一想。道。我倒想出個妙法兒來了。不知姨娘說可行得。紅氏忙問道。甚麼妙方兒。花鬚道。道士說定要人弄了才得好。我想外邊的生人進不來。沒有個叫家下人來治的理。那道士也還精壯。到夜裡等爺睡着。我悄悄同他進來弄。弄到五更。我帶他出去。可不妙麼。白氏道。行不得。倘或你爺知道了。我們還想活麼。紅氏發急道。眼下就要死在這裡。那裡還顧得這些。且醫好了再處。就是他知道了。死也還得幾日。你們不作罷。我是顧不得了。向花鬚道。你到夜裡留神些。我開了院子門等你。只怕你爺夜裡睡了再醒了。尋那道士呢。如何是好。花鬚道。姨娘請放心。道士製了些藥酒給爺臨睡時吃了。一夜到天亮才能醒。紅氏道。既是這等。好姐姐。你千萬不要誤了。我實實的要死呢。黃氏笑道。人說。丫頭做媒。自身難保。一個生叉叉的人。你怎好就向他說。你像是先同他有一手兒了。花鬚笑道。實不相瞞姨娘。我前日同蕊姐也得了

這個病。眞要死呢。虧這道道士替我兩個一醫。即刻見效。白氏道。這也就奇了。怎麼我們都害這一樣的病呢。紅氏一面哼着。一面笑道。那道士的東西比爺的怎麼樣。花鬚道。大小都差不多。工夫長得利害。又硬得怕人。就像一根短鐵棍。把我兩個整整的弄了一夜。第二日幾乎爬不起來。他還說不曾足興。紅氏向黃白二人道。你們聽聽。這樣的好東西。還裝腔做勢的怕死呢。你們不罷。且讓我快活一夜着。他二人笑道。你自己且不要拿穩了獨享。等他來再看罷了。花鬚道。三位姨娘在一處住着。二位就玉潔冰淸。誰人肯信。落得大家受用。黃白二氏笑道。倒不知道你會說媒。少不得依你。讓紅姐姐占先就是了。紅氏望着日頭道。天爺。你快些黑了罷。慈悲救命要緊。花鬚出去了。他三人巴到天晚。把院子門房門都虛掩着。澡牝上了床。側耳聽聲。等那道士。起過更一會。只見那門輕輕一推。他們住的是東廂房。這日是初八。月正照着。紅氏

忙把帳子一掀。見是三個人進來。心中喜得如獲了異寶。聽得花鬚低聲道。他來了。那翟道就上床脫衣。鑽入被中。摸紅氏時。不曾脫褲。替他褪下。再摸他陰戶。腫得多大。暗暗含笑。就用陽物一頂。紅氏哎了一聲。道。慢些。疼得很。道士也不理。往內使力。一下進去一半。紅氏又哎喲了一聲。翟道又一送到根。沒稜露腦的抽。先紅氏因陰門摳破了。被他搗得疼。抽一下哎喲一聲。抽了數十下之後。內中之樂無窮。把哎喲兩個字就變成個哼字。少刻。連哼字都沒有了。只鼻孔中如母豬呼子。不住的吼吼的響。弄了多時。紅氏丟了數次。他自從跟了單于學數年。所經者十數抽而已。何嘗遇此大敵。此時不但內中之痛癢全消。另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快活。身子也弄軟了。說道。你讓我歇歇罷。還有兩個人呢。你都替他們醫了去。翟道得不的一聲就抽出來。花鬚花蕊兩個坐在床沿上聽梆聲呢。見他下床。就送他到白氏床上去。道士上去摸時。却

是兩個。原來夜靜了。他兩個聽得道士同紅氏弄的那聲息。明明白白。幾乎心中急死。黃氏恐道士到白氏床上再弄這些工夫。如何捱得。遂走來同白氏共臥以俟。道士把他兩個都脫光了。先到白氏身上。一面弄着。一面伸手去摸黃氏的牝戶。將白氏弄了一會。就到黃氏身上弄。如此轉換。弄了將有一個更次。只見紅氏精光着爬上床來。道。怎麼你兩個占住他。不放到我那裡去了。我們大家到一處來罷。見道士正同黃氏弄呢。他生拉到身上來。又弄了一會。才一家一度相輪。聽得外面已五鼓將盡。只得放道士出去。囑道。我們但是叫他兩個去請。你千萬就來。道士應諾。兩個丫頭同他出去了。這三個婦人在極癢之時。遇了道士這硬大之物。只弄得渾身骨酥筋軟。次日精神了許多。紅光滿面。你看我。我看你。不住的嘻嘻笑。這一夜。道士在書房同二婢弄了個滿心暢意。以報其成就之恩。次日又約了進來。仍是四個同床。弄過了一

遍。道士道。承三位姨娘不棄。小道感激不淺。不是小道貪心。我常要進來陪伴三位。恐上房的奶奶知道。非同兒戲。除非連他一網打盡。方保無事。姨娘們尊意如何。紅氏笑道。誰說我們是姨娘。定是兩個丫頭賊嘴告訴你的。你方才說的話固然是。但奶奶的性格比不得我們圓活。誰敢去捋虎鬚。翟道道。小道自有妙法。昨日三位姨娘不是小道的妙法。怎得來親近玉體。白氏問他原故。他把同二婢所設之計細細說出。紅氏笑着將他擰了幾下。罵道。原來是你這個賊道弄的鬼。幾乎把我們癢死了。翟道笑道。不是這一癢。怎得有後來的受用。黃氏道。要想刮上奶奶。除非把他的夜合兒弄上了。在內中行事才中用。翟道道。我有些末藥。明日姨娘們不拘誰給他茶酒吃。入在內中。他吃了下去。下身更癢得利害。再煩位姐姐去一勾。不怕他不上我的路。叫過花蕊來。托付與他。明日如此行事。次日早飯後。他三人同花蕊正在算計夜合。要

了乎(壺)酒來。低聲說笑。只見夜合笑嘻嘻走了來。道。我才見姨娘們要了酒來。就不賞我盅吃吃麼。衆人正算計他。恰好尋上門來。就暗下了藥。斟了一杯給他。他接過來。一口吃了。又給了他一盅。他呷了。道。我夠了。多了臉紅。怕奶奶罵。就走了去。花蕊留心看着他。不多時。見他走到後院子裡去了一會。才走出來。少刻又去。來回如走馬燈一般。花蕊知是藥的緣故。就悄悄隨他到了後院。見他坐在一塊搥衣石上。褪了褲子。低頭看着。拿手摳呢。花蕊低聲道。夜合姐。你做甚麼呢。夜合擡頭見是他。忙扯衣服蓋了。笑道。姐姐不要笑話。我今日要死了。花蕊道。你是怎麼的了。他道。不知甚麼緣故。我下身癢得要死。摳了這半日。差不多要爛了。也不得好。怎樣的呢。花蕊道。我會醫。夜合道。你不要說謊。你又幾時會做醫生呢。你只會替爺拔水罐子。那裡會醫我這個。花蕊道。我是正經話。我時常也是這樣的。爺給了我個假屌子。搗一陣就好了。

夜合道。好姐姐。你就是我的親媽。你借給我用用。花蕊道。那是我救命的寶貝。怎肯借給人。你夜間到我屋裡去。我替你醫醫還使得。夜合道。我在奶奶房裡睡。怎得下去呢。花蕊道。等奶奶睡着了。你悄悄下去。不過一會兒就好了。若奶奶知道問你。只說肚子不好。在屋裡上淨桶怕熏了奶奶。就瞞過去了。夜合道。不中用。你是哄我。你在前頭伺候爺呢。怎得進來。花蕊道。有鬍姐在那裡是一樣。我旣許了你。定然進來。他道。好姐姐。你醫好了我。替你磕頭罷。夜合夜裡聽得甄氏睡熟。悄悄起來。輕輕開了房門。到西廂房門上一摸。果然是掩着呢。走進去。悄悄叫道。姐姐。你在那裡睡呢。花蕊下床拉着他。道。你上床脫光了等。我就來。夜合忙上床脫光仰臥。只見一個人上床來。爬上身。摸着他陰門。往裡就頂。夜合道。好好。就是這樣狠狠的就好。果然就狠搗了數十下。他叫道。我的娘。好東西。眞是個寶貝。我摸摸你是怎樣拴着的。弄得這樣好。比

爺的強大了。伸手一摸。竟是連根生的。驚道。姐姐。你原來是個男人。緊
緊摟住。道。我早知道你是男人。就不癢也早來尋你了。你是這樣個東
西。爺怎麼同你弄來。哦。我知道了。想是肏屁股。又道。不是。不是。我記得
你熱天洗澡。我看見是同我一樣的扁貨。這是幾時長出來的。花蕊在
床脚頭笑道。說夢話的。不要嚼蛆了。我可憐見你。替你請了給爺治病
的道爺來救你。他才不作聲。那道士一陣大弄。夜合道。好道爺。我也沒
甚麼酬謝你的。捨着這東西。憑你弄罷。道士附耳道。這算不得。還要尋
個別的謝我。夜合道。可憐我有甚麼。還有一個屁眼。你若不嫌棄。說不
得我忍着些。也憑你受用。道士道。我不愛後面的。還要一個前面的。夜
合笑道。我一個人那裡來的兩個屄。要有兩個倒好了。巴不得送你。得
兩處受用。道士道。你沒有。你奶奶身上有。你送了我。就是謝我了。夜合
道。我倒肯。恐他未必肯。道士道。只要你肯。他自然就肯。夜合道。我不懂

得你的話。道士道。我有一點末藥。只要你明晚上倒了他的馬桶。放在裡面。等他用過。自然就肯了。不要你管別的。況且他要肯了。你也得長久快活。夜合道。我巴不得的呢。別的我做不來。你把藥交付我。道士又弄了一陣。放他起來。穿了衣服。遞了藥給他。再三囑咐。那丫頭被他弄得千肯萬肯。欣欣上去了。道士同花蕊到東廂房。向他三人說了。大家歡笑了一會。又各弄了一陣出去。次日。夜合依着道士行事。甄氏睡下。不多時。陰中癢得難當。想道。我從來沒有這樣。況我又不曾動淫心。怎得如此。我只秉住心睡着了便沒事。睡了一刻。那內中如千萬蟲子在裡面爬鑽。癢得實實難受。由不得也就搵搵。直到天明。不曾合眼。次日。雖說不出口。那面上的火。一陣陣上攻。癢得連飯都吃不下。夜間仍復如是。要告訴丈夫請醫生來治。自料這話難向醫生說。只得死忍。又捱了一夜。第二日。夜合向花蕊道。用了藥兩日兩夜了。總不見他怎樣。只

是夜間在床上有些聲聲氣氣的不睡。虧他忍得。難道是鐵的不成。昌氏倒是鐵的。若經此藥。更忍不得。花蕊又告訴了賊道。翟道笑道。我給他一個雙掭燈。看他可還忍得。又取了些藥遞與花蕊。道。你悄悄交與夜姐。叫他不論茶酒中給他吃。花蕊付與夜合。夜合到甄氏要茶吃時。將藥與他吃下。過了一刻。前癢未退。後癢又加。這卻癢得要死了。先兩日是陰門內癢。還摳得着。這一癢在內中深處。指頭摳不着了。急得坐立不安。下身只是扭。兩眼睜得多大。咬着牙死捱。丫頭們見了那樣子。告訴了翟道。他夜間進來時。笑對紅氏三人道。奶奶雖然不說。也實實難受了。此時大約我去。諒他也不拒。但恐一時有變。明日再送他一個瞌睡蟲。暗暗去救他一救罷。又把迷藥付與花蕊。叫他遞與夜合。明晚給奶奶吃了。夜間起來開門。不要誤了。次日甄氏一覺睡去。明明一個男子奸他。要推。手擡不起。要叫。口又叫不出。要掙。身又動不得。急得心中要死。約弄了半夜。方

才不在身上。天明醒來。陰中已不癢了。想道。難道是夢。我又不心邪。如何有這樣惡夢。要說是眞。此人從何而來。門又關着。從何而入。難道是妖怪。我無一點苟且之心。妖自何興。解說不出。只得罷了。次夜無事。第三夜。他貞心不昧。雖然口啞身禁。心中頗明。隱隱覺得夜合息息索索起來開門。少刻。就有個人替他解帶裩淫媾起來。心中雖怒急。總不能一展動。半夜去了。到天明醒起來。忙看房門時。又是拴着。小衣仍穿得好好的。但陰中覺有些不淨。想了一會。已悟了幾分。道。這事夜合必有緣故。這幾日花蕊花鬚時常同他交頭接耳說笑。定是他三人同謀。我若正顏厲色的問。他們決不敢承認。須得用言語詐他。才可得眞情。早飯後。叫了夜合到跟前。假做笑容問他道。這兩夜我覺得有個人在床上同睡。你必定知道是誰。可實在告訴我。夜合似有驚懼之色。答道。我不知道。甄氏鑒貌辨色。知是他了。笑道。小奴才。你還瞞我怎麼。我昨夜

明明聽見你開門放了他進來。還說不知道。這件樂事是婦女們求之不得的。我還惱麼。那人這樣暗暗的來。我不得明白受。可惜錯過了。既然那人愛我。你定知情。說明白了。明明的約他進來同我會會。我還要賞你擡舉你。難道反有怪你的麼。那夜合不過是個蠢婢。那知主母心事。便笑嘻嘻的。還不肯說。欲言不吐。甄氏笑道。有話就說。怎麼吞吞吐吐的。夜合道。來同奶奶睡的。就是爺留着醫病的那道士。甄氏心下一驚。笑道。他怎麼就愛上了我呢。是誰來托你替他開門的。怎麼來時我又說不出。動不得。你細說了。我才明白。那丫頭已經說出口。料瞞不住。見主母一團和氣。滿心還想獻功。便將花蕊如何托他兩次用藥。見奶奶不動心。後又用了兩次迷藥。他才來了兩夜。甄氏道。他有甚麼好處到你。你就肯替他做事。夜合想沾翟道餘波。趁着主母歡喜。索性說出。免得後來吃醋。又將花蕊怎樣哄他去醫病。到廂房裡奸淫他也說了。

甄氏呆了一呆。忖道。這惡道連我也放不過。可有放過他們三人的。又問道。你三個姨娘可同這道士有賤(奸)沒有。夜合道。這個我不知道。除非問兩個花姐姐。甄氏道。你去叫了花鬢花蕊來。他去了一會。那兩個丫頭。夜合已將前話對他說了。放心大膽的走來。甄氏笑道。你這兩個壞丫頭。道士既然愛我。你兩個何不對我早說。做這暗事怎麼。今夜你兩個同他早些來。我同他會會。但恐怕你姨娘們知道。不好意思的。花鬢道。奶奶請放心。姨娘們早同他打做一家了。甄氏道。他們怎得上手的。花鬢也將用藥的話說了一遍。甄氏道。你們夜間常上來。不怕你爺醒來尋問麼。花蕊又將用藥迷他的話相告。甄氏道。你們去罷。晚間千萬早來。我等着呢。兩個丫頭到東廂房。向紅氏三人說了甄氏的話。大家喜笑。以爲得計。甄氏見兩個丫頭去了。嘆了口氣。滴了幾點淚。取過筆來。寫了一張柬帖。折了壓在桌子上。午飯也不吃。將他的舊鞋裹

脚並行經之物包作一包。帶了夜合到了後院。挖了個深坑埋了。夜合見他如此。不測其意。臨晚叫舀了一脚盆水在床後。他將牝戶着實挖洗了一會。嘆恨道。不意此爲賊所污。死了還是個不白之鬼。恨了幾聲。起來徹底上下換了一身新艷的衣服。頭上緊緊扎了個觀音兜。把右手大袖捲起。拿一根大紅絲帶。叫夜合替他扎緊在肘後。那花蕊花鬟出去時。已對翟道說了。那翟道喜不自勝。打點一副精神來對付他。花蕊恐主母變卦。上來探信。見甄氏如此裝束。到廂房笑向紅氏三人道。每常還說奶奶怎樣古板呢。看他今日。比我們還浪。一個偷漢子。還打扮得像新娘子一般。他三個笑道。他兩個上床。還不知怎樣肉麻。晚間老道上來時。你知會我們一聲。大家去張張。花蕊答應。又去了。日落之後。甄氏叫夜合掌上兩根大燭。單于學的祖父在嘉靖時曾做京營游擊。那時倭寇臨城。他得了一口好倭刀。又輕又快。寶藏了三輩。日日懸

在壁上。常常吼哨。甄氏取了下來。輕輕拔出。攥在手中。光芒奪目。見夜合在床後鋪他的鋪。甄氏走到他背後。怒從心起。惡向膽生。將刀揚起。儘力向脖子一下。雖然他的力小。因恨極了。刀又利。已砍得那頭伶仃將斷。一交跌倒在地。甄氏出來。在靠桌子的一張椅上坐下。將刀放在背後。等他三人。定更後。翟道同兩個丫頭興興頭頭歡歡喜喜的走了上來。花蕊忙知會了紅氏三人。三個忙跟了來張。窗眼內見他三個進了房。那甄氏一臉的怒色。面貌鮮紅如血染的一般。坐在椅子上。動也不動。他三個還以爲是他假裝羞怒之色。要道士竭力賠禮之意。只見那賊道到跟前。叫了聲。奶奶奉揖了。一恭到地。只見甄氏的手一揚。一道亮光如閃電一般。那道士已撲在地下。花鬚驚得呆了。哎呀一聲。只見甄氏手中的刀起。劈面剁來。花鬚仰跌倒了。花蕊才回身要跑。被甄氏搶一步趕上。後心一攔。刀尖從前胸穿出。撲的便倒。回身見那道士

還掙夾。(扎)後心一連搠了幾刀。紅氏三人嚇得魂飛膽喪。兩腿都驚木了。要跑又跑不動。又恐他出來要殺。心中亂跳。連渾身都軟了。沒奈何。用手搬着窗櫺站着還張。只見甄氏那臉越紅。柳眉剔立。好不可畏。他仍還坐在椅子上。不出來殺。心才略放了些。那甄氏手拿利刃。怒還未消。已想到須將那三個淫婦也殺了。才出得這一口惡氣。但他一個嬌怯的婦人。猛性殺了四個人。也就軟了。忽然心中一回。道。他三個固該殺。但被妖道淫婢所惑。情尚可原。所可恨者。他不能死耳。他三人張着甄氏。見他口中嘓嘓噥噥說了幾句。低頭沈吟了一會。忽然長嘆了一聲。大聲道。原難。原難。將手中刀向項下一橫。鮮血直噴。他便倒在椅背上靠住不動。此一段夾寫甄氏動手。紅氏三人張看。敘着甚妙。甄氏說原難。原難。要知非說紅氏三人當死之難。乃謂受藥時難忍。故爲所淫耳。即所謂尚可原者耳。他三人嚇得越發要死。你攙我。我扶你。跌跌爬爬。滾到廂房。三人擠作一床。各人扯了被蒙頭蓋上。渾身篩糠打戰。不在話下。次早。單于學醒來。不見

了道士。以爲他去出恭。還不以爲意。叫了兩聲丫頭。又不見答應。以爲他們有甚麼私事。忙穿衣起來。到西屋去看。並外邊去尋。不見了三人。疑是道士拐這二婢去了。大呼家人查看門戶。皆局鎖甚嚴。心中甚疑。到上房來見院子門大開。更覺可駭。走到東廂房一張。不見動靜。（妙。先疑三妾或有原故。）再看了西廂房門。又是鎖着。（二婢決無約他進來之理。然不得不疑到此。妙。）疑道。難道道士竟在上房不成。（却不道怎麼。）但我妻子不是淫賤的人。（有此一句。方見甄氏平日之貞。）走上去。見房門也開着。遂幾步搶了進去。一眼先見甄氏一身鮮血。右手持刀擱在膝上。面貌如生。怒氣勃勃。急到跟前看時。頸上痕深寸許。喉已兩斷。道士撲在他跟前。身上血痕遍滿。兩婢也殺了。到床後一看。夜合也被殺死。單于學急渾了。一眼看見桌上有個帖兒。忙取過一看。寫道。

妖道淫婢合謀。以術魘我。污我清白之軀。今手刃之。以雪其恨。痛此身已辱。無顏再事君子。冥冥中未免遺憾耳。永訣良

人。傷心泣血。願郎自玉。勿以賤妾爲念。辱妾甄氏絶筆。

單于學看了。放聲大慟。紅氏三人聽見。只得起身上來。也就假哭。單于學哭了一場。問他三人可知情。他們恨不得多生出幾張口來。說得自己身上乾淨。連說了幾十個不知。單于學連柬帖拿着。親到縣中去報。那知縣是他認的老師。也不委屬員。親自帶了忤作來驗。見了甄氏奶奶好好坐着。面色不改。十分驚異贊嘆。忤作驗了。報道。殺死道士一名。腦後刀傷一處。背搠刀口七處。大約係行強奸。故被殺死。砍死丫頭一口。腦後兩瓣。搠死丫頭一口。胸口對穿。床後殺死丫頭一口。頭顱伶仃將斷。大約係三人同謀。引入道士。故一時忿殺。甄氏係自行刎死。兩喉俱斷。知縣見他那遺字。知他已被淫汚。無處查考。又不肯汚了烈婦的名。向單于學道。令政英氣凜然。我自然呈報上臺。表請旌獎。可即殯殮。道士同三婢屍骸。應該置於極刑。已死勿論。即行抛棄。以飽鳶鳥豬狗。

稍伸烈婦之恨。說罷。回衙去了。單于學即命家人將道士三婢抛出。棄於荒郊。殯殮甄氏。將那口刀裝在棺中爲殉。不用細說。知縣申報了上臺。上本啓奏。奉旨甄氏賜贈孺人。建坊。大書四字。

香閨烈士。

出殯下葬時。甚是熱鬧。那些鄉紳士夫。文人墨士。都作了挽歌詩詞來弔奠。知縣佐二都親來燒紙。甄氏雖被賊道所污。死後之榮倒也不小。紅氏三人自那日嚇破了膽。日夜心驚肉顫。疑心生鬼。但合眼便見道士同那三婢血淋淋在面前。又見夜合罵道。都是你三個淫婦下藥我吃。害我到這個地步。快還我的命來。他三人愈加驚怕。前已嚇破了膽。今又夜夜夢見衆人索命打擊。竟嚇得瘋瘋癲癲。兩目直視。叫道。夜合打我們還罷了。你兩個弄藥來害我三個。才捉弄奶奶的。怎麼你也打我。家中婦女聽見他人人如此說。就借着口氣問他始末。他三個將花

鬚花蕊如何替道士用藥害他。因而成奸。又如何勾引夜合。後來又用藥害奶奶。詳細說出。衆人方知這些緣由。過了數日。三人相繼而歿。單于學年過三旬。尚無子嗣。自甄氏死後。大悔少年之非。改過自新。再不貪淫。他將那道士的藥早晚服下。買了二婢。還行那摩呵之法。果然到了百日。陽具竟硬了些。可以動作。他感〈之〉甄氏之死。不忍再娶。就把這二婢收在跟前。後來竟各生子女。單于學因貪淫兩個字。好好的妻妾弄得如此落場。幸而改過。始得血嗣未斬。古云。福善禍淫。豈不然哉。宧蕚聞知了詳細。着實贊嘆。上馬而回。正走着。又見許多人在那裡圍住着。江南風俗。街上勿論有大小事。即圍上無限的人看。所以謂之呆鵝頭也。宧蕚也打馬擠了進去。見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年。滿臉滿身是血。口中道。像我這待哥哥也就夠了。反這樣不公平。倒下死手打我。一個大漢一臉橫肉。疙瘩痲子。黃鬚白眼。上身赤剝着。惡狠狠拍着胸膛道。我打了不怕你。你只管去告。一個老者背着

臉向那大漢道。你這奴才。這樣凶惡。難道官府衙門都沒有王法處治你的麽。那大漢道。老叔不要偏心。都是你姪兒。不犯着擡一個滅一個。冷竈裡一把。熱竈裡着一把。手掌看不見手背。勸你老人家將就些罷。不要太做絕了。揸手舞脚。一跳八丈的。那老兒怒起來道。你欺負兄弟罷了。難道敢打我叔叔麽。轉過身來。宦蕚素常認得他這人。姓曾名好義。字公道。是個年高有德的人。宦蕚忙跳下馬。你道他所遇這人所爲何事。要知詳細。下回便見。

姑妄言第十九卷終

校記

❶ 批註「將此」原作「此將」，據文義改。

❷ 「我家」原作「家我」，據文義改。

❸ 「駐雲飛」原作「駐飛雲」，據文義改。

❹ 「會來」原作「來會」，據文義改。

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

Je soussigné, Michel CARTIER, responsable de l'URA 1067 ("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 du 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FRANCE-, déclare autoriser,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 LTD,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cinquante titres),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 CIIAN IIing-ho, chercheur au CNRS, et membre de l'URA.

S'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édition,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

Michel CARTIER Res
A Paris, le 19 Seprembre 1994

授權書

本人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l'URA1067--C.N.R.S.)負責人名義，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明清艷情小說叢書》(計五十種)。出版問題，依合約規定辦理。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
(l'URA 1067-C.N.R.S.)
負責人
賈永吉
1994年9月19日

思無邪滙寶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姑妄言／（清）曹去晶編.--初版.--臺北市
：臺灣大英百科，1995［民85］
冊　；　公分.—（思無邪滙寶；36-45）
ISBN 957-8592-48-5(第一冊：精裝).--
ISBN 957-8592-49-3(第二冊：精裝).--ISBN
957-8592-50-7(第三冊：精裝).--ISBN 957-
8592-51-5(第四冊：精裝)

857.44　　84013789

思無邪滙寶〔肆拾叁〕
姑妄言(八)
發 行 人／葉貴英
總 經 理／葉松田
主　　編／陳慶浩・王秋桂
執行編輯／陳益源
編　　輯／吳秀梅・羅文翠
美　　編／張嘉郁
校　　對／楊俶黛・吳啓榮
封面製作／里安工作室
編輯製作／成易圖書公司
出版發行／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巨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A棟5F之2
電　　話／(02)7730868
傳　　眞／(02)7764299
排　　版／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印匠企劃設計有限公司
裝　　訂／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41號
初　　版／1997年1月

全套定價：41200元
ISBN957-8592-12-4(一套；精裝)
ISBN957-8592-48-5(單冊；精裝)

姑妄言

姑妄言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
中國文史研究組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